



杀子报

〔清〕灵岩樵子 校勘

导 读

《杀子报》二十回，又名《清廉访案》、《通州奇案》，内封又题“清代实事风流奇案”字样。只署“灵岩樵子校勘”，作者真实姓名失考。今存清光绪丁酉年（1897年）敬文堂刊本。书首目录分为四卷，每卷五回。而正文分为六卷：卷一、卷二各四回；卷三至卷六，各三回。这种目录与正文分卷不一致，明清小说习见。

书叙，通州（南通）如皋寡妇王徐氏与淫僧纳云通奸，被其亲生的九岁儿子官保发现，赶走淫僧，禁其再来。王徐氏乃残忍杀子，并碎尸灭迹。官保蒙师察知案情，上告鸣冤被累。后廉官荆公访明，处决淫妇、奸夫。蒙师代生鸣冤，子贵孙荣，福寿双全。

本书属公案小说，旨在惩淫，而在细节上则显道德、人性的泯灭，有恐怖气氛。因当时甚有影响，故被列为清末著名奇案之一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钱正林金陵乡试
入尼庵正色不乱 ()
- 第 二 回 王世成出外经营
走东坝妓院行乐 ()
- 第 三 回 雇花船淫乱害友
芜湖县沿江寻船 ()
- 第 四 回 赴北闹途中遇盗
散南场家产麟儿 ()
- 第 五 回 蒋妈妈巧言说亲
徐老爹误认讨债 ()
- 第 六 回 镇国寺二生吟咏
通州城夜梦神言 ()
- 第 七 回 钱正林通州拜姑母
王世成神示产金定 ()
- 第 八 回 天齐庙悟性西逝
酆都府冤鬼投生 ()
- 第 九 回 王世成破财产子
道月师茅镇收徒 ()
- 第 十 回 官保从师攻书史
世成得病在膏肓 ()

-
-
- 第十一回 小纳云入门种孽
王世成命见闫王
- 第十二回 祭灵魂七七经忏
失名节朝朝行淫
- 第十三回 小孩子看破奸情
逐奸僧庙内叮言
- 第十四回 吴老二于途卖帕
金定女学堂送音
- 第十五回 钱塾师送徒回家
徐毒妇起意害子
- 第十六回 徐孀妇毒心恶手
钱先生告状累身
- 第十七回 小灵魂告官惊梦
荆知州私访奸情
- 第十八回 通州堂严刑审问
天齐庙捉拿奸僧
- 第十九回 验尸骸真情供认
详上宪京女处决
- 第二十回 善恶分明有报应
一门双贵大团圆

第 一 回

钱正林金陵乡试 入尼庵正色不乱

话说淮内如皋县村落地方，有钱正林者。乃饱学秀士，为人温和达礼，行止端方。所交友者，皆乐于读书，讲究文字之类。太仓胡国初，泗水柳青溪，甘泉楮光伯，此数友皆是鸿门之客，知学之士。是岁明年乡试赴金陵，道过甘泉，造楮君门第。楮君揖坐之下，彼此叙谈阔别之情。遂挽手同游甘露寺，又游虞姬祠，见壁上碑，有项羽慷慨悲歌曰：“力拔山兮，气盖世。时不利兮，骓不逝。骓不逝兮，可奈何。虞兮虞兮，奈若何。”钱正林看罢，慨然长叹。谓楮君曰：“此歌尚在，何其人英雄盖世在于何处？”楮君抚掌大笑。钱曰：“自古英雄不胜，屈指皆被妇人所遣。而虞姬乃贤姬也，无如项羽过愚于钟情。曾记虞姬尚有和歌，兄能记否？”钱因楮言：自古英雄皆被妇人所遣，心忆古人，是以迟答。而楮君随口读曰：“汉兵已略地，四面楚歌声，大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。”钱听其歌，顿足槌胸大声曰：“可

见被妇人之陷也。”

遂二人携手同观诸佛像，恭拜三清。复游后殿，由钟鼓楼侧小巷中走去，粉墙萧壁。再行数武，有修竹数竿。古柏两株，宛若蟠龙播凤。乃指谓曰：“此两株非数百年不可耳。闻钟鼓之音，鼻有檀降之味。则见一小小门墙，十分清幽雅致。即信〔步〕而入，则见一小沙弥笑面而迎。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二位相公请里面坐。”钱楮二人即随沙弥入于客堂。即献茶罢，有老僧前来。合掌道：“二位相公贵姓？从何处来？幸此小刹，真正是佛绿万里。”钱君道：“在下姓钱名正林，如皋县人。为金陵乡试路过相访，得拜识佛像。”老僧道：“阿弥陀佛！”楮君道：“在下就是本城东条巷中，姓楮名光伯就是。”老僧听说，连连稽首道：“原来是楮太史家的大少爷，有罪，有罪！未得远迎，祈勿见责。”忙唤小沙弥再献茶，此番之茶不是清茶。谅必茶食果品等类，奉供极其清雅异常。俟其茶罢，老僧引导各处游玩一番。

楮君对钱正林说：“兄可在此盘垣几天，俟弟舍下尚有小事，须缓三四天与兄一同到瓜州过江，到金陵也好同寓。待场事毕后，又可一同回扬州，岂不美哉。”钱正林一听此话，正中心怀。随问老僧道：“宝刹中未识可能暂寓几天否？”老僧本不允，因有楮太史大少爷同来，谅均贵人无妨。随口应道：“小刹中，觉是侷促，有对河白云庵中，更为清静。况且后有一座读书楼，望去不远即是玄都观。四面楼阁如同画轴之景，十分相宜。况彼庵中乃老僧之徒掌管，待老僧奉陪二位相公去看看。若然钱相公合意，则盘垣数天。凭你盘垣二年两载皆可。”三人谈到得意之处，俱哈哈

大笑。即一同渡河走进山门。

钱楮二人一见，不胜兴逸勃勃。翠柏苍松，茂林修竹之间，殿阁楼台，四方围绕。时值中秋八月，鸟语花香，木樨扑鼻。自进山门，约有三里许，俱是大竹。当中一条甬道，地砌鱼鳞文。只听得鸟语钟声，毫无凡俗人语。只见竹上节节，均有名人才子题诗刻竹。读罢一首又一首，看罢一篇又一篇。足足走了两个时辰，才进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。钱楮二人只顾参佛，老僧随进内室，通知徒弟法云和尚，出来迎接。老僧说起二位相公要借寓书楼。法云道：“好极，好极。难得贵人到此，实乃三生之幸。”即忙合掌，引道到书楼看看。岂知这贤人不比寻常，十分雅静。上书一联云：“两后静观山意思，风雨闲看月精神。”乃乾隆皇上御笔亲题。原来此处皇上幸驾三次，故而更加工辑，幽雅非凡。正林道：“甚好，甚好。”钱楮二人游玩已毕，即辞别老僧并法云和尚，回归门第。

是夜正林仍住舟中，因天晚不及。至明晨即唤脚夫等人，将行李走至白云庵中书楼暂住。有时读书题吟，有时闲步自由。走到沿河一带，俱是庵观寺院，忠孝节义坊祠。沿河一望，无数楼台，即信步走进一庵。自进山门至大殿，再至两庑及后殿，绝无人声。但四面一看，到也清雅。为何僧人全无，心甚疑。忽再走进一个所在，但见朱漆双扉掩闭，窗前悬挂翠竹丝帘。侧耳听之，似有女郎声嬉谑之语。钱君听之更加心疑，似此佛地洞天，何得有女人藏匿在此？在窗外细听半晌，情思可能入否？若能入看看他们如何？即推开双扉，见一个幼女尼。内有一年近四旬者，忙忙立起。开口便叫：“相公请坐，贵姓贵府何处？何风得能吹到此地？”

钱君一听此语，但此等女尼出口便是风雅，谅必无甚好意思。随即思退悔而出。不想外面又来一个戴发女尼十分清雅。身穿一件淡蓝道衣，头挽云髻，貌似桃花，声若箫管道：“相公不妨里面去坐坐。”钱君回头一看如此模样，觉是尴尬。只得走进，四面一观：东壁图书画，西苑翰墨林。一切起居非常清爽，但其处心甚所爱。然见其人而心甚疑，故不敢就坐。但立观四壁而已。只见那二小尼俱掩口嬉笑，即忙献茶。再三请钱君坐下，请问姓名。正林含糊而答。自思：我等读书人巴图上进，况彼等女尼，又在洞天佛地之下，岂可心生异欲之念。此心一念，而举动正色。数女尼已知此人乃不可动，而亦即转正色。俱念阿弥陀佛而已。钱君少坐片时，即辞回楼。自己情思：如此所在，究竟是何等地方？

少晌，厨人送夜膳至。钱君将此事告知厨人，细问情节。厨人道：“此处乃单身男子到不得的，这女尼庵中不知坏了几多好男子。幸亏相公正色不乱，否则有性命之患耳。”钱君一听此语，心甚骇异。但自此以后，凡见女色俱便不受。是以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钱正林有此一节正色不乱之事，所以后来亦有好事相报。王家家产与他后受，王金定与他为媳。长子钱云卿甲午科举人，次子钱霞卿庚辰进士。此等后来果报，皆在这一点正色不乱好报也。

话说南通州南门外有天齐庙，巷内一人姓王名世成。他父亲在日，买卖经营以六陈粮食，交易信义，通商四方，近悦远来，似觉生意兴隆。所以日用有余，积蓄数百金事业。世成仍续父业，比父在日之生意更加热闹。无如结交友谊，相支耗大，未见其多，不过仍是数百金而已。一日出门收

账，到芜湖地方。路经东坝，而东坝地方，亦有几家往来，必须结算。故而总要耽搁几天，方得事清。那一天几家账目算清，约共得二百余金。自忖道：这些财帛俱是利息得来，想为人在世，也要稍得淘情作乐，则不枉我半生辛苦。所想到淘情之处、作乐之场。看看天色，又好丽日晴和。信步而行，访红问翠，独惟一人，似乎乏趣。最妙遇着一个知己朋友，可以谈谈说说。有啣有伴，即如寻花问柳，然一人总是无对手。

正在情思之际，对面来了一个书生模样的人。文文雅意，走将近来。一看，却是认得的。就是东街上的施兰卿先生。难得到此，不约而同，二人一见喜出望外。正是他乡遇故知。世成道：“请了，请了。施先生到此何干耶？巧相遇。”施兰卿道：“不瞒王世兄说，因其我年近四旬，膝下无子。虽有万金家财，要他何用。故此心中闷闷，思出外闲游闲游。或者有个巧遇，娶他一个侍妾回家。倘能生下一男半女，则我施家这点家财则有后人接下了。”王世成道：“这句说来，觉是真情。”因自思：我亦年三十，尚未娶妻。然亦终非了局。心中想口内说道：“施先生我与你搬到一个寓中，同时讲讲谈谈有何不可。”施兰卿道：“这个是极好极好。”遂二人移住一处，朝朝夕夕同来同去。或者同上酒馆畅饮，或者共叙茶坊。

世成想道：“这施兰卿乃通州城里的财主，即使他用脱点钱财也不妨事。最好与他说成一个妾，要标标致致的，要动他心中时常欢喜。但是总要这个妾，要与我有认识的，则我可以时常到他家内走走。则可以想点他的钱财到手。”心中转着这个要谋他的钱财的念头，所以不论大小事情，总是

加十分的奉承。同他到一个院子里，去玩耍走走，要想寻一个乖乖巧巧、能言舌辩的妓女，哄骗他的钱财。若能钱财先到妓女之手，我则再用点巧计阴谋，将这妓女娶他为妻，则不是这个财端端的到我手中来了。因此想着这个计较，每日劝他东家去，明日拉他西家去，寻花问柳。总无得意的妓女。

因是那东坝地方，虽是一个水码头，客商云集的地方。究属小地方，无甚绝好妓女，又无甚大院子。只有那半私半官的人家称为四不象。又谓之叫不相干的人家，玩了几天，总不如意。世成想来想去，不如同他到芜湖。想那芜湖的码头，非比东坝。然芜湖是几省通衢的要道，各路客商往来，要胜于东坝百倍。一则我自己有事要到芜湖，与那两家行中算账，乃是顺便。二则他到那个地方，自然有那大大院子。内中定有那得意的妓女。算计已定，即对施兰卿道：“此地真正是个乡下地方，无甚玩耍。我想要到芜湖去玩几天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施兰卿道：“如此绝妙。”因二人正在情投意合之时，言语莫逆之际。王世成一门明好百凑奉承，所以施兰卿被他拍晕了头，样样依从。施兰卿道：“既是世成兄美意，如此陪伴我玩耍，我与你今日，再到那小院内顽顽，明日动身往芜湖可否？”世成道：“我同你就去，或到他家去吃晚饭。着他家办个几样得意点儿的菜蔬，买他几斤好酒。我与你畅饮一番如何？”兰卿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

二人随即换了一身华丽衣裳，兰卿带了几百两银子。二人挽手同行，进了童子巷，就到那柳二娘家来。柳二娘一见，原来是昨日来的施相公、王大爷。即忙笑脸相迎，做眉做眼。忙忙引导接进他。口中连忙叫道：“大姑娘、二姑娘

快点出来接客，有两位相公来了来了。”又连忙叫：“大叔叔快去冲茶。”那柳二娘连忙碌乱，十分周到。那大姑娘出来拍手哈哈大笑，尖尖玉手，一把拉住施兰卿道：“到房里去坐。”那二姑娘一手将手帕儿掩住了嘴，一手拉住王世成道：“我正要寻你说情理，快点同你房里去说。”柳二娘看见他一人拖一个，都到房里去了，好不快活。想：“今日生意成功了。真正这个吴先生测字真灵。今日早起，在门前望望，刚刚吴先生走过。我说笑话来话来，测一个字。”吴先生道：要测字，自己拿一个。我就拿了一个卷，把他放开来，一看是个也字。他就写到木板上，也上头加了一个人字，旁边加一个方字，却是一个施字。他说：原身一个字，到要加两个字。总有两个客人一同来。叫我再拿一个卷来，放开来一看，是个十字。他说二人同来总要加两笔，所以上头加一笔，下头加一笔，就是一个王字。如此说来，两个客人一个姓施、一个姓王，今王一定要来的。倘若不来我的测字不灵。倘若是那两人来，我要测字钱一百文。待我明日来拿钱，看我测字灵与不灵。似此说来，这个吴先生测字真正灵的。明日早起他来还要叫测个字哩。”柳二娘闲话少叙。再讲施王二人进了香房。如何作乐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第 二 回

王世成出外经营 走东坝妓院行乐

话说那施王二人，落于柳二娘娼妓人家一宿。次日清晨梳洗已毕，回到寓处。整顿行李，买舟起程，要往芜湖。岂知世上多少希奇事，尽在书楼万卷中。那王世成走到江边雇船，却有一等船户，名叫邵伯划子，其船中舱宽阔。船稍上总有家小，还有一位专做这样买卖贩卖妓女。一两个年轻貌美，即如布草衣服，亦穿得十分清趣。或认作自己亲生的女儿，或认作干娘。如此称呼，以遮饰闲人眼目。或者客人上了他的船，他就千般百计，要弄得这客人心热喝喝，少不得上了他的牢笼计，钱财就肯使用。往往有这等少年子弟，初次出门作客。遇着这等船户，到了他船上，他就将船开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。或者大河湾头，或者大江边上小港中，就停歇起来。今日不开船，明日不解缆。如其客人问他，何不开船？他总推说风水不好，不能开船。他就一天一天好耽搁下去，就使这客人在他船上，被他女人迷晕，将银钱用

尽。如遇出门办事，或收账回来，弄得囊橐尽空。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得父母，或者无颜，在半途轻生，往往不少。此等船户害人，实属可恶。连官府大宪总无法治也。即如杭州钱塘江边，此等船户亦然不少。不知害了多少富家子弟、年轻客商。如命不当绝，不过俗语云，求乞回家。如命寿当绝者，连性命难保。

如今王世成雇船刚刚雇着一只邵伯划子。有一个老年的船家，一见有人雇船，将他身上一看，十分穿得体面。船家一想，有一个好生意来了。连忙上前笑脸相迎，说道：“客人可是要雇船，要到那里去的？”王世成道：“正是，我要到芜湖去的。只有两个客人的，有衣箱行李，并无货物。可要多少银子？”船家道：“请你客人且到我船中坐坐，要讲价钱总是好说的。”一手搀着王世成的手，一手拿了一根槁子，一头搭在岸上，一头捏在手里叫道：“客人走好，走好。”王世成即便一步一步走到船头上。老船家即便叫道：“客人来了，快点出来。”那舱内一听，连忙答应来哉，来哉。走出来一个三四十岁的一个妇人，身上虽则布草衣服，到也十分清雅。那尖尖玉手，把王世成衣袖一把捏住。叫道：“客人走好，走好。到中舱请坐。”

王世成到舱坐下，四面一看，这般如此清丽，五色玻璃窗四围，冰梅嵌当中。弥陀榻俱用大理石，还有象牙镶两边。单靠茶椅，舱底俱地毯铺。鼻孔中，好似一阵兰麝清香气味。即时奉上茶来，碗盖一开，一阵清香。果然是武彝毛尖，清趣非常。忽然后舱，走出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。窈窕窈窕走他门前走过，要到那前舱而去。

王世成一看真正泥做金刚被雨淋，那时浑身酥了。忙向

船家说：“要多少船钱？”主家说道：“客人不必说价，只要伏侍得周到点，客人多赏点就是了。”王世成一见如此模样，心中热喝喝，要想那个女子，也不管他贵贱，只要他肯装我们到芜湖去。或者闻这女子，又有点孽缘之分，也未可知。心中只这样想，嘴中就随口说道：“与你十两银子好不好？”船家道：“你客人吩咐，敢不如命。”王世成少坐片刻，随即同船家，到寓内搬了行李衣箱等物。邀同施兰卿，一同下船。船家随时开船。

其时日已将午，将船开到张家湾停泊。那张家湾地方，沿江俱是芦苇，足有二三里路开阔。芦苇之中，有一条小港，其地名就叫做张家湾。岸上有数十家人家，都是捕鱼为业。一带绿杨，虽则村荒之处，到也有点山清水秀，气象清致。要讲停泊船只，到也十分安稳。所以船家将船停好，就拿了一只筐篮，提了两酒瓶、油罐等类，上岸去买点菜蔬。那中年艄婆他就到大舱里来，客人长，相公短的奉承。不知说了多少闲话，说了半晌道：“二位相公，在舟中寂寞，不如拿一副骨牌来与相公们消消寂寞，岂不美哉！”王世成正在要想他的年轻这个女子，正在无门可入。听见艄婆说声打牌，想这意思来了。便接口说道：“妙极，妙极。你去拿来，但是你我三人怎样打法？总要四人方可成和。”艄婆说：“这个自然，我叫一个来陪你是了。”嘴里说，身体转进后舱。一手拿了牌，一手拉了一个十七八岁的一个女子出来。嘴里说道：“乖孩子，你来陪陪相公们打两副牌。”

那女子将一手拿了手帕儿掩住了嘴，一手攀住门口。就便嬉嬉一笑，随将金莲一跨，跨将过来。那王世成与施兰卿本是有心好色之徒。一见这等光景，又看见金莲跨起，真正

端正不过，三寸还不到点。鲜红缎满墙绣花的弓鞋。朝上一看，却不是才走过的。又是一个比前走过的那个女子生的又加风雅，眉如新月，眼似秋波，两颊犹如海棠。姣姣滴滴走到面前，未曾开口，先行靡靡一笑。缓启朱唇问道：“相公尊姓？”王世成连忙答道：“我姓王，他姓施。我才看见你们船上还有一个比你长一点儿的，他是你的何人？”那女子道：“他是我家姊姊，你要问他作什么？”王世成道：“你去叫他出来。”那女子忙随口道：“姊姊叫你出来。”王世成道：“你叫什么芳名？他叫什么名字？”那小女子道：“我小名叫素兰，他叫素娥。”

当时素兰扯在王世成身上，素娥就立在施兰卿身边。兰卿一看，毛骨皆酥。兰麝扑鼻，一时身不自主。欲火难禁，遂不顾情由，将手插入素娥胸前一摸，尖尖之乳，胜如一个小馒头。皮肤细腻，犹如手摸丝绵，软而且暖。素娥乘势亦即滚在兰卿怀中，却被兰卿周身摸到。素娥随将这一种的恩爱模样，做将出来。那边还有一个，姣姣滴滴个素兰，亦将身坐在王世成膝上，将头滚紧在世成怀中，凭他千般摸捏细软姣艳，万般姣滴惹动人心。那艄婆只当不见，只当不闻。凭他们两对儿怎样的肉麻景况，候其半晌之后，艄婆将骨牌倒在桌上，四人坐下打牌。玩耍一会，艄婆叫拿点心进来。十分精致，十分可口。施王二人就此在舟中作乐。少晌晚膳凉必是山珍海味，夜宿自必成双，不必多赘。

那船家再做这样买卖，停泊张家湾一连数日不说起开船。施王二人乐已忘忧，王世成亦不想到芜湖收账，施兰卿亦不思远涉他乡。朝朝作乐，夜夜成双，一住半月。船家一算，虽说过船金十两，但是天天酒饭钱，还有二女子宿箱之

资，算来不少。所以明日开船，直往芜湖。到了码头，施王二人还在舟中耽搁两天方始上岸。二人对船家说：“我们上岸吃茶，略干些些小事。你等船只，不要开往别处，我们夜来，还要回到船中来住。候明日与你算账，付你银子如何？”船家道：“相公请放心上去，我们的船只在此伺候便了。”

所以施王二人，全不想他这船上有拐骗之弊，行李衣箱一样不取，只以空身二人，拂衣洒袖，谈谈讲讲上岸去了。拣中一个大大的茶坊，两人正中大台上，泡两碗茶来。少停思要买点心吃，想着要拿银钱使用。岂知施王二人，身上俱是分文不带。施兰卿到此地步，即时面孔转色、四肢发抖道：“似此如何是好？”对王世成道：“你在茶坊少坐，待我到船中拿些银钱来，以便使用使用。”急急忙忙走到码头，一看其船影踪全无，不知去向。东寻西望，再也寻不着。此时施兰卿更加发急，手脚慌忙。连忙急奔奔走向茶坊。向王世成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。那船寻不着了。不知去向，影踪全无。这还了得，如何是好！”王世成一听此语，亦□□急，似此光景如何是好？左思右想，只得将身上马褂脱下，押了茶钱。二人一齐到江边，去寻那船。但不知寻着寻不着，且听下卷表明。

第 三 回

雇花船淫乱害友 芜湖县沿江寻船

话说施兰卿与王世成二人，身无半文。要寻着这船，则可以取些银钱使用。况且施兰卿行李箱笼之中，非比王世成。伊乃素称殷实，家有万金。而且读书人与生意人两样行为，出门出路，一者难得，二者这样少不得，那样也是要紧。所以箱笼什物比众多两件。其箱笼中少有银洋财物约值一二千金。如今弄得腰无半文，岂不更加着急。王世成因其芜湖地方，尚有几家往来账目要去清理。倘得逐即算出，而亦可得一二百金，不过现在一时之难。自思还是我行李内无甚要紧。自东坝使用以来，约来不过剩得一百两光景，若然寻不着这船也就罢了。但是我要想阴谋施兰卿的钱财，而今弄得这个模样，好像大家没趣。如何想得动他的钱财到我手中来。心中思来想去，再作一个计较才好。施兰卿气的钝口无言，只是向王世成道：“此事如何是好？倘以寻不着这船，腰无半文，岂不要流落他乡，这便怎处？”二人正在江

边上走来走去，搔头摸耳，无计可施。

忽然对面走来一个救星，年纪约有五十多岁。面上带一副墨晶眼镜，身穿二蓝大衫，元色马褂，厚底镶鞋。手中提一只鸟笼，正在江边上闲走闲走。忽见施王二人仓迫之状。此人乃与王世成一向生意往来主顾，也是六陈粮食行招牌就叫李德丰。在芜湖地面，也算得一家大米行。一见了王世成道：“啊，王兄请了。你几时得到敝处来，为何这等急迫之相。还有这位先生是你何人？”王世成一见李德丰店主来了，真正从天里落下一个救星来了。连忙愁容改笑脸答道：“李老兄、李老兄。久违，久违一向康健。宝号生意好？”李店主答道：“好、好、好。我问你，为何事二人急急慌张？”王世成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们在东坝雇了一只船，要到贵处来与几家往来行家结结账目。岂知这船不是好人，我们在船上多日，身子似乎困倦之极，想先上岸吃一碗茶、洗一个澡。少停再到船上搬取行李。岂知我二人大家粗心，上岸之时，并没身带分文。后到得茶坊，因要用着银钱，岂知大家没带。即时回到船中取钱，那晓得这船是个江湖上的拐子。等到我们到江边来寻船，这船早已去了。寻来寻去，踪影全无。况且这位施先生，他要来贩卖货物。所带银洋有一二千金，都在这船上，一文都没拿起来，真正害人不浅。急杀我二人了。”说罢，号啕大哭。施兰卿更加悲咽不止。

李店主劝慰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不要急坏了，出门人推攀不起。同我来，先到我小行中去歇息歇息，再作道理。”一头走，一头说：“本当出门雇船，总要到船行家去。写定船票，到何处多少船金，写定他就不敢做出这些歹事来。你自己去叫船，即如寸步当心不离，他也要生出许多出了来算

计人的。目下的时光，幸亏当今皇帝明君，常到江南地方私访。所以各处官府，办事认真。以致盗贼灭迹，然而盗贼不敢做，如今又新出这等软骗之局，胜于盗贼。故而出门人，总要格外当心。不可贪玩耍，恐误大事。”

三人谈谈说说，到了李德丰行内坐下。李店主一则念其与他父亲交易多年，现在与世成交易年数亦复不少。二则念他年纪轻轻的，初次出门做客，所以要上歹人的当。是以心中哀怜他们，格外厚道点待他。即留他二人住下，再三劝慰。王世成此刻心思已定，不过要与几家结算账目，现在账簿俱失去了，如何向别人算？只得央请李店主，一同到这几家，说其来意如此。所以几家行中照账算与他，总共算来，到又有二百多金。可怜这施兰卿心常闷倦不乐。所要用些钱文，必须向王世成身边取点用用。但只见其人本是良心不善，素来刻薄之辈。前者将施兰卿有了，则使用之时，挥金如土。如今要他的钱财使用，他就拿出那个老实手段出来。施兰卿见此光景，度日如年。巴不得身生两翅，一天就飞到自己家乡。又恨只恨腰无半文，天天要催王世成回家。不过总是明他几句钝头。那王世成心中一想：我要带他一同回家去，路上要许多盘缠，吃用他分文没有。要我一人独出，总不能容他过去。

一日，对施兰卿道：“我同你相好在前，如今大家弄得为难。虽在行家算出来的账，有这些些银子。我要回家做本钱，要过日子，不能用完回去。你如今腰无半文钱，大小总妻妾二人会钞。即如回家路，路程遥远，费盘缠如何我与你。总然而你总要生过法儿来，大家商量商量才好。”施兰卿一想：事到其间，不得不然。即对王世成道：“你今同我

一路回家，所以使用一切均要你出。我这里写一张纸笔与你，到写了个如数奉还，断不敢失言。你意下如何？”王世成道：“这点也好。但不知你肯写多少银子还我？”兰卿道：“我写五十两还你，可能过去？”世成不允，一定要他一百两足平银子。要写借契，方可同他一路回家。如其短少不肯等说：目下则你是你，我是我。各自分开，我不管你。兰卿一想，只得忍气吞声。倘有半句倔强他就不管我。我那时如何回家去？以此想来，只得向世成道：“当遵台命。”立即买了一个花古柬，亲笔写了一张借据。捧过来交与世成收好。世间上的事情，莫说瞒天昧己少人知，岂知举头三尺有神明。当时即有过往神明知道，看他一场一节，做出这段瞒天昧己之事。拨转云头上奏天庭，凡世有这等事情，一本直奏上苍。听说如此如此，拍案大怒。随即着左右将善恶簿子来，一一记好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若还不报，皆为时辰未到。王世成因此造下这段恶孽，故而后来有这一段恶报。仍是为淫乱绝嗣，家产送与别人。看官，莫道这书为淫乱之书，其实是真正善书。劝世人莫作为非，总要正道而行。自有天理昭彰分毫不差的故事。有诗为证：

诗曰：

劝人莫生蛇蝎心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
所作所为终有报，丝毫到底不差分。

话说王世成与李店主告辞出来，惟施兰卿一路饥餐渴饮，回到家乡。此时施兰卿到家，满肚子气闷在心。用去多少钱财，吃了多少苦处。将王世成银子还去，从此杜门不出。安守本分，苦度光阴，再不敢题起女色嫖院之事。心中分明知道王世成不是个善良心的人，不敢与他多言答话。王

世成此一番玩耍，却未曾伤什么脾胃。他不过也晓得外面世情，出门利害，一心居乐，仍做六陈买卖。在于通州南门外，要算数一数二。一年一年到有些余积。即思已三十尚未娶妻，况且父母早已故世，又无亲戚，又无族内。孤身一人。谁则生意顺手，而终非了局。想要娶妻，又无人说媒。朝思暮想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总要成了人家，生下一儿二女，则可以王姓香烟续接下了。现在手中有了钱财，要想妻子。每日早市生意做过，托嘱伙计看管，自己就到那大街小巷走走。巴不得认得个把妈妈、婶婶，谈谈说说，好便与他做媒。生了这个心思，所以每日总要出去走走。

一日走到小木桥头，看见素来认识的蒋妈妈。连忙上前，笑脸叫应他。蒋妈妈道：“王官人，你的生意好，到有工夫出来玩玩。”世成道：“不瞒你蒋妈妈说，无家无室的人，真真是苦的。今日出来，为因托那张家婶婶洗两件衣裳。”“原来如此（这么）。王官人呵，我到不晓得。看看你的生意好多了，这则个。我认到你早已定了亲，谁知你到今日还未曾定亲。真真大好人。待我去，妈妈来与你做媒人。待我来打听打听，不知那家有这个有福气的小姐，来嫁你这财主官人。”世成道：“蒋妈妈分外费心费心，如其给我做得成功媒人，我总要重重的谢谢你。”蒋妈妈一听此言，更加欢喜。暗想：“这个是端端正正的一票财饷，不要错过。”蒋妈妈自思道：“快不道我昨日夜里做得好财饷梦，所以今日遇着这个财神菩萨，真真一点儿也不错的。”便随口应道：“是哉，是哉。王官人你等我几天，我来回音与你。末者到我家里面去坐坐。”世成道：“不要了。待我明日再来说罢。”便大摇大摆走将过去。

看看天色未晚，不免到那金家弄内闲步走走。抬头一看，只见那小墙门首，立着一个年轻的女子。年纪不过二十上下。将他上下一看，那女子知道有人看他，将身一扭，拿两扇小门关起，朝里面就走。王世成眼快，一见之下，他就胡思乱想。本是个好色之徒，看见人家女子，着实留意心内。一想：这个女子，生得如此品貌，实在体面。看他两眉好似新月湾湾，两眼犹如秋水滴滴。面庞好比海棠初放，乌云梳得的光，真真苍蝇歇不住脚。身上衣裳虽则布草，到也十分清爽。裙底金莲，胜如出水红菱。见这女子闭门进去，他就走来走去，又走了七八转。巴勿得再走出来与我看一看。

一头走，一头想。亦不顾对面有人走来。刚刚那蒋妈妈也要走到金家弄里来，不想王官人也在弄内。里心一头思想里，一头走，就把蒋妈妈一撞。几乎把他撞倒。蒋妈妈连忙喊道：“阿呀，阿呀。得罪，得罪啊！不痛。”王世成猛然一看，原来是蒋妈妈。“阿妈妈得罪了。蒋妈不瞒你妈妈说，做生意欠出账头，明日着韩王官人的生心思。所以不曾看见你妈妈来到，把我这一手下下，得罪了。”蒋妈妈道：“王官人你慢点走，我有一句话与你说。”

王世成即便立住脚头，听他怎样说出来。那蒋妈妈便叫一声：“王官人，王官人，你真真好福气、好运气。今日不是这走来也撞我，就想不出了。岂知拜佛不要上西天，神佛就在眼面前。哪、哪、哪，这里有个徐老爹。他的女儿生得人叫出众。真正一个再世的西施。不过有一样，听说前年攀过人来，就望了门。至今高不成低不就，尚未有对头。待我来向徐老爹说说看。况且这小姐又标致，又能干。做得一手

好针线。王官人，王官人，你真真运气好。”王世成一听此言便喜笑言开。正是一拳打到他心窝里。便将手一拱道：“蒋妈妈，你若与我将这个媒人做得成功，我王世成不是无情无义的人。我就把你妈妈当作亲娘一样。我当重重的谢你。”蒋妈妈：“不须这样客气。天上无云不下雨，地下无媒不成婚。君子成仁之美，也是一桩好事。王官人你请放心，这桩事在我身上就是了。”一头走，一头说。忙快快的要紧去了。走了两步回转头来叫道：“王官人，王官人，在于三天之内包你有回家。”王世成连忙应声：“我明日在家但等你就好。”各人分开。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第 四 回

赴北闱途中遇盗 散南场家产麟儿

一口难言两处话。慢表王世成，且说钱正林先生，正色不乱，真是个儒中一个君子。后两天即到金陵乡试。岂知福运的时辰还未到，以至朱衣不点头，扫兴而返回。到如皋进城，到了自己的门首，只见大门双掩，寂寂无声。正林心中惊疑得甚，想为怎么这等光景？连敲几声，无人知答。只得将门一推，岂知门后将长板凳反顶那门上。轻轻将板凳移开推了进去。一竟走到房中，只见妻子坐在床上。开言便叫：“丈夫你回来了，妾身因于前日清暑分娩，生下一个男儿。今日正是三朝，所以婆婆出去买点香烛礼果，要家堂前酬酬祖宗。所以无人来开门。”说罢，就将怀中小儿抱出，与丈夫看。钱正林看见这新养一个儿子，忙忙接将过来。一看果然相貌魁伟，眉开目秀。好不欢喜，自叹道：“我今科不中，谅必福气不如。我今有了好儿来，亦可以荣宗耀祖。”少晌，母亲买了香烛佛果等类回来，正林连忙上前跪倒。说

道：“母亲劳碌了。”那老夫人道：“罢了，我儿回来甚好。你去点香烛，谢谢神明。酬酬祖宗罢了。”钱正林奉命祭完。

以后事母育子，愤志用工，细加揣摩，以待下科而已。光阴迅速，又至明年七月，欲赴恩科之场。忽听大门上有人打门之声。正林便走出来问声：谁人打门？外边答应道：“此地可是钱先生家？”正林道：“正是。”开门一看：却是个长随的打扮。问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”其人答道：“我们是太仓来的。胡老爷，我们的船在南关外大码头。着小先人先访问，钱先生的府第住在何处。我家老爷便好来拜望。因为初到贵地，问来问去，问了多少人方才寻着。请教尊驾可就是钱老爷么？”正林道：“正是。”那长值即便打了一个千。正林道：“不须客气，请里向坐坐。我问你，你家老爷今番从那里来？”“我家老爷为因南场不遂，今番要想赶北场。又想程途遥远，一人难行，想走到此地来约钱老爷，一同去赶赴北闱。由此地去清江浦，走王家营子上京，也是便道。所以特到贵地拜访。”正林一听此话，便答道：“你先回船去，拜上你家老爷说我就来。”那长随即辞正林而去。

钱正林连忙将此话告诉母亲知道。老夫人道：“这个赶取功名，乃是正事。倘若这朋友来约你同去，你便同他去甚好。”钱正林得了母亲之命，连声是是。退进房中，将此话又告与妻子。随即开箱开帽笼，换了一身衣服。用了早膳，即出门到南关码头。抬头一看，只见那船艄上，扯出一面红旗，上书顺天乡试字样。谅必这一只船，就是太仓来的。便高声问道：“这只船可是太仓的？”那船艄公答应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

其时，胡国初正坐在中舱看书。听见岸上有人来问，即忙推开这小窗一看，原来钱兄已到了。好不喜上心怀，连忙跳出中舱，走到船头便叫声：“钱兄来了，久违久违。”忙叫水手：“快去搁好扶手。搀这位老爷上船，要小心点儿。”水手答应一声，两人走到船边。飞奔上前将篙子搭住。岸上一人在跳板上迎，一手扶住钱正林说道：“慢慢儿，走好，走好。”正林就走到船头上，将手一恭道：“国初兄，久违久违。”国初亦连忙答揖，二人携手进舱坐下。长随奉茶。各谈久阔之情，叙问寒温之意。谈及南场不能随意，各人叹息不已。“目下想赶顺天，未卜钱兄意下若何？”钱正林道：“今番南京乡试不能遂意，而弟皆心悔。今得尊兄欲赴北闱，弟敢不从翼。但兄到敝处真真近得，请宽住一宵以便稍尽地主之谊。实在公褻之至。”胡国初再三谦逊道：“容小弟明日造府，拜过伯母尊嫂再作计较。”但是胡国初为人，素来俭朴，温恭礼让，在于儒林中也算得一个饱学的好手。无奈时运不到，故而连科总不能中式。可见得功名富贵不在人能，皆在于时运。而且祖宗余德，也是个气力大不来的事干。

其时二人在舱中谈谈说说。日已午，就在船中午餐。钱正林告辞回家，适又有一人来访。东台县李文治，年十七好学，奉父命前来从师。钱正林揖进就坐，谈及今来负笈从师，效古圣贤之由，且奉父命诚意之极。正林听他言语诚实，见其人品貌端方，即应答道：“本拟奉留舍下住下，现因有太仓胡国初先生在此，约我一同顺天乡试，在于明后日即要动身。贤世兄可否明年正月到此可也。”李文治拜访之后，随即辞去。俟何日奉君，催促动身。

正林亦整顿行李，随同胡国初开棹而行。一日，其船开到清江浦停泊。二人上岸，寻一个寓处。将行李箱笼搬寓内，打发这船仍回太仓。二人暂住一宵。明日就要起旱道而行，由王家营子一路，饥餐渴饮，日行夜宿。早到了芦沟桥地界。天色将晚，看看金鸡入海，玉兔将升。要赶到王家店住宿，还有二三里路。钱正林道：“奈何此地又无村庄，人烟稀少。若要到王家店，还不知有多少路。”因他是不惯出门，况且胆小。所以战战兢兢，不敢前进。胡国初道：“钱兄为何行走这慢，莫非脚酸行走不动了？”钱正林道：“并非是行走不动，因看见天色将晚，尚巴不得住店。耳闻北边地方，傍晚时盗贼常出。你我都是文人，尚或遇着此等不法，如何是好？”胡国初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”

看官，你道胡国初是个文人。岂知此人，居家在太仓州东门外，乃沿海地面，其处之人，多于习武。拳法刀枪，俱是自幼习学者甚多。所以胡国初自幼习成一身好武艺，而且胆大。还有一件家传的武艺，身边挂一个布袋，袋内盛数十粒石子，约有鸡卵大。若遇对敌之际，他就摸出石子，百发百中。比那鸟枪、弓箭、弹子等艺，更为灵便，而且快捷，又是出奇不意。故而《水浒》书中，曾有没羽箭，即此件东西也。

正林国初二人正在讲论，忽而间树林之内奔出一条大汉。手持一根铁包头的棍棒，拦在大路。叫道：“朋友，我们这兄弟，要供两个钱。”那时钱正林吓得面如土色，不敢行动。胡国初道：“钱兄不必骇怕，待小弟前去与这强盗。”说毕，便撩衣卷袖，走上前去道：“呔，你这强盗瞎了眼。好大胆的王八，你敢在我胡先生面前来放肆。”那大汉道：

“放肆，放一回。”随即放开大步，摆了一个阵势，名叫“老僧挑担”立在路中。胡国初一看：树林之内还有数人，只得将头上一拍。但是心中一想：手无寸铁，如何是好？想着腰间布袋随挂还好。随即摆开大步，维两个拳头，只好摆一个拳势叫“玉兔奔鹰”。候他棍棒打上来，自有分发。那大汉便将棍棒拽开，转身来一个盘头盖顶，扫将过来。国初眼快，他就将两脚望上一纵，让这条棍棒扫过。乘此踪步之势，就番转猿背，一个挂面反拳，打上那大汉的头顶。大汉不想他踪步近身，故而遮避不及，只连忙将头低下。一缩头虽避过，而颈项上被这拳头插过，却已了不得，疼痛难忍。那大汉倘若避得慢一点，已被他这拳打穿天灵盖，脑浆进出也。那大汉叫声好，又将这棍棒辟面当胸点将过，这就叫“蛟龙出水”。国初见这来势利害，就将身子一偏。一脚尖儿相定他的手上一踢，刚刚踢在他手背之上。这条棍棒就打落在地上。那大汉闷声不开口，棍棒又不要，两只脚根朝对那屁股上打，飞之似跑到那树林里面去了。

国初将这条棍棒拾在手内，意欲要追到树林里去。那钱正林连忙赶上一步叫道：“国初兄，古人云：穷寇莫追。我兄忍耐些罢，不要追他，不要追了。”国初一想：有钱兄在此，恐他害怕，只得止住一步。不想树林之内，还有一个大汉，在那里探头探脑，要想闯出来，又恐怕斗不过，是以欲行而止的模样。那胡国初好不眼快当心。一边与钱正林说话，一边眼观四处。即便将手向这布袋中一摸，摸出一个石子。随手而出，刚刚不偏不斜，正中那汉子的头颅。霎时间，头破血流。抱着头，急忙跑进树林去了。这个没羽箭之功，非同小可。倘以有人来得多，他只要立定一个地方，见

一个打一个，来一个中一个，丝毫没有虚发的。所以为人，文也要习得工夫道地，武也要习得一技精通。

目今，有这一等人，俗语云：就叫毛头小伙子，有了三斤力气，他也去学点，伸拳伸脚。说起来我是气力大、拳棒精，天不怕地不怕。在那大街小巷、茶坊酒肆，惹是生非。一来就要拔出拳头打人。倘以真真会着敌手，巴不得放出四只脚来逃走。所以目今的世事，惹人者甚多。非比古时的人，就是身中有这等大本事，即如知己的朋友面上，从未自夸，声口平常。行为乃是文绉绉的，谁人知道他能敌退强盗。胡国初不慌不忙，立在大路中间。望望他们这些强盗，究竟有多少躲在那里。因其天色已暗，远远儿竟看勿出来了。等了半晌时辰，不见动静。谅必这强盗不敢再来，回转头来一看，只见那钱正林目瞪口呆，立在那高丘之旁。走近来看时，钱正林在那里发抖，犹如疟疾病上身一样。

当时钱正林，一把拉住胡国初道：“我只晓得你文章诗赋称为妙手，但不曾晓得你这打人的要事，有这的利害。”国初道：“既是不追他，我们快快赶路便了。”即忙二人紧步而行，早到了王家店住宿，打了夜火。

次日清晨动身，赶到京师住下。头二三场考罢，二人望望出榜之日已到，岂知二人仍是榜上无名，因自忖道：“我们二人文章皆自为得意，想来今番总有点意思。不想又是榜上无名，好不气杀人也。”二人俱满面愁烦，举止不安。那跟来的家僮，常在国初面前，好言劝慰解说。国初只是终朝呆呆叹气，竟不肯回家。钱正林因其新产一个儿子，一心挂念老母、妻子。既不能上进，恨不得插翅飞到家中。奈何有胡国初一同在此，不便单身先行。再者路上又怕强盗，只得

相陪住两天，再作计较。但未知二人意下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第五回

蒋妈妈巧言说亲 徐老爹误认讨债

话说那蒋妈妈满心欢喜，如今做之这个媒人。老实对你讲，我这财饷非同小可。非但过日子快活，连那个棺材本钱都到手了。一头想，心中好不快活。连这一夜，都不曾睡着。巴到东方放白，天有亮光，耳边里听见树林中鸟叫之声。连忙着好衣服，起身梳洗，吃了些早膳，便将大门开了。叫声女儿你快快起来罢。为娘的今日有事就要出去了。女儿答应道：“母亲，你把大门反撑了，你放心去，女儿就要起身了。”蒋妈妈交代女儿门户小心，即便望外就走。一走走到那徐老爹家门首，一推还未开门，就在地下拾了一块砖头，在他大门上碰了几碰。里面问道：“谁人碰门？”蒋妈妈道：“是我。”那徐老爹一听是我，是我。听他不出这声气是谁，为何这等样早？又猜想不着是谁，这个老清早来碰我家的门，总有什么要紧的事情。不要管他，待我开他进来，看看是谁。徐老爹连忙将衣服一披，掩着怀拖着鞋子出

来。把大门开了，口中问道：“你是那一个？”手心只管搓眼睛，因其眼屎涂满睁不开。所以看不出是谁。只好口中问：你是谁，你是谁？蒋妈妈说道：“是我，是我。”徐老爹听差，只认道是姓马奶奶。心中一跳，慌慌忙忙连声：是哉，是哉。

朝里面就走，一走走到女儿房里。问女儿道：“你哥哥到那里去了，今日可要来家？”女儿道：“爹爹，你问我哥哥做什么？”徐老爹道：“女儿，你不知道。那马奶奶来与我讨钱，因为我借他一吊钱，连本到利，至今三个月，未曾还他。他今日这清清早晨，到我家来，总是与我讨钱。倘以你哥哥在家，叫他寻点儿当头去当来，先把利钱还他。免得他吵闹起来。噯呀，吓骇得心里跳。这个事怎样儿完好？”女儿道：“爹爹你不要骇我，听得这个声音不是马奶奶，你再出去看个明白。”“噯呀，我不出去，恐怕他闹起来，如何是好？大姑娘你出去罢，看看他怎样讲。”大姑娘移动金莲，走出房门一看。“呵育育，原来是蒋妈妈。难得你老人家来，快些儿请坐、请坐。”那大姑娘叫道：“爹爹你出来，正是蒋妈妈。”噯，正是：

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不吃惊。

徐老爹恐怕马奶奶讨债。因其这马奶奶乃是放债度日，为人凶恶异常，谁人敢少他的钱，他就吵闹起来了。当不得。因此徐老爹是个好人，故夫吓得魂不附体。只听得女儿说是蒋妈妈，慌忙揩揩眼睛，走将出来。叫声：“蒋妈妈，你才进来的时候，我为着肚子疼，痛杀哉。所以走到里面去。得罪，得罪。好几天没有看见你，你老人家怎样儿好？”“多谢你老爹记挂，你老爹是强健的。”徐老爹道：

“罢了，罢了，穷健。”蒋妈妈道：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日我来，恭喜你老人家，贺喜你老人家。你老人家福气来、运气到，从今以后真正是个享福人。要叫你老人家福人哉。”

看官，你道蒋妈妈是何等之人，乃是一个女光棍，出名的雌老虎。惯常的做做媒人，做做白蚂蚁。谁人敢惹他一句、半句。徐老爹见他说了许多的客气语，便道：“穷人家有什么恭喜、贺喜？”

蒋妈妈道：“徐老爹，你老人家坐下来听我讲：你真正好福气，你家大姑娘，这样一个标标致致、体体面面的好姑娘。总要寻着一个好对头的好官人。我是时刻当心，时刻留意。我昨日偶然到南门外，看见一爿粮食六陈行。真正是一爿大行，五开间的店面，有三四进的房子。里面粮食米豆，堆积如山。上上下下的伙计好不热闹。我长时没有到南门外去，昨日偶然去过一看，见有点稀奇。我们这通州地方，从没有看见这一爿大米行。我就立住脚了看，看他们在那里粮米上的上、下的下，好不热闹。正在呆看，只见那天齐庙巷里的，王老爹的儿子，王大官人走出来。真真和气，笑嘻嘻的叫了我一声。我就问他，‘这一爿大米行是谁家开的？’王大官说：‘不瞒妈妈说，我爹爹在日，是做这个生意。所以我曾做这买卖。爹爹在日，来往的客人，我也是认得的。所以开了这所店面，是我开的。’我说‘呵，大官人你这样儿发财，还不娶一房妻室成了人家。也与三老爹传香烟、接后代，这桩大事，你还不快些儿干起来。’他说：‘承你的情不差，因为我无亲无戚，又无亲房近族。虽则有两个钱，谁人来与我说亲事。’这个话，我听他讲起来倒是真情话。我想你家大姑娘，这么一个好人才，若与王大官人配得

成功，真真是一个好夫妻。男才女貌一对好鸳鸯。徐老爹你老家有了这一个财主女婿就陡然富贵。你老人家就是一个真真的福人哩。勿然是我家的女儿，我想攀与他，可惜年纪太小，不能相配。徐老爹我与你是老乡邻、老姐妹。你老人家有福气，我也是有运气。况且大姑娘过了门，将来日子是好过的。上无公婆管，下无姑娘小叔。一进门就当家，自由自便，有的穿、有的着、有的吃、有的用，有钱有用又有人趋奉。相姑娘不是我说得好，是神仙也没有你这快活，也没有你这受用。”

大姑娘在旁边听见这一番言语，他一时心花都开了。连忙撮转身，来到里边泡了一碗香茗。双手捧到蒋妈妈面前，叫声：“妈妈请用茶。”朝对着蒋妈妈这密密一笑道：“妈妈，你还没有用点心哩。爹爹你到街上去，买一碗点心来妈妈吃。”蒋妈妈是一个聪明乖巧的人，看他这个模样，早已会意。已晓得大姑娘的意思有十分肯的了。但不知徐老爹的意思如何？待我来，等他开口说出来，便知端的。那徐老爹听见蒋妈妈这一番话，心中到也欢喜。自己想道：“我们这样儿穷又穷急又急，倘若这个女婿攀得成功，我就登时发财了。”所以听见女儿叫买点心，他就连忙拿了一只大碗，朝外就走。那蒋妈妈连忙叫他，不要客气。他也不回答，只是快快儿朝外走去。

蒋妈妈看见徐老爹走出，他就叫一声：“大姑娘，我对你讲。你真真前世修得好，今世做人好。虽则婚姻迟点儿，只要有福气不怕来早也来迟。在我想起来，最好是上无公婆，下无小叔，不论大小事体，总是你做主的。你说要吃就买来吃，你说要穿就买来穿。有谁人来管你。这段姻缘，乃

是前生定。敲穿几个木鱼修得成。大姑娘，你真真有福气啊。”说得那大姑娘两颊通红，犹如桃花初放，杏蕊初开。只是微微含笑，半语无词。少晌，徐老爹买了一碗面来。大姑娘连忙拿了一双筷来，请妈妈用点心。

蒋妈妈用过点心，便开言道：“徐老爹，你的意思如何？我与你一向老姊妹，你有什么知心的话，尽可以同我讲讲不妨。只要你家大姑娘心中肯嫁王大官人，就是你徐老爹有一点儿心事的话，谅必王大官人一定可以与你分解脱的。你不用客气，何必一言不发。”那徐老爹被蒋妈妈能说能言，说得天花乱坠。弄得也周身没主意了。他就随口答应道：“不知我家大姑娘肯不肯？”蒋妈妈道：“也不差。”回转头来，便叫“大姑娘，这个是终身大事，你不要害怕什么羞，你有话对我老妈妈讲。”便拉了大姑娘的手“我同你房里去。”那蒋妈妈拉住大姑娘的手，一头走，一头说。真真好一双玉手，细软如棉，十指尖尖。“大姑娘阿，我的乖儿子、好姑娘。你的好福气，这段姻缘不要错过了。”把那个大姑娘说得面皮通红，难以开口。两人就在床沿上，并排坐下。大姑娘便开言说道：“不瞒你妈妈说，我家爹爹这个样子，我早已懂他的心意。他听见你说王大官人赫赫有名，他心中还有什么不肯。因为他的常对我讲，欠别人家的，有一百两银子的债。我家哥哥又无力还人。他说我将来，寻着一个财主的女婿，与我还了债，我就肯将女儿嫁他。所以这句话儿不好意思对你讲。”“阿哟，阿哟，阿哟。这个小事情，有什么要紧。我去叫王大官人，多出些聘礼银子就是了。哈，哈，哈。我们出去，我们出去罢。”

叫声：“徐老爹，你的心思的事情，大姑娘对我说了。

待我来对王大官人讲，无可不应承。尽可放心在我身上。我明日与你回话。”大姑娘再三留他，用了饭去。蒋妈妈一看这个光景，十拿九稳。心中好不快活。他就连忙要到王大官人那里去，说与他知道。那有什么心思吃饭，便立起身来，叫声：“徐老爹，大姑娘，我明日来呀。”大姑娘叫声：“妈妈，慢去。”已竟出了门去了。正是：

姻缘本是前生定，今世还须一线牵。

蒋妈妈走到自己家中，对女儿说道：“娘的今日这个财饷，介未（这么）真真是一票好财饷。好不快活。”便叫女儿煮饭吃，吃过了饭，匆匆朝外就走。一经走到王世成那里，去对他说：徐老爹为人如何的好，大姑娘如何的标致，如何的能干。即如针线裁剪，各色俱能。说得王世成，满心欢喜。好歹这个姑娘，我自己看见过的。即向蒋妈妈说道：“一切事务，总总拜托与你，就是要用聘金礼物，或多或少总肯依他的。我这里选一个良辰吉日，先送聘金礼物过去。再行择日完姻就是了。”那王世成正在朝朝暮暮，胡思乱想。自从那日，在他家明白看见之后，至今神思恍惚。目下亲事，已话成功，心中好不欢喜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 六 回

镇国寺二生吟咏 通州城夜梦神言

慢说王世成聘娶徐家女子。且说钱正林与胡国初二人住在京师，玩耍两天。胡国初因今科南场乡试，不能遂意。所以赶到北场，意图上进。岂知仍是不中。路途上，受了多少辛苦，吃了多少惊骇，又用去了多少钱财。否则主仆二人，更为寂寞。幸亏有钱正林一个知己的朋友在此，而朝夕之间，谈谈讲讲，亦可稍解心怀之闷。一日正在无聊，与钱正林二人随步闲游。走到京师景运门外，看见前面有一处大大的寺院。殿阁巍峨。“我二人不如到这寺院游玩一番。”

走近前来，只见朱漆山门上钉狮子头铜环。宋西曲折一带青石栏杆。山门上有朱漆匾额大书金字：“镇国寺”三个大字。二人从耳门而进，走过金刚大殿，第二门内就是韦驮独立，手持宝杵，十分雄壮。后背就是望海观音，合掌立于鳌鱼头上。只见宝鼎之内，香烟缭绕。一条甬道，毫无尘染，石砌回文，曲曲弯弯。大雄宝殿，三尊大佛，莲花宝

座，端的朝南。正中挂一炉盘香，乃是西藏朝贡之宝。八首旗幡绣成朵朵莲花。异香扑鼻，钟声盈耳。胜如走到西天佛界。

只见一个小沙弥，走将出来。合掌弯腰，口中只念阿弥陀佛一声。又道：“相公们，还是烧香，还是游玩？”钱胡二人应道：“我们来游玩游玩的。这寺中可有什么胜迹，可否求师父指引。”那沙弥道：“没有什么胜迹不提这寺不是？大唐太宗敕建，命尉迟恭将军监工起造的。本朝皇上也是尊佛的，所以我家当家老和尚他是了不得的。常时与那几位老爷辈，在后面悟禅厅内，着棋或是咏吟。幸亏得今日不在家，他到西天寺，去访一位诗友去了。二位相公要到里面去游玩，今日却是个好机会。若是要去的，待小僧引道。”

胡国初一听此语说，便答道：“多谢师父，佛法指引，多多得罪了。”沙弥道：“不妨。”便领着他们二人，绕廊走榭，游玩了许多殿宇。游到后面花园之内，桂花厅中坐下。那沙弥他就走到那九曲桥，倚栏观看金鱼戏水。胡国初只见壁间，用石刻五言、七言诗咏甚多。他就读罢五篇，又观一首，看得诗兴勃勃，则忍耐不住，就叫钱正林道：“我与你各吟一首。随意何题。倘若吟句不佳，便要罚他今晚酒肆中会钞。”正林哈哈一笑。便回厅旁是有笔砚，摆得端端正正。即走近案前，取了一支羊毫，在那石壁上面，全不用思索，随手端端小楷写出云：

诗曰：

古寺残秋兴客稀，二生不第选归期。

独怜老母与妻子，倚间遥遥望我回。

吟罢，便将羊毫放下道：“请胡兄佳作。”胡国初见其

诗思念家乡，心中明白。自忖道：“总是我连累他的，明日一定动身回家去罢。免得久住京师，耗用盘费。”口中不言，而心中实在过意不去。便道：“今日之兴乃是偶然，待弟现丑几句。”亦即提笔书云：

二生不第住皇京，偶然游兴古禅林，
千里迢迢思故土，明晨鞭指做白云。

写罢亦将笔仍搁于架上。笑道：“丑极，丑极。”钱正林道：“彼此相知，有何客气。”当时二人俱各大笑。沙弥回转身来说：“二位相公可出去罢，当家师父要回来了。”钱胡二人听见沙弥这等说“到也不差，我们快些儿出去。免得他师父回来知道。”那沙弥仍引旧路，同他二人走到山门相近。道：“二位相公慢去罢。”钱胡二人道：“多谢师父美意，改日再会。”二人摇摇摆摆出了山门，一竟回到寓所。

看官，这个沙弥虽是沙弥打扮，而年纪勿小。因为在于大寺中，如同做官一样，难以升大。所以原是沙弥打扮。后来不知所犯何事，被老和尚逐出。他就一路逃走，到江南省来，投奔到通州南门外天齐庙内。拜老和尚悟性为师。后两年悟性年老死了，他就升做当家和尚。到是大禅林出身，名叫道月和尚，经典精通，佛法知晓。后来又收了一个徒弟，名叫纳云。那纳云生来眉清目秀，身材玲小，故而人人总叫他小纳云。那座天齐庙，也是唐太宗时建的。庙虽房屋不多，而良田美产，到有几处。况且香烟甚重，富丽精雅。只有师徒两个，真真佛地花天。酒肉荤腥，逍遥快活。菩萨观他自在，他就寻得个自在菩萨。上就是道月大和尚，下就是纳云小和尚。正是：

富第蓄财称十万，不及僧人吃十方。

此话慢表。话说胡国初与钱正林二人，清晨梳洗已毕，向跟来的胡福说道：“我去端正行囊，今日动身回乡。”随即二人行动起来，胡福挑了行李。一路上饥餐渴饮，无话。早已到了清江浦。雇船直到如皋，二人进了城。钱正林走到自己的门首，推进门竟到中堂。见了母亲，双膝跪倒道：“不肖孩儿，远离膝下。要母亲有倚门之望，妻子有灯花之卜。费用盘缠，徒劳跋涉。功名仍是不到手，乃孩儿之罪，实莫大也。”老夫人双手扶起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功名富贵是前生所定，莫可强求。或有早迟，何必自苦如是。”老夫人劝解一番，不在话下。胡国初亦来拜见伯母，请过了安，方才坐下。钱正林对母亲说：“去时在芦沟桥相近地方，途中遇盗。幸亏胡兄武艺高强，将那一班强盗打退。否则非但失去行李，况难保有性命之虞。”说罢，大家都惊讶不已。老夫人同媳妇，拜谢胡国初相救之恩。

当日无话。过了一宵，明日胡国初告言辞别，欲登程。钱正林再三挽留，歇息几天，动行未迟。胡国初亦再三推逊，免不得这相留之情，诚心不过，只得耽搁一天。便致谢一番，动身去了。那时已是深秋之候，秋风飒飒，黄叶飘飘。一路上，不过自叹而已。早到家乡，不在话下。

钱正林自归家之后，尽心读书，闭门不出。但是素来家贫甚薄。总要想一个生财之道，以便添补家中日用之需。一日老母走到堂前，正林连忙立起身来，深深拜倒。老夫人道：“不须这样。但是为母的，想起你的姑母，久无信通。不知可安健否？为母的昨夜得其一梦，深为猜疑。”正林道：“母亲昨夜得的何梦，说与孩儿听听，辨辨吉凶如何？”老夫人道：“我儿你亦坐下，待为母的，细细说与你听，解

说，解说，看是何吉凶？我曾先梦见一个青衣童子，来对我说道：王爷有命，着我来唤你快去。说罢，即便催促速去。我就跟他去到了一个所在。似乎有城头，进了城门，一条大街，好不热闹。为娘的，四面一看，到有点像那通州城内。所以今日想起你姑母来，究竟年纪高大，久无信通，而未知可安好否？那时进城走过大街，即见一座大大的衙门模样，又看看好像一座大庙宇的，像似门前两只青石狮子，左右分开。进了这个门，一条甬道，两旁朱漆栏杆，当中似乎在大殿上坐一位神君。头戴乌纱，身穿大红袍。两旁立几个官员，有文武是明朝打扮。那殿上神君道：“你因教子有功，教得儿子见色而不动，触淫而不乱，皆汝之功。我已奏明上帝，着南极仙翁查复无差。随簿子上注下，增你阳寿一纪。汝子因前世福浅，今世难以得富贵。汝孙可以双桂齐荣。霎时间，人声鼎沸，那殿上钟鼓鸣。戴花者将我一推，似乎在半空中跌下。吓得魂不附体，醒觉转来，原来身体睡在床上，并未跌倒。不过吓得一身大汗，心中跳了半晌。那时候，正是二更敲过。这一场奇梦但不知吉凶如何？你与我详解详看。”

钱正林听母亲一一从头尾说罢。自叹道：“原来我前世根基浅薄，所以望功名徒劳心力。其余之话，猜想半天竟难以解说。”道：“母亲因为日里想起姑母，故而做梦已到了通州。孩儿今想，度过这个残冬，开春定要往通州去望望姑母。二来自己亦要想一个生财之道，以备添补家中日用之需才是来。”

钱正林有一个姑母，当初到通州城内李稼轩家常常往来。为因今年乡试，钱正林赶了南北两场，无暇探亲。那李

家亦是足有半年不通音信，所以老夫人正怀牵念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母子二人谈谈说说之后，各自走散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蒋妈妈做了媒人，况素来知道王世成是个有钱的，开粮食六陈行的东翁。要他快些儿，娶了过去。让我也有点媒金，谢意到手。所以巴不得他早早成亲。故而今朝到徐家去走走，讲讲家常说话。明日走到王世成家去谈谈拍拍他的马屁。赞赞大姑娘的好处。走到人前真是和气，做点针线，着实齐整。一日王世成择了吉日，先将六礼送将过去。正日迎娶过来，拜了天地，洞房花烛成亲。那时吉日，好不热闹。挂红结彩。惟是王世成亲戚全无，俱是朋友人情。那酒筵一摆内外照料，幸亏蒋妈妈母女二人，前后照应十分周到。到了三朝，那徐氏出来，当家理事。王世成心中甚为得意，而徐氏品貌果然非凡。况且能言会讲，件件皆能。即如走到人前，又会做人。又是克勤克俭，所以世成就将银钱等事，一并交代与他。以后渐渐日久，劝世成“勿要外出。有买卖就在本地生意，安分守己过了日子。”世成是年纪三十迟娶妻房，正是久旱逢甘雨。一个徐氏是因望门寡妇，在家守望已久，年已二十八岁，亦是他乡遇故知。所以二人你恩我爱，如鱼得水。此话慢表。

且说钱正林在家苦读，奈何日用所需不敷度日。正在要想到外边走走，寻些机会。光阴迅速，不觉已是新年。老夫人说道：“我儿你可乘这新年时候，通州去望望姑母，拜贺新年。倘以通州，得有机会，或老人家请馆，或者自己寻一个馆地，稍能得点束脩，亦是个道理。”正林道：“母亲之言虽是如此，因孩儿再三思想，倘以出外去，又要远离膝

下，不能朝暮侍奉。所以心中虽想，而总不敢开言。”老夫人道：“我儿只管放心出外，家中事情不必牵挂就是。朝暮侍奉等情，幸有媳妇素来孝顺，克慎克勤，我儿出去可以放心。不必把为娘的牵挂心怀。”正林静听母亲一番教训，随即拜别动身，往通州而去。要知下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钱正林通州拜姑母 王世成神示产金定

话说钱正林奉了母命，到通州与姑母拜贺新年。遂即动身，不一日就到了通州城内。一经先到姑母家，拜过了新年，请过了安。便坐下，谈谈讲讲家常之事。谈及家用所需，不够敷用。意欲到通州来，就一个馆地，寻些些束脩，则可添补家中用度。况且母亲年老，又有新添儿子，尚在襁褓。目下急要紧寻个机会，那才是道理。姑母一听，正林这一番的言语，觉是有理。即便答道：“侄儿此话，逼有分量，极有算计，象你表弟那里想得到这些情理。你姑丈自去世之后，业已数载。况且家道并不宽裕，你表弟全不想做点经营，天天出去，维不过是游手好闲而已。这语不题便罢，若题起来，真是气杀我也。”当时正林只得在姑母面前，说了几多好话解说。

话说刚刚两人讲到话头之处，恰好表弟李云朝回来了。一进门来，气喘呼呼，满头大汗。正林一见如此光景，心中

到有些惊异。自想道：“即刻姑母说表弟不好，我到有点可信可疑。这时眼见如此样式，想他一定是不好。谅必在外边闯祸而回。”一见李云朝进来，便立起身来。忙叫一声表弟道：“你一向是好的，如何得意？”云朝便答道：“哥哥不要说起，我近来两年时运不好。作事颠倒，我这里十分明好，别人见我总是烦恼。凭你本事高、手脚妙，干起事来总无巧。表哥哥你还不晓，那如今你自然知道。”正林道：“兄弟你为何如此忙忙，有什么要紧事务？”“表哥哥你不知道，今日因为与一个朋友，争一句说话。在那里打架。哥哥你且少坐，我还要去，约两个朋友。与这个野种，去讲情理去。”说罢匆匆又出门去了。

正林又与姑母谈讲谈讲，已过午膳。便也出去走走，转过几条大街，走出南门外。一看热闹大街小巷，随意走走。觉看见是，栅门上边写道“天齐庙巷。”他便随步走将进去。走不多路，只见一座庙宇，朱漆山门，一带粉墙旁边红漆栏杆。一进山门，正面坐一位弥勒佛，挺起肚皮，哈哈大笑。背后乃是护法韦驮，手捧金杵，浑身胄甲，顶盔独立，镇守山门。又走进只见庭中，宝鼎香烟缭绕。大殿上释迦佛像。金钟银鼓左右分排，五色花幡当中悬挂。后面就是南海观音，立在鳌头之上。正待要走进，却里面走出一个和尚来，身披香气袈纱，手拿一串念佛数珠。将手一合，便念一声：“阿弥陀佛。”说道：“相公请坐，还是来焚香的，还是来要会我家师父的，还是府上要做佛事？”正林道：“我一不焚香，二不做佛事，不过是看看。”那和尚一想，“相公啊，我与你好像有点面熟。”正林答道：“我也在这里想，在何处与你会面过的？竟然想不出来了。”

那和尚道：“莫非在京师镇国寺中，会面过的么？”正林道：“不差，不差。你如何到这里来？我想那镇国寺，在京都是一个禅林。你如今到这里是个小庙宇，又是小地方，你如何过得惯的？”和尚道：“你相公贵姓？小僧已却忘记了。”正林道：“我是姓钱，乃如皋县人氏。那时因赶赴北场，到了京都。还有一位相公，他是姓胡，乃是太仓州人。亦是北场来考，故此我二人，一同走到镇国寺内来游玩游玩。”和尚道：“不瞒你相公说，我因在京都镇国寺，闯了一些不好的事。被当家和尚知道，被他赶将出来。我们出家人，四方好去。云游到了这里，礼拜了这里老和尚为师。这里老和尚年纪大了，正要收一个徒弟，伏侍伏侍与他照管照管。所以他收了我，就与我改了一个法名，就叫道月。请问钱相公为何到此，有何贵干？”正林道：“我这里有一个姑母，他家住城内。我今到此地来，一来与他拜年，二来我要想住在这里，要来叙一个训蒙的书馆。”和尚道：“请问相公，现今住在那里？”正林道：“我今日才到，还未曾拜会亲友。待我暂停两天，若定归住在何处，再作道理。”那道月和尚即便请他里面坐坐。他则少坐片时，又到香积厨各处看看，随即回到姑母家中歇宿。不在话下。

再说那王世成，自从娶了徐氏妻室，如鱼得水。你道为何，因其世成乃是一个贪花爱色之徒。况且三十岁方才娶妻，这个徐氏也是个最喜风流的女子，天天打扮的涂脂抹粉，光头滑腻。此时非比在爷娘家的，因为母亲早故，只有父亲在家，而且年老龙钟，有许多的事情也管不到他。以至在家之时，与那些风流少年子，私情来往。真是广为结交，来者不拒。名为是个姑娘家，其实是夜夜房中不脱空。自下

嫁着一个有钱的男人，身上穿着的件件时新，头上插带的都是珠翠金银。一来世成贪好女色的人，看见这娘子爱标致、要体面的，婀娜姣姣滴滴。他心中越那中意，而且夜间在枕席之上，这个女子竟是春风无度。过了一度，又是一度。倘以世成弄的辛苦了，有不好睡。他也顾不得好睡不好睡，要来惹得他醒觉。那世成火起，则可以又度春风。总是夜夜如此。虽则世成正在力壮，而且平生所好。到底日长久远，做了一个常胜将军，久战不休。所以世成，到也有些三分叫倦。嘴里说不出来勿得了，而心里着实有惧战之意也。夫妻二人如胶如漆，同坐又同眠。自娶徐氏之后，这个出门为客为商的买卖，也就不甚高兴去做。那妻子也是常劝他，不必出门。就在本地自己行中，搏点买卖。所以早市上，在行中做些买卖。过了早市，就要想步到家中去，陪伴这个娘子。

光阴易过，日月如梭。不觉已是一年。那娘子腹中有孕，将满足月。在于朝暮之间，就要分娩。忽有一夜，正在朦朦好睡。只见有一神人，身穿盔甲相貌堂堂。手持九节钢鞭，立于庭前。大呼曰：“汝本当罪罚绝嗣，因为汝祖父尚有余德。所以付汝半子留根。”说罢，即将手中钢鞭，拦头要打。惊醒原来是做梦。即将此话，对娘子说：“好不惊异。”那徐氏道：“这个做梦之事，因是神思恍惚所致，何足为怪。”世成听见娘子这等说解，他也不题。又过一天，那徐氏叫腹中疼痛起来。王世成连忙叫了一个稳婆来。生产出来一看，倒是一个女子。那世成一想，前夜间梦见神人说半子留根，想是不差。倘若下胎不养男儿，就是这个女儿，我就招赘他一个女婿，亦可以传了王家的香火。谅必神人之言，总是不差的。想这句话，亦不便与娘子面前说穿。看以

自己明白，还是到后来再讲。

但是目下虽然生下一女，因为也是头生。与徐氏二人，甚为欢喜。得了一个掌上明珠，如珍如宝。到了三朝，世成去买了香烛，办了许多的鱼肉三牲，祭祭祖宗、谢谢神明。遂即办了两桌酒来，请请乡邻朋友。别人家因为见他家是个有钱的人家，俱来说好话恭贺他。所以那日十分热闹。当时就将这女儿取名叫金定。此话慢表。

且说那钱正林到了通州已经数日，即如耽搁在姑母家中，非是长久之计。要想做一个馆地，因为无甚熟人照应，总是难以入门。心中十分焦灼，闷闷不乐。只得再去闲步走走，散散心中闷气。想来在于通州地方，全无认识之处。走来走去，又走到天齐庙内来。与那个道月和尚谈谈，谈到其间，要做馆地，无门可入。即便叹了一口气。道月和尚见他如此模样，便向钱正林道：“钱相公这个事乃是不难，何须自叹。前日有一个周家太太，到这里庙内来烧香，他带着两个孙男一同来。小僧人就奉承了他几句好话，那太太道：好是好的，今年还没有先生去读书。那时我就问他，为何没有先生。那太太道：去年有一个苏州来个先生，因是年纪老了，被他儿子来接去。不要他在外教书，叫他回家去享福去了。所以我们家里这个学堂，今年还没有人来说起。他说还有几家学生子，都要望他家有先生来，都要来附学的。钱相公，这个所在真真是好的。我也曾到过这周府上去化米，这个老太太是一口长斋，在家里也是看经念佛的。就是僧人走上他的门去，他也是极肯布施的。我看看这位老太太，他也是一个极好行善的，一个热心肠的人。还是此地走去不远，就在这庙门前走出去，转一个弯，那一条巷子里，一个大墙

门里就是。待我明日到他家里去，向这位老太太说说看。就是他家里的大少爷、二少爷我也有点认得的。”钱正林一听这番说的话，立时放去愁眉转笑脸。正是：

一面之交总要结，人到何处不相逢。

那钱正林即连忙将手一恭，叫声：“道月师父，此事一定费心与我说说看。待我明日来讨你的回话。”道月和尚点头。这正林便闲坐了半晌，仍是回到姑母家去。到了明日，想道：“且等一等看，如其道月到周府上去，这个时候谅必还未回来。待我迟些儿走去，看他怎样说话。”心思已定，即候到午膳之后，起身往外走。一经走到天齐庙，就问了一声说：“道月和尚到周府上去，尚未回来。”他就在庙里坐坐，与那一个香火道人，或东或西，随意讲讲。足足等了两个时辰。

只见那道月和尚，口内喃喃，一路念将进来。一见正林便道：“钱相公，你来了几时了？”正林道：“我来了有两个时辰。”道月道：“到要你等这多时。相公，你且请坐下，待我来对你说。阿弥陀佛！这个事务，已有了七八分就了。噯！那老太太，真正是一位善良之人、信佛之人。小僧去对他说道：‘前日听见你老人家说，令孙读书先生尚未定见。但未知这时可曾有否？’那周家大爷道：‘至今未曾定规，昨日有人来说起，有一位先生是个白衣处士。前年一同在南京训蒙，为因他家在此地乡下，有二十里路。他想就近就家，今年不到南京。因为大少爷意思不对，说总要请着一本是读书朋友才好。如其白衣人，因大少爷不中意，即回了他去。所以未曾定规。’我一听见他这样儿的话，我就对他讲：‘我有一位朋友，他是秀才。家住如皋，真个是三坟五

典、四书五经，他是无一不知、无一不晓。真是一个好才学的秀士。府上如其合意，我明日同他来，拜望你家大少爷。请你宅人家的安。”那太太道：“你明日同他来。我叫大少爷在家里等他来就是了。”所以听见这样的话，到有一看七八分。他听我说是一个秀才，我想面孔上大有悦意。故而我看起来，定然就的了。钱相公，尽可放心。小僧定可以用心说好话就是了。”

正林听见道月和尚，如此如此，这般那般，说与他晓。他就拱手称谢，感激不已。即辞回到姑母家安心待等明日。心中思想，一夜未曾合眼。到了未明起身来梳洗已毕。吃了些早膳，即便出门，又走到天齐庙。那时还早，道月和尚非比从前在镇国寺中样子，而今到了这个天齐庙，乃是去邪归正，一心念佛，所以还在那里做早功课，未曾做完。正林只得在殿边大桥之上坐下来。等他念完了经，他还要去伏侍师父，还要自己吃早膳。一桩一桩的事情做完了。即便穿了一件香色麻缀，脚上换了一双黄布的靴子。手中拿了一串的念佛数珠。走将出来。向正林道：“我们这时候去，不知恐其太早。他们乡绅人人都是不早的。到不如再坐一坐，走去便是了。”要知就馆的事，须要下回分解。

第 八 回

天齐庙悟性西逝 酆都府冤鬼投生

话说钱正林一听，这道月和尚，如此如此，对他说了，他就喜出望外。想勿到他这个出家人，亦可以向这些婆婆、太太们极有讲究。因为这一班，吃素念佛的，老年纪的婆婆太太们，也是相信与这些和尚尼姑亲近。总是称呼某师父、某师太，见之如同自己人，如同亲信人。又称为大家都是佛门中的弟子，都是佛门中一教之人。所以如同亲人一样，凡事大家都是**有商有量、有斟有酌**。故而这条路，钱正林真是猜勿着的。

当时道月和尚同钱正林二人，到了周府。先见了老太太，那太太一见正林，生得相貌端方，气象慷慨。又晓得他是个秀才，所以心中就有几分中意。即便请教正林来踪去迹。那正林就将有个姑母姓李，也是住在这里城内。这个道月师父，乃是前年在京都考的时候，与他会过的朋友。那太太道：“我们是晓得这位道月师父，他是个大禅林里的出

身。讲经讲法，样样通晓。所以我们吃素念佛之人，多欢喜他。他昨日来说你先生意欲开馆训蒙，我这里书房里面，一向有个苏州先生在此，教我的两个孙儿，还有别人家附来的学生四五个。为因年纪高大，他的儿子来接他回家去了。所以今年还未有先生来，倘若你钱先生可也在此做馆，这个是极好的事情。待我与你到那几家学生家去说，则他们也到我们这馆里来读书。但未知你钱先生尊意如何？倘以是能可有屈的，我当对我家大儿子说就是了。”

正林一听太太这样儿说，刚刚正在他的意中。便答应道：“多蒙老太太的美意，自当竭力。”仍即就深深一揖道：“多谢，多谢。但是大少爷尚未曾会见，不知他尊意可否？”老太太道：“叫他出来会会你。”即到里面，去不多一会。那大少爷同老母亲一齐出来，会见钱正林。各人客气了一番，叙叙寒温。那大少爷心中大悦，即向道月和尚道：“容日到你庙内来聘请是也。”道月亦即称谢一番。钱正林与道月和尚二人辞去。回到天齐庙少坐。正林回到姑母家去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即忙到天齐庙专候他怎样儿来聘请。正与道月和尚谈及之际，外面来了两个头戴大帽、身穿长袍，一人手中拿一个拜匣，一人手里捧了一个盘，从外进来。道月和尚认得是周家来的，即忙立起身来说道：“你们到这里来。”遂即引到客堂，两人都将那盘、匣放在桌子上。即对正林道：“这位是先生么？”正林道：“是。”只见那两人弯腰曲膝道：“先生在上，小人们叩头了。”正林道：“不须如此客气。”那二人立起来说：“我家主人，并主母老太太，多多拜上先生。不要客气，些些薄礼，定要先生全收的。”正林道：“岂敢。”便到桌上，先开了拜匣，只见内有主人

一个名帖，门生个全柬在外。有一个红纸包儿内，将手中一颠，约来有三十两银子。还有一盘，盘中一看内有一幅天青的袍套。正林遂将袍套收了，又将这包银子并帖子都收了，遂即也是写了名帖，并敬使的封筒，一并摆在匣内。说道：“拜上你家太太，拜上你家大少爷、二少爷。说我先生多谢了。明日到府请安。”那二人双双告辞，出了山门，回去覆命。不题。

钱正林即要拆开红纸包内的银子，来谢这个道月和尚。那道月和尚不肯与他拆包，双手前来按住。不肯与正林开拆，说道：“朋友家，当思长的狠。何必要在眼前，况我是贫僧，要这银子无用。你相公，可以明日寄到府上，只要择个好日子开馆。对他周府上，说一声就是了。”正林看见这道月和尚，坚实不要他拿出来，他也就包了一包，好将身边一放。这袍套就也包好，包了一个小小的包。即便辞了道月。回到姑母家，遂将周府聘请之事，一一说了一遍，与姑母知道。甚为欢天喜地，就拿过了皇历通书一看。说：到二月初一日，乃是黄道。况有文昌星值日，乃最祥瑞。一夜无话。到了明日，亲身走到周府致谢。并开馆之期，亦对周老太太说知。辞出，回到天齐庙坐坐。回去候到了二月初一日开馆。此言慢表。

且说那天齐庙，是个唐朝的古庙。这位当家老和尚悟性禅师，他本是个有道德的老和尚。年有八十余岁。一日做功课，坐在蒲团之上，忽见一个小沙弥，手执长幡，引往西而去。道月和尚亦在佛殿做功课，而功课已完。只见仍是端然的坐在蒲团上，而口中并不喃喃。想是打盹未醒，便叫道：“师父，师父。”连叫几声，亦不见答应。走近来一看，只

见鼻息全无。将手向他头上一摸，竟已冷了。道月已知师父是坐化了，一些儿也不慌。

道月叫那香火前来看守，他就去买了一只荷花缸来。遂将师父换了一身好衣服，轻轻将他抱到这缸内放好。四面均拿长枝的檀香撑好。将缸抬在后殿中间，居中摆好。四方施主发讣出去，山门之上贴起榜来。

到了那个日子，四面八方，各乡市镇，无数的人来观看。也有来烧香的，也有来助缘的。还有当方董事，俱是轿马而来。到了次日连城文武官绅，都来烧香助缘。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，竟引动了不知多多少少的官绅百姓人等，络绎不绝。正殿上请了几位客师和尚，念经拜忏。内殿是这些吃素长斋的老年太太婆婆们。钟鼓之声昼夜不绝。此时人人皆说：天齐庙老和尚成了佛得了道。竟然热闹了七八天还不能静。此番一场事情做下来，这几位绅董皆说道月能干。佛门道理精功。因在大禅林出身，这些事都见过的，所以能干。这些乡绅董事，以及这些太太婆婆们，就公举道月和尚做了当家和尚。况且这一场事做过来，除用去开销，尚可以余千金。从这以来，这个天齐庙格外兴旺。即如天天烧香的人，更加热闹。这天齐庙名声越大，几省皆知。凡是庙宇寺院香火兴旺，则庙主可以财富余富之下，做事体就是另一样看承了。即如开口一句话，说出去也有人相信了。世界上的事情，自古至今，都是一体。

有一日，道月和尚在内殿做功课，打盹睡坐在蒲团之上，朦朦然忽有一个小沙弥前来说道：“师父，师父。太师父现在酆都府掌教，着小僧前来，请你去有话对你说。”道月道：“酆都府不知在于何处？叫我如何得去？”沙弥道：

“不妨，我向太师父讨得帕云在此。只要坐在这个帕儿上就可以。心中想着何处，而霎时间就到了。如其不要走，只要将头上一拍，喝声‘住了’，就住下来了。我与你各人坐了一块，就去罢。”道月就将帕儿铺开在地，看看小小一方帕儿，将身体如何坐得下？小沙弥道：“不妨。你坐上去，他自然大起来。如要行，喝声‘起’，如要住，喝声‘住’，如要高，喝声‘高’，如要低，喝声‘低’，可以随心所欲。”道月听他如此说法，只得依法而行。好将身坐在帕儿上面。喝声‘起’，那帕儿就起，腾空而去。小沙弥在前引路，不一时到了一个地方。喝一声‘住’，那帕云住下。

立起身来，但见那城墙高峻，上有敌楼，巍峨高耸云霄。只见城门首，有人把守。俱是人身兽面。或有手持铁杵，或有手执钢叉。相貌狰狞，好不害怕。那小沙弥道：“不妨。不要害怕。”他就走近前去，向这兽面人，说了几句。就同了道月和尚进去，只见那里三街六市，人来人往。两旁店铺，齐齐整整。也有做买卖的，也有烧香念佛的。拥挤挤甚是热闹。又走了几条大街，即见一座大大的衙门。那头门前，青石狮子两边盘坐。照墙面前，一对旗杆直插霄汉。小沙弥领了他，一直往里边去。却是大殿，只见侍立两旁之人，个个是青面獠牙。也有的赤眉赤发。有文有武。阶前立一班衙役，当中摆下许多的刑具。

上面王位端坐一个王的样子了，在那里理审刑事。呼喝之声，使人心惊胆战，不敢前行。小沙弥道：“不妨。只管随我来。”小沙弥在前，道月在后。走进大殿之耳门，即是鼓房。这小沙弥道：“太师父他要走出来的，我们立在这里等他。也来便好相会否则挨挤过去恐怕这值殿官要讨闲气只好

等一等，待他审过事，就随便走，无人拦阻。现下正在审事，不能乱走。”道月听沙弥这样的话，只好立在旁边，不敢作声，呆呆看。但见一个牛头人，手执一个虎头牌。一手拖住铁练，那铁练上，有十余个犯人。俱是蓬头垢面，披枷带锁。阴风飒飒怨冲霄。带到阶前，一齐跪下。道月和尚一见这个光景，毛骨竦然。只是他看，听得喝道：“将这江洋强盗带上来。”喝一声：“还有那被强盗杀的冤鬼一并带上讯问。”呼喝一声，即有两个青面红须的，将两人带上，跪在阶前。

上面王位说道：“你前世抢了他八两银子，还要一刀将他杀死。实属情理难容，这里是冤冤相报，丝毫不差。今日罚你投生人世，在王家为子八年。但你前世杀他一刀，他今来世还七刀。这世冤仇簿上批销下去，倘有再要为非，罪该加等。如其为善，再发投生。”上面吩咐下来，两旁衙役呼喝一声，便将强盗开枷放锁，立在阶前谢了。这王那时又差一个长髯者与注下簿子。又差一个青面的都头，将他带到十殿转轮王那里，发他到回轮去，生人世。只见那青面都头，拿了文书，押着这个强盗出殿而去。

道月和尚见如此光景，想必此地不是凡间，或是阴司。就低声问那沙弥道：“此地是什么地方？”沙弥道：“这是酆都府，分发这些冤孽的所在。”道月一听此言，更加害怕：“莫非我是已死了，若是不死，焉能到阴府来？想我师父归了天，天齐庙中无人当家，幸亏这些绅董保举，叫我当家。倘以我死了，这庙中多少未完之事，何人来理。”正在想到伤心之处，不由大哭起来。那小沙弥道：“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太师父出来了。”

道月抬起头来一看，果然悟性师父出来了。不差，身边有两个小和尚，前后照护。他手中拿一串念佛珠，如同在生模样。口内不言，心中诧异。见师父连忙跪倒说道：“师父呼唤小徒有何吩咐？”悟性道：“自从我死之后，蒙你一念诚心，办事甚好。但是我的肉身，受凡人的香烟。所以我只得在这阴府，虽则是个掌教，然而究属总是阴司地府，不得上升天界。越是香烟胜，我在阴司越是烦恼。我今教你到阳世去，即将我的肉身用火焚化了。我那时就可以上升天界，仍归清净法门。岂不安闲自在也。此事真真要紧，不可缓迟。”说罢，遂将中指，望道月头上这一弹。

道月一惊，醒来原坐在蒲团之上。但见那香火，立在面前。道月便问香火道，这时是什么辰光了？香火一听，见他说起话来。便喊道：“师父醒过来了，不妨了。”道月：“你这等大惊小怪为什么事？”香火道：“并不是小人大惊小怪，因为你师父，坐在蒲团打瞌睡已经三天了。”这些施主老爷，都在客堂里坐着。大家都说你死了，我来摸摸你身子又是热的，叫也叫不觉的。所以这些施主老爷，大家不懂。他们都在这里议事。当家师父，你既已醒来，快快儿到客堂里去。谢谢他们这几位董事老爷。”道月和尚一听香火之言，说我瞌睡已经三天，实是奇怪。但阴司酆都府我也到过，眼见这几桩事情明明白白。我们悟性师父，对我说一番的话儿，也是明明白白。前后一想，竟自己不觉甚为惊诧起来。

随即起身走到客堂里。一看只见那些董事乡绅，都坐在上面。走上石阶，只见这些人，个个都来迎着。问道：“道月师父，你为何瞌睡三天，我们只认是你升天去了。不想还又醒转来，谅必其中总有幻妙，请道其详。”道月连忙弯腰

称说：“多谢，多谢各位老爷看顾。”一想“我若将这到酆都城看见之事说出来，别人总要说我妖言惑众。定然总不肯全信，到反为不美。不如此事不说为上。还有悟性师父，叮嘱将他肉身焚化。想这样事情总要说出去，则可以择日行事，岂不是好。”自己当时想好了主意，便向各位老爷们说：“小僧人乃是做了一梦，梦悟性师父对我说：因为他的肉身，在此受人香烟，实是当不起。所以现在罚他在阴司，当这佛教之掌事。但虽则有掌教在职，而总是个阴司的鬼魂，常在地府。他今教我将他的肉身，用火焚化。他就可以升天，归到清净世界安乐自在也。梦见他如此如此对我说了一番，我就醒了。不知已惊动各位老爷驾临小刹，真正不安之至。”说罢，各念了几声“阿弥陀佛！”

那几个董事乡绅道：“既然悟性师父有此等灵显，确实不差的。和尚死了，一定是要火葬的。自古佛门规矩，不可更改。既如此他说来，我们去择选一个良辰好日，大家再助些柴火，将尸焚化。各人须带香烛来烧香，只要悟性师父灵感保佑大家平安就是了。”各人说罢皆散回家。道月和尚一想：这段希奇事，真真吓人。但想这强盗投生人世，不知何处的王家为子。这事竟难以知晓，可见得地府阴曹是有的。冤冤相报亦是不差的。要知强盗投生事，须看下卷解分明。

第九回

王世成破财产子 道月师茅镇收徒

话说钱正林，从此就在通州南门外，周府开馆训蒙。前日所得这个聘金之银，即取出五两银子，送与姑母。一者以作孝敬之礼。二者姑母家亦未见宽余，常常不敷需用。而正林在他家里耽搁多日，即如吃用等事，须要偿还他家些些，方是道理。正林虽则存心如此着实体谅，然而姑母的意思那里受他的银子。所以再三推辞不受，正林再四要他受。姑侄二人，正在推来推去。忽而表弟李云朝回来，看见表兄钱正林，到有这许多银子。口内说不出，心中恨不得一齐拿他过来。他见母亲不肯受，便在旁边开口道：“既蒙表兄真心过把你，母亲你就权为收下罢。”嘴里一头说，将手伸过去，拿将过来。说道：“表哥哥，母亲的实是不好受你的，待我小弟权为与你放好。”便将这包银子拿了进去。他母亲看见这般光景，心中好不气恼。无奈当钱正林的面，不好意思多说出来。只得忍耐不言，就算过了。那正林早已明白，这表

兄不是好人。时常留意，以后常住于馆中。这姑母家里难得走去。后来，因为馆地已几年，即如学生出出进进，常常有增无减。因家在如皋，许多不便。就将老母、妻子全家挪到通州居住了。这段事情后卷再表。

先说道月和尚，择选了一个好日。各处乡绅董事，以及老香客，还有多少吃斋念佛人，去发了帖子。请他们来吃素斋。那时惊动多少人，犹如演神做戏一般。非但庙内热闹，连那六街三巷之中，人来人往，拥挤不开。那时烧香人何止千万，送礼助物之人络绎不绝。他就将许多木柴，堆在一个大空地上。又搭了一个高台，上面挂了一轴悟性师父神像，桌上摆许多祭物，挂灯结彩。下面又是一个台，亦然装着扎得花花绿绿，旗幡挂满这台上。请来客师和尚十几个，在于台上鸣钟鼓鼓，叮当响亮。念经拜忏，声韵和平。那些看的人，人山人海，胜如潮水一般。

不一时，就将那些木柴，堆了一个像一朵莲花的样子。将这悟性的臭皮囊，用胜会的大轿抬来。旗幡伞盖，不知其数。还有香亭、魂轿。前用一对长幡，约有四五丈长，上面绣得朵朵莲花。还有提炉香、拜香、行香，一班一班走过。又是一班吃斋人，手敲木鱼，口内念经。排成对子，齐齐整整，稳步而行。随后大轿到来，停在中央，受众人跪拜。就将他抬上去，一步折开大轿，几个有功之人，将这臭皮囊，抬到这木柴堆成的莲花之中。正好四围俱是枝枝檀香撑住，又用芸香、速香堆在坐身周围。外将木柴一捆一捆，堆将上去。竟堆得如同宝塔的模样。再等吉时一到，即将松香油胶，放在外面柴上。四方点着火来，一时四面皆旺，烧了三天三夜，才得烧好，那时烧着他的身体之时，非但全无臭

气，到有异香扑鼻。倘若病人闻着这香，他就立时病好。竟有如此之好处，好不吓人。真是难得希奇之事。闲文少叙。

且说王世成，去年生了一个女儿名叫金定，岂知真正金定。此时发财已定，买卖也就平常，生意不过是开销而已，无甚多余。那徐氏又得生孕。王世成一想：行内生意清淡，大约是长久不曾出门买卖，那些客商往来，也不到他行里来了。所以一心要想出门，有一日雇了一支大船。装了一载豆麦，到常州、无锡这两处码头走走。将船开到常州停歇。他就到那几家行里去，问问价钱。岂知时运不发财，就是出门做买卖，亦是无什么大利。就是这里不肯销售，换了别处地方，也是不能多利。在常州一连住了几天，打听这个豆麦行情以后，只有跌下再没涨价之时。事到其间，也是无奈。只好将计就计卖去了，与那行家算了账，打发这船去了。他就将这银子包好，又打了一个被窝包。起早行走回家，岂知出门人财帛不露眼，他是与行家算账，付清船钱，打了一个包，动身行走。这一场、一节，早有那歹人跟好。王世成那里晓得这个由头。那强人也是装扮一个客商模样，或前或后，远远的跟着他走。只要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，他就下手。那世成走到一个地方，市镇热闹。就叫仙女庙，这个地方素来客商来往，招商客寓仕宦行台，着实不少，竟有数十家。俱是大大的客寓。事有该应，要破财的流年。就遇着这等凑巧的事来了。这也是好女色的来龙，这些大客寓皆走过，他也不走进去。

一走走到那市镇将完的地方。看见门前挂了一块招牌，牌上写着“安寓客商”四个字。朝里面一看，看见一个妇人人家坐在柜台里面。年纪约有三十余岁，到有几分姿色。世

成一见，有这等货物在内，他就心中痒起来了。即留住一步，朝里面一看：那妇人连忙立起身来，走到柜台外面来，笑脸相迎。道：“客人可见要住宿的，请里面来。”世成一听这个声音，姣姣嫩嫩。便将那妇人一看，虽不甚十分美貌，到也是个风流相貌。心中一想：待我来住在他家，或者有点机会，或者有点孽缘亦未可知。

想定主意，即便走将进去。那妇人道：“客人如要住宿，我们这里清爽得极。被褥是干净的，房间是宽大的。”世成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同我去看看。”那妇人即忙叫小二出来，“你领着这位客人看看，拣一个宽大的房间与他住。”小二应声晓得。就同世成到楼上，拣了一个房间。小二就来将被褥铺好，房中点了一盏灯。便问：“客人可曾用过夜膳么？”世成道：“尚未，你与我去拿夜饭来吃。”便叫道：“小二，小二。我问你一句话，你们柜台里面，这个妇人是你什么？”“吓！客人。你不知道，这个就是我家开店的小老婆。开店的已经故世，这店就是这小老婆，算是个老板娘。你要问他做什么？”世成道：“我因为有些面熟，好像那个地方看见过的。”小二道：“他是通州人，远的狠哩。你如何好认得他？”世成道：“我也是通州人，现在出门为客。”那小二连忙：“吓，吓，吓！知道了，怪不得你是同乡人，你说有些面熟，真是不差的。待我去对他说。”那一头说，一头走。少停一时，就将夜膳搬到楼上来与他吃。

再说那自常州一路跟来的那个歹人，跟到他这客寓里来。看见他借好了寓，那歹人也来住宿。在寓拣中了隔壁一个房间住下，静看世成的行止。等到能可下手之时，即便下

手。那世成是个贪色人，性子生成，到处要想这个念头。遂将夜饭胡乱吃了一碗，就走下楼来，与那妇人讲讲说说。讲到其间，也知道这妇人真是通州人。乃是东门外西桥姓朱，是个小人家。自幼年卖与这老板为妾，不想三年之内，他夫妇皆故，只剩得一客在此。把把住身客寓，过度日子。说来说去也是命苦。说了一会，世成熬不住那淫荡之心。即将些留情留意闲话与他说，岂知那妇人到底是水性杨花，心中也有一点意思。说话之间，即是双目送情。世成见他这样子，不觉欲火难禁，邪心又起。

回到房中坐立不稳，候至三更敲过，轻步走到他房门外，用手轻轻推推看，岂知一推就开了。走将进去，只见那妇孤灯独坐，亦不知想什么意思。世成走上前去，不问情由，就双手将他搂抱。那妇人也是淫荡之情，亦就将手抱住世成的腰间，二人紧紧抱住，好似一个一团和气。世成去请啣一个嘴，他就张开樱桃小口，吐出一个丁香舌头，送到世成嘴里。这一时间，好不可言，如糖如蜜。说不尽情投意合，如漆如胶。世成将手插入他的胸前一摸，两乳滑腻，尚是坚硬，如同处子。原来这妇人，未曾生产过的。犹处子一样。周身摸来摸去，细腻不凡。一时的，心中灼灼欲火，阵阵相催。那一个小世成只管躲在两山之间。那连连磕头不住跳。那妇人也是收捺不住，一时间那小溪无潮水自流。好像那五月熟桃自张开。当中桃核献出来。二人都是急急如火，也顾不得这门隙里有人张看。正是色胆如天，不管他虎口刀山。就将身眠倒这个妃榻上，那妇人将两脚一跷，世成就成了一个卖红菱的贩子。两个人一度春风，云收雨止。

王世成忽而心中想着，我走将过来之时，心慌意乱，连

房门都不曾关上。想着这个银包，也放在床铺之上。心上着急起来，立起来身来，往外就要走。那妇人一把拉住“你为什么，霎时间这等慌忙。我这里又没人来捉奸，何必这样着急。”世成道：“不是为甚捉奸的，因为想起来，房门不曾关好，恐怕有贼进去，偷我的东西。待我去看看再来。”世成即便走到自己房内，先将到床上一摸。“噯呀！这银包为何不在了。”再一摸，连那一个衣包也摸不着了。那时心中好不着急，打算喊出来。又恐旁人说有客人睡在床上，为何床上东西会不见的。若然不作声，心中又熬忍不住。想一想“不好！待我叫这个小二来，拿个灯火与我看看明白。倘然银包、衣包在这里也不必多讲，倘以真真全然不见，那是一定有贼子进来偷去了。我再声张起来也不为迟。”想定主意，即便叫：“小二，小二。你快快起来。”

岂知那时候已将五鼓，正在好睡之际，那里喊得觉他。连连叫喊一二十声，这小二觉了，就答应道：“什么事，什么事？尔这客人好不奇怪，为何睡到五更头，还要大惊小怪。”嘴里一头唠叨，他就手里拿了一盏灯火。走将进来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这时候还要喊叫，把别个客人讨厌，要骂人的。”世成道：“拿灯火来与我看。”小二道：“看怎么？要么是老鼠打架，你害怕什么事？快些睡觉罢。你晓得什么时候了？”王世道：“我不是怕鬼。因为我的衣包、银包都不见了，所以要个灯火照照看。”小二道：“你这客人真真笑话，勾了一个小小银包，睡到半夜，还要摸摸他。摸不着，要那灯来照照他。倘以有那财主人家，勾了几万银子。他只好将眼睛皮子撑起来，过日子。一世一生，没有的睡嘘！”

世成也不听他唠叨。只管拿灯来一照，“噯呀，噯呀！真是不见了。”咦！这贼子偷了东西，想他不能出去。待我来查一查看。便道：“小二，我这里真是银包、衣包都不见了。定归贼子在家里，想大门夜里是关锁的，他怎能出去。谅必总躲在那里，等到天明，你开了门他就好出了去。”那小二听见他这些话，又好气，又好笑。就说道：“客人，你去查，你去查。我们两人拿了灯去照照看。”两人一同去了房门，走到大门面前。只见那大门已开，半掩带关。再到别一个房间里去看看，那一个房间，没得客人在。就是那一个贼客人，偷了东西早已去了。世成道：“不差。”同小二两人，挨一挨二，房间去看看，到隔壁一个房内，那个客人早已不在床上。四面一看，不知去向。那时两人方才明白，这个贼客人偷了银子，逃走去了。

世成这桩事情，又是说不出的苦。只得等到天明，与这个老板娘说：如此如此“银子一包，衣服被窝一包，皆被这个贼客人偷去了。连这里房饭钱都没有，就是要回家去，又没有盘费，如何是好？”这妇人想：有昨夜的恩情，今日没有房饭钱，到有点板不下这个面孔。回心一想，到有点爱怜。他要回家，没有盘缠。留他吃了早饭，帮助他几百铜钱动身回家去了。想世上为人之道，大抵要行正派，不可贪淫好色。即如这段故事，因为贪淫人家妻妾失了这些财帛。这一载豆麦，辛辛苦苦装到常州卖脱，要想图利。不成反而全军皆灭。此皆为邪人，有这等邪事。倘以正经方正之人，焉能有这等祸事。或有被贼偷窃，也不至尽行偷得干净。所劝世人总有正道，莫作邪非。出门为客，更要慎重。此话慢表。

且说道月和尚，自从师父悟性去世之后，两场事务做下来，到余了一二千金。从此天齐庙兴旺隆隆，香烟日胜。道月和尚，到也规规矩矩。天天看经念佛。庙内只用一个香火，况且多年亦是个老实之人。那道月常思心中收个徒弟，但是不能凑巧。若然有了一徒，就是出去做佛事，有了一个徒弟，也可以多得一分经钱。如今没有徒弟，总是请求客师。这些些进益，被那别人寻去。因为打了这个算盘，所以一心一意，要收一个徒弟。就是这些绅董们，亦劝他要收一个徒弟才是道理。

一日到在乡下，离城二十多里，名叫茅家镇。因那个地方，庙内有几亩田，要去收收租米。必须自己亲身而去。来到了茅家镇，少歇一会。走到大街上，只见一个后生家，年纪约有十七八岁。烂腿烂脚，在街前求乞。道月走近一看，这个后生到生得眉清目秀。可惜糟蹋这个模样。他就开口问这个后生“你是何处人氏？可有父母，因何这等饥寒？”那后生见一个老和尚，问他来因。他就叫一声：“师父救救我小人狗命。我是湖北人氏，父母早已亡故。有一个哥哥，花狼山镇营内当兵。去年同哥哥出来，想也要到营中，上一个名字，吃一分兵粮。不料小人命苦倒运。去年冬天，哥哥死了。他们营中，不许存身。要想回到湖北去，又无盘费。要想在这江南地方，欲做生意又没本钱。所以进退两难，竟要饿死，只好天天在街前求乞，苦度光阴。”

道月和尚听他这一番言语，心中也有一点意思。就问道：“你可情愿做和尚？倘以情愿的，你跟我去出家。但是出了家，非比在家的样儿。凡事不能动气，总要和气。不要贪财，不要贪吃懒做。所以为之和尚二字。这两字，实是难

称。你情愿样样依我，同我去出家。你若不情愿的，就不要出家，仍是讨饭，到也逍遥。”那后生听见这样说，连忙双膝跪下，叫声：“师父救我。总情愿样样依你。”道月又说道：“你以后倘若稍有不好之处，倘做得一点坏事，我就要赶你出去的。”那后生再三哀求，道月便同他去洗了一个澡。买了一个僧衣，与他穿。等待回到庙中，拣一个好日，与他削发。随即叫他同去，他就去取了租米，与佃户算了账。便同这后生，一起动身，回到庙中。

到了明日，道月和尚自己到这些董事家去说：“昨日在茅家镇，领了一个徒子回来。”就这后生来因，说与董事晓得。那几个董事，也都说道好。他就择了好日，与他在佛前削去头发。便取了一个法名叫做纳云。从此这个后生，就在天齐庙出了家，做了和尚。幸亏自幼时读过书的，到认得几个字，净心尽意学念经忏。一日长斋，循规蹈矩。本质还算聪明，不满两年工夫，这些看经念佛以及做和尚的规法样样精明都学会了，设若出去做佛事，做功德，他也一同去做。为人到也和气，所以人人都欢喜他。因他身体生得玲珑，人多叫他小纳云。他也晓得这座庙中富饶，就是吃着二字还算称心。以至师父长、师父短。凡百事体，样样孝顺。那道月和尚到也相信他。以后日久年多，就是他有些些小事等情，师父也就随他去，也不十分禁管他。这也不在话下，且为慢表。

再说王世成，幸亏妇人心肠软弱，爱怜他，留他吃了早饭，与他几百铜钱，以为路上盘费。否则，竟要讨饭回家，求乞归里。世成到了家中，那徐氏娘子问他丈夫，此刻出买卖生了多少钱回来？世成听见这句话，这样的说法问他，岂

不气死人。况且那徐氏，那里晓的这个一情一节。不过往日劝去，不要出门买卖。而今总是不听娘子的话，自己要出门做买卖。所以徐氏娘子，心中要他不出门去。倘若今番不能生钱，就以后不愿出门了。故而徐氏就将这话，反一个法儿问他。这如此问将上去，气得王世成目瞪口呆，半晌不开口。

便停了一会，答道：“为人时运不好，就做出事来颠倒。”徐氏说：“丈夫如何谓之颠倒？”世成道：“我这装出去一船的豆麦，在常州卖脱，也不剩钱也不折本。卖的那银钱，在路上被强人抢去了。连性命几乎难保，以后再不高兴出门做客商。听你娘子的话，就在本地，做些买卖度日就是了。”那徐氏娘子，听见丈夫这样说，就是饶了也罢哉。即忙改转笑容，哈、哈、哈！“如此说来，丈夫不要见气，财去人安乐。幸亏丈夫好好的回来，就是谢天谢地。我做娘子的，朝朝记挂，夜夜思量。自从你出门之后，好不牵挂得我茶不思来饭不想。但是奴家有孕在身，总要望丈夫来家。恐怕早晚生产起来，家中何人照管。”两人说说谈谈。世成就往行中去走走。

到了次日，那徐氏叫说腹痛。世成晓得是生产，忙忙去叫那接生婆婆来家。不多一会说道：“生下一个男儿。”世成欢天喜地。过了三朝，起名就叫官保。爱之如珍。王世成生了一个儿子，如今是一男一女。况且妻子又贤惠，又标致。儿子又长成，女儿又聪明伶俐。心中好不快活。常时心中想道：“我家有这一个年轻的妻子，生得又是这样儿风流，如花如朵。倘以我不在家，家中又没有父母长辈。或恐有人来勾诱，总是放心不下。”目下只好将计就计，不出门

去。就在本地，做做生意，过过日子，岂不是好。书中后有多事情，也且看下卷分解。

第十回

官保从师攻书史 世成得病在膏肓

话说王世成，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好不快活。前两年，为因行中生意清淡，想要招接客商来，以便行中生意热闹些些。不料近来几年，时运不佳。出门做生意，总是不利。勿是折本，就是路遇强人匪类。总而言之，时运不好起来。不拘大小事情，干起来总是难以讨好。不如安分守己，听天由命，到是一个大道理。而且一个好计策，最善最妙的事。这光阴易过，日月如梭。不觉不知，王官保已长成七岁，金定女儿已是八岁。姊弟二人，俱生得眉清目秀，体态惊人。王世成同妻子徐氏两人，爱如珍宝。一日世成与徐氏说道：“我儿官保，今年已是七岁。而且身体长成，我想总要与他请一个先生，读读书才是道理。”徐氏道：“这个真是大事，你必须赶紧去请，不要迟误。”世成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次日清早起身，梳洗已毕，吃过了早膳，便移步出门走走。刚刚走到南门城门口，就遇着一个朋友，也是住在他家

里一条巷内。姓侯名朗亭，也是做那六陈生意，乃是同行业的朋友。二人一见要好得极，各问近日寒温。侯朗亭道：“世成兄，你真好福气。昨日看见令郎生的品貌非凡，将来大起来，定然大有神色，乃是一个富贵之相。”世成答道：“托福，托福。想为人之道却不容易，生下儿女，也不知用去多多少少的心机不瞒你说，小儿今年已经七岁，想要与他请先生读书，所以今日出来打听打听。看那里有好好的先生？”那侯朗亭说道：“吓、吓、吓，世成兄这件事，却是不难。早两天未曾与你叙谈以至。你若知道，此地有一位钱正林先生，他是如皋县人，乃是一个有名的饱学秀才。现在周乡宦家，请馆多年。他家的少少爷，去年县考是个案首。刘家相公的儿也是从他读书，去年也是在前十名里头。这个先生，真是有本事的。我家第二个儿子，去年附进去从他。每每我在家里的时侯，盘问盘问。我家二小儿的文理，觉乎比前道，在那赵先生手里读的时候，实在是大不相同。竟把他教了一年，这门道就进了。目今你家令郎要破学，在我看起来，还是附到周府上，到钱先生馆里去得好。”王世成道：“承教，承教。今日你不说起，我那里晓得。待我就去会会他，看他肯不肯？侯兄请了。少晌你到我行里，坐坐谈谈。我在行等候。”

说罢二人各自走散。王世成即到周府上，去见了钱正林先生。谈及小儿官保附学的意思，钱正林一口应承。世成回家对徐氏说：“先生请着了，馆在周家书房里。先生姓钱，他是如皋县人，秀才先生。”徐氏听说，喜悦心怀。就与丈夫说：“你去择一个好日子，送他上学去。”世成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即忙就选了好日。备了香烛，写了门生帖子。又是

自己的名帖，又封了一封贖金。叫了行中的一个出店司务来，叫他拿了拜帖匣，以及红毡毯、香烛等类先走。随后世成父子一同走到周府上，钱正林看见这个小官保，十分欢喜。即便点起香烛来，先拜了孔夫子，然后拜见钱先生。世成也走上前来给先生作揖。先生即便与他起个学名，就叫王有仁。

那世成就辞别先生转回家里，徐氏连忙问道：“官保坐在那里？先生见了他可欢喜。”世成说：“官保坐在先生面前桌子上，先生见了他十分欢喜。即便与他取了一个学名，叫有仁。先生待他定然是好的，况且同学的学生，也有六七个，都是斯斯文文的。还有这周家房子，是真真不小。这书房在花亭隔壁，那书房天井里，是种得四时花草。一走进去，兰花扑面香气迎人。书房里面，摆设几件的古董玩器。四壁中挂的是名人书画。下沿是一带玻璃长窗，长窗槛外，朱漆栏杆，上席是孔子坐位，左边一架自鸣钟叮当响亮。右边是一方着衣镜明光透目。红木搁几还用象牙镶。紫檀靠椅，周身金丝披。书柜内万卷文章堆积，文具中百种图书储存。桩桩件件，雅趣亲时。这地方不要说坐在里面读书，就是我今日走进去，这一刻时辰，也不舍得走出来的。”徐氏一听丈夫说的这般那般都好，非凡雅趣。他就喜笑颜开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们官保儿子，到有运气的。这么样儿好书馆，真是难得寻着的。”

二人言谈已毕。辰光易过，不觉日将西沉，寒鸟阵阵归林。村舍人家夜火。王有仁放学归来，先拜家堂祖先。然后来拜爹娘。聪明伶俐自幼生成，世成夫妇好不喜悦心头。光阴迅速，又是寒冬时节。那日世成似觉身子疲倦，怕冷头

晕。自己想道：“莫非过于色欲，以至身体疲乏。就对徐氏道：“我今日身体有些不舒齐，不高兴出门去。”徐氏道：“丈夫，你是这两天，因其时近年节，向人家催讨账目，也是辛苦的。不如且在家里，养息两天，再去归账不迟。”世成道：“这个事务，乃是惯常之事。况且不甚劳苦，何至于身子，今日这样儿难过呵！”徐氏道：“你不如在床上去睡睡，安息安息。”世成连叫几声呵呀！呵呀！口中吐出鲜血红，随身倒在床上好象眼目晕花，头眩心跳，身子发抖，止不住喊叫连天。那徐氏一时急的手足无措，惊慌无主。就去烧了一碗茶汤，与他吃。

走到门前，看看有仁可要放学回来？如其放学回家，叫他去请先生看看。望了一会，只见有仁来了。便走上前来叫道：“母亲你站在门首做什么？”徐氏道：“我儿你不晓得，为娘的一时急杀。为因你父亲早晨起来，就叫头眩疲倦，身子怕冷。我只认到他是连日辛苦，便叫他不要出去，在家里安歇安歇。谁知他霎时间吐出血来，那鲜泼泼的血，吐了几碗。现在叫他在床上睡睡。看他身体在那发抖，止不住的在那里喊叫哩。”有仁听见母亲这样说，连忙跑到里面去，走到房中叫一声：“爹爹你怎样儿不好过？孩儿在学堂里不晓得。适才听见母亲说，爹爹不好过，孩儿来迟了。”世成看见他儿子站在他面前，两泪汪汪，在那里问他，就说：“为父的今日有些不好过，不要紧的。你不要急，我明日就好了。”就伸出手来，一把捏住有仁的手。叫声：“好儿子，你去吃饭，吃过了饭，你与我到行里去，叫那个刘司务到家里来。你不要讲我有毛病，只说我家爹爹请你到家里去哩。叫他就来，你叫过了他，你就仍到学堂里去。不要登在家

里，要你用心读书就是了。”有仁听见爹爹吩咐，即连声答应。

那徐氏也立在傍边，听见就到厨房里去烧与他那有仁吃饭，岂知那有仁晓得父亲有病，他那里吃得下饭。总是两泪汪汪，心中愁急。徐氏叫声“好儿子，你不要着急得这等样子。爹爹叫你到行中，去叫那刘司务来，你总要吃饱了饭好去。”徐氏劝他吃饱些，那有仁那得下咽，勉强吃了一碗饭。便说道：“母亲，你去看看爹爹，我到行里去了。”说罢，即便往外边就走。这个小官官，年纪虽小，到有志气。他晓得爹爹有病，他就满面愁容。可见得是天生聪明伶俐。

少停一刻，那刘司务来了。世成便叫：“刘司务，你与我到三条巷，去请先生。”就叫徐氏拿了二百青蚨，封了一个请封。付与刘司务去请冯柏年医生来看病。那冯先生一乘小轿，即刻就到。世成想要自己走出客堂，与他方脉，但心中虽恨，而身体实在来不得。三番两次，只是挣扎不起。徐氏看他这个样子，便说道：“丈夫，你不要起来，待我去叫先生，到房里来看就是了。”连忙走到客堂，叫一声“先生，请你到房里来罢。”那先生就跟之徐氏，走到房里。世成连声答应道：“冯先生费神与我方方脉看。因为今日早晨有些身子怕冷，忽而间头眩心跳，随即吐了两口血。”即将病原向冯先生一说。冯先生点头道是，就去坐在床沿之上，与他方脉。岂知左弦中软弱无定，右弦中细数滞软。看他面色如黄纸。舌苔中滞边红。而且张开嘴来，有一阵宿气难闻。便说道：“尊驾这个病症，不要看得轻。皆为色欲过度，以伤内脏，其病之根已久。不过现下时值冬令，阳生以致由内而攻，是呕吐鲜血。在于我看起来，药力难治。小弟

不敢开方胡乱。望为早请高明。”就是这句话，立起身来，便往外面就走，上轿去了。

徐氏看见先生，如此说话。连那药方也不肯开一个，更加着急。世成被先生看过之后，似乎劳神。等先生一走，他心中也是着急。那眼睛前一黑，头上一晕，竟就咬紧牙关，晕将过去。徐氏一见，更没主张。忙叫金定女儿“你快快走到学堂里处，叫兄弟来家。你说爹爹不好，母亲叫你快快家里去。”金定奉了母亲的命，即忙走到学堂里，去叫兄弟来家。那有仁听见母亲来叫，就去对先生说道：“我家爹爹有些病痛不安，我家母亲叫姊姊来，叫我回家去，料想总是有什么事情。”先生道：“你同姊姊家去是了。倘以你家父亲，明日仍是不好过，你可以暂为放学一两天，在家里伏侍伏侍父亲，才是道理。”王有仁听见先生吩咐，就收拾好了书包。同姊姊回家去。

一到家里，即忙走到房中。叫了一声：“母亲”说道：“爹爹现下可好过点儿？”徐氏道：“你不要作声，要低低的说话。你爹爹因为先生来看过，那先生说这毛病甚重，不敢开方。叫我们再请高明。所以你爹爹听见先生这么说，他心中一急，在那里发晕。已经半个时辰，还未曾苏醒。倘以别人说话声高，恐怕他要嫌烦。故而我们说话，总要低低，声气不能高。”有仁听见母亲这样的讲，他心中又是一吓。说道：“这便怎处？待孩儿到床上去看看摸摸他看。”有仁就到床沿一看，见父亲身体一动，两目睁开。就叫一声：“好儿子，你回来了？”有仁道：“爹爹，孩儿回来了。”他就伸手到父亲胸前一摸，摸到心口之处，竟然手都摆不上去。他父亲心跳如击，盍盍不停。看他面上颜色，黄而又灰，神气

全无。眼睛睁而复闭。有仁一看如此光景，又是两眼泪汪，说不出的苦。叫声：“母亲，何爹爹这样毛病，连先生都不肯开方。如何是好？”正在讲论，天色已晚。有仁道：“今日天晚，也来不及。待我明日早晨，去别一位先生来看。”一夜无话。

不过母子三人，坐在床沿上，看了世成一夜。见他全无神思，说话都说不动，叹气都嫌吃力。王有仁等到天明，对母亲说：“今日不要去叫刘司务去请，待我自己去请罢。徐氏就封好了一个封筒，交与有仁。有仁在母亲手中接了封筒，往外就走。他走到西门小板桥街上，去请余树堂先生。即忙回家伺候。少时那余先生来了，仍请到他房内去看。那余先生方脉以后，就说道：“这个毛病着实沉重，但病根已久，入于膏肓，确是难用药力。待我开了一个方子，且吃吃看。倘这药方对与不对，我也不敢胡乱医治。明日不必来请我，我也不敢来看。你家快快要去请高明，不可迟误。”那余先生说罢，便开了一个药方，即便起身去了。

王有仁将这药方拿到药店内中，去撮了一帖。那药店内的先生，也与他父亲是认识的。即向王有仁说道：“我看这药方上面写的脉案，十分沉重。而且还有邪祟，故而药力难效。你回去向你家母亲说，那药店里的先生说的。这个脉案上面写道，有些邪祟。必须要请一个巫婆，看看香头，斋斋祖先才好。”王有仁道：“多蒙老伯伯指教我。我回去向母亲说道其由是了。”就作了一个揖，取了药。来家向母亲道，那药店里先生，如长如短，这么样儿说，要请一位巫婆，来家看看香头，祭祭祖先才好。徐氏听见有仁这样说，忽而将身立起道：“我聪明一世，朦朧一时。把你这句话提

醒，真是不差，不差。待我明日去请个巫婆婆来问问仙是何如道理？”当日无话。

徐氏将药煎好，拿与丈夫吃，看他总是精神恍惚，说话糊涂。心中实在着急。但是无可奈何、无计可施。到了次日，他就请了一个巫婆婆来家，烧香点烛，口内喃喃，就说道：“固有前世冤鬼，此事我们是做不到的。总要请一位吃长素的和尚，叫他念一千遍金刚经来与我。我就拿了这金刚经，就可以退去鬼祟。若无这个金刚经，总不能退得这个鬼去。现在你们天天早晨点香烛，晚上又要点香烛，还要化纸锭。斋祭他三天三夜，等那金刚经念好，我再送了他出去，那时就太平了。你家当家的大爷，毛病也就渐渐儿好起来了。”说罢竟自去了。他说歇去三天再来送退。徐氏听见巫婆婆这么样，说得有理，十分相信。就叫王有仁，“你去请香烛来，拿一付香烛，去到天齐庙里去烧烧香。求求菩萨，请他们那一位师父，念一千遍金刚经。对他说，我家三天之内要用的。务必就要与我们念好，如要多少念经的钱，自然依数付来就是了。你在菩萨面前，许个愿心。菩萨保佑，爹爹病体好了。自己到庙里来，烧香还愿。务必要诚心祷告，就去就来。”有仁奉了母亲之命，去买了些香烛，忙去到堂前点了一付。又到家堂祖先面前烧了一付。他就手中拿了一付香烛，往天齐庙里去烧香。走进庙门，到了大殿。便有香火道人，来接他手中香烛，与他在菩萨面前点将起来。有仁跪在蒲团之上，连连叩头。口内说道：“菩萨保佑我父亲病体好了，待他自己到庙里来，烧香还愿。万望菩萨，大慈大悲，保佑父亲病体快快儿好起来。”

说罢，又叩了多少头。趴起来对香火道人道：“你们师

父在那里？烦你与我请他出来，我有话讲。”那香火道人道：“我家师父，他是忙的狠哩。他那里有工夫，与你这小孩子说话。要么我们小师父，不知他有工夫么。待我请他出来，到底你有什么事情，要请师父，你可好对我讲讲看。”有仁道：“不是别事，因为我爹爹有病，要请你家师父念金刚经一千遍。所以要请师父出，对于他讲。”那香火道：“你要念金刚经，何必要请我家师父。就是我家纳云小师父，他是样样经都会念的。不要说你要念金刚经，就是银刚经他也会念的。我去请他出来可好了？”有仁一想：原来这个老师父请他不肯，就是这纳云小师父也不妨。只要他会得念经就是了。便向香火道人道：“就是小师父你去请他来好也。”那香火问得明白，即忙走进。向纳云道：“小师父，小师父。大殿上有一个孩子，他说要请你念经。你快快出去，会会他，看他怎样儿的讲。”

那小纳云随了香火道人走出来，一见原来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。“我想想看，呀呀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这孩子莫不是，就在这巷子里面的王世成的儿子么？”有仁道：“正是。”纳云道：“有什么事情，你讲讲看。”有仁就说要念金刚经一千遍，为因父亲有病在床，要念这经来，要送退鬼祟之用。要多少经钱，我就去拿来与你。不过在这三天内要的，不能迟误的。那小纳云道：“不要讲多少钱，这是小事。我与你家父亲，也是认得的。何必讲钱。到是但不知这经，还是在庙里面念的；还是到你家里来念的？你这小官人可曾问问明白么？”有仁心中一想：“母亲只说要念一千〔遍〕金刚经”他也到未曾说起，在那里念的。所以呆了半晌说在庙念也不好，倘说到家里去念也不好。故而口中一

顿，一时回答不出。那纳云道：“小官人你且回家去罢。看到底在那里念？你去问明白再来，对我讲。”有仁一想，不差。便说：“小师父你且等一等，我到家中去问了母亲。说那里去念，我就回你的话，可好么？”说了匆匆往外回家去，问母亲。要知后来情节，须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小纳云入门种孽 王世成命见闫王

话说王有仁回转家中，问母亲道：“要念这个金刚经天齐庙，老师父他是没有工夫的。只有小师父他也会念的。不过问你一声：还是在庙里面念，还是叫他到家里来念？那小师父叫我来问个明白，就要与他回话。他在大殿上等我哩。”徐氏听见王有仁儿子这么样儿，到是有点事在两难，疑惑不定。他因想道：“倘以请和尚在家来念经，实在家内无人照应，我又是年轻的女人，儿子又小，谁人去伏侍他们和尚。倘以在庙里念，那老师父又没工夫。这个小师父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恐没人看他念，他就胡乱念。念也没人晓得。”他所以在于两难之间，回思一想，说道：“有仁的好儿子，你到不如再到庙里去，你在菩萨面前祝告一番。还是到家里念，还是在庙里念。你去求个一挡签，看看菩萨怎么样儿说。倘若在家来念，求他发一挡上上签。若是在庙里面念，就发一挡下下签。等菩萨发断下来，总是不差

的。免得我们进退两难，弄得不虚心，到是反为不美的。”有仁听见母如此吩咐，说：“是母亲真是有理的，待孩儿去求了签来，再为定夺。”徐氏道：“我的好儿子，你快快去。”

这有仁领命，再到天齐庙里来。那小纳云真是等在这大殿上，一见这小官人走进来，便问道：“你回家去问谁人，到底在庙里念哩，还是在你家里去念？可曾问明白么。”有仁道：“小师父，你听我讲。我家母亲说，连他也不敢自主。他叫我在菩萨面前来一挡签。要求菩萨发断，倘若在家里去念，求菩萨发一挡上上签。倘若在庙里念，求菩萨发一挡下下签。所以我要来求签哩。”

那小纳云听见有仁这样说，心中一想：“最好到他家里去念。一走看看，他家可有什么标标致致的女人来。免得在庙里念经，我家那道月师父凶得狠。他一天要叫我念多少经，方须歇息。倘以念得少，他就不许我停一停、歇一歇。实你师父，真真噶哒难做事的。巴不得在人家去念经，又无人管，又可以看看女人。”原来这个小纳云和尚，正在那出山虎的年纪。偏偏不争气，落薄他乡，做了和尚。况且道月师父，规矩又紧。在庙里是寸步不能做一点歪邪的事情。这个管头真真利害。他虽然朝朝暮暮，总想女色，那里有得见面，那里有得到手。正是一个世间之懒汉，色中之饿鬼。即此人也。

当时小纳云，听见王有仁这样说，心中有一个存见：倘然这小官人求着下下签，我就可以暗地与他掉换一个上上签。就可以一定到他家里去念经。自己算计已定，暗中留意。便叫：“小官人，你要求签快些来拜佛，你拜了菩萨。

我将签筒拿来，递与你可好么？”有仁道：“如此最好，到多承你师父照应。”那纳云想道：“这小官人，年纪虽小，这张嘴到真真伶俐。倘以大起来，是了不得的一个脚色。”心里转中的念头，手里拿了一个签筒，预先拣好一支上上签，拿在手里。暗暗的留心得紧。等有仁拜了几拜，便就签筒递与他。有仁拿住签筒摇了几摇，即摇出一支签来，飞到蒲团之外。远远的，有仁刚刚的手短，拿不着。那纳云早已留心，忙抢前一步，将这签连忙拾起，拿在手中。嘴里连忙说道：“小官人，你快快再拜谢菩萨。我来与你看签，先偷眼一看，偶巧是个下下两字。纳云连忙将这一支有下下两字的，轻轻插在签筒内，即将手中这支上上签拿出，叫声“恭喜你小官人，菩萨发下一挡是上上签，就是你家尊大人的毛病，据这签上所说几句，在我细细详起来，到都好话。毛病容易的。所以恭喜你小官人，不要愁烦，只须安心干事，就太平无事的了。”有仁乃是一心要求菩萨保佑，那里知道纳云有这些做手脚的事情。

王有仁即便拿了这一张签书连忙赶到家中，将这签书，挨次几句，读与母亲听。徐氏听见，句句全是好话。心中到觉得稍宽。即对有仁说道：“既是菩萨发下的签，总无更改。只好一定请他到家里来念经。你再去对小师父说，准定请你到我家里去念经。”“母亲说请你明日早晨，早些来。”说罢，就辞了纳云回家。对母亲说，“请这师父明日来念经，我们还要办点素菜，请点香烛来。我们合家吃斋，总要虔心至意。”徐氏道：“我的好儿子，说得着。你去看看爹爹，我来收拾收拾，洁净些些，好等明日清早，就来念经。”徐氏乃是一念诚心，将这些桌子、椅子，件件东西，

拿清水来洗得干干净净。连地下也拿水来，冲扫干净。此时徐氏毫无二心，故此有心有相，诚心至意。以后有了二心，就不这个模样。做事也不能有这样道理。此话慢表。

且说到了次日天明，纳云已早早留心。清晨起身，就端正念经的家伙：木鱼等件，打了一个包裹。早早伺候。道月师父道：“昨王家来请念经，你早些儿去。只因为他家，是要求病人安好，必须早点儿去。忏祈忏祈，要诚心诚意。不能心有歪邪。”纳云即便拜了菩萨，又拜了师父出庙。一径走到王世成家来。等他走到门前，那王有仁已经早已立在门前等候。看见纳云远远的走将来，他就急忙迎走上去。高高的叫了一声：“师父，你也这么早就来了。快快请里去坐。”纳云一看：这个小官人，小小年纪。他到晓得恭敬有礼，真是难得。暗暗的心奇，也不在话下。

走到客堂坐下，徐氏已办好些早点心茶汤等类。忙叫有仁一样一样搬将出来。便说道：“师父请用点心，师父请用茶。”拿出来的茶点，件件精雅。那小纳云一头吃，着实称赞。咨咨咤咤吃好了点心。便拿这个小小的包打开，取出一个小木鱼来，摆在桌子上面，点起一幅香烛来。就叫有仁道：“小官人，来拜菩萨。”有仁就走过去，拜了菩萨，立起身来。那徐氏来在屏门背后，张张望望。以后看见有仁拜菩萨，他也想道：“我也要出去拜拜菩萨。求菩萨保佑，保佑丈夫毛病早早好起来。”想了一回，便走出来。也在菩萨面前跪倒，深深下拜。嘴中祷告：要求菩萨，保佑我丈夫去病除灾。早早好起来。再来谢菩萨。又说道：“倘若有差误，叫我母子三人，倚靠何人。倘以到了那个时候，好叫那个，是我知心识意的人。又无亲来，又无眷。又无自族，同

宗人。好叫我们母子，怎样能。”跪在地下，念了半个时辰。

那小纳云，本是有心，看见女人，要陡生淫邪之心。如今看见这徐氏，生得如此美貌。姣姣娜娜走将出来，他就眼稍上这一带，他心里就想到：啊哟！不料王世成的家小，到有这样的美貌。他心中就在那里，掇掇跳。看见徐氏跪下去，他就偷眼上上下下瞧得个仔细。嘴里在那里喃、喃、喃念经。眼睛眇来眇去的，追定着徐氏看。再者四面一顾，又没有别人。就是两个小孩子，所以纳云竟是放大了胆。预为早生这条邪心念，到那午餐的时候，徐氏早已办好几样素斋，格外精雅。此时便不叫儿子女儿来搬。他就自己，将这几样亲手搬出来。摆得齐齐整整。那徐氏走来走去的，搬菜饭出来。小纳云一双眼睛，追来追去的，看那徐氏娘娘。身子生的实在好：又不长，又不短，又不胖，又不瘦。看他的梳头：梳得能个光，能个时样。看他的脸嘴：生得这么好，这么标致。眼睛好似秋江水：清而活，活而清。朝人一看，魂魄儿飞到九霄云。看他的脸庞儿，好比那初放芙蓉：红里白，白里红，想必是昨夜有东风。看他的腰儿，好似垂杨柳。一双小足，真真是出水的那嫩红菱。看来看去无人赛，我看他赛过西施，还要胜几分。只看见徐氏娘娘，一样一样，全搬好了。他就走到长窗门口一立。小纳云看他走起来，一双小脚来踩那方砖地上，滴哒滴哒响。胜比那朵朵莲花，却是真真好看。阿弥陀佛！只见他走到窗口，就迎风一立。阿约约！实在有样，姣姣娆娆，婷婷立定。刚刚一阵风来，将徐氏这裙边儿，吹得飘飘动动。露出了内着一条银红裤子。纳云心中，又想起：啊哟！这条裤儿，好姣艳。还有

那里面好东西哩！最好是变一个苍蝇儿，在他脚头上，躲介（这）一躲。就是那裤脚边里，也好飞得进去。那时就可以游游花园，看看牡丹开不开。

正在一头看，一头想，也不念什么金刚经。就是“阿弥陀佛”胡乱儿念念。不觉这口角里的馋涎，溜将出来。就将这部金刚经，漏得通身全是馋涎。他就心中一吓，啊哟！这部经如何这个模样？倘若师父看见，又是不好讲话的。他就心中呆了一呆，问手中的木鱼槌就敲差了。望着自己额角头上，就敲起来，连敲了几下，方才明白敲差了，敲在自己头上了。那徐氏看见这纳云和尚，如此光景，他就忍不住的嗤嗤一笑。纳云听见徐氏笑他，就对徐氏一看，徐氏到有些不好意思，亦对纳云一看。此番一笑，非比前笑。此一笑，心中已有些些，转到那几分春意。所以才笑，十分甜俊。随将眼睛对那纳云这一眇。那纳云此时三魂出窍，六魄离身。就将这木鱼槌，捏在手里，连敲都不敲了。

徐氏道：“师父，请用午食。”纳云就连声答应，即便走出经台。一经走到那个吃饭的桌子上来。徐氏道：“今日有事，匆匆未曾办得好小菜。这些儿粗疏食，实在得罪师父的。”纳云道：“不消客话，阿弥陀佛！”徐氏便走到桌边儿来，口中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请用点，都是不可口的。师父不瞒你说，倘以大爷有点长和短，叫我们母子三人靠倚何人？况且奴是青春年少，儿子女儿年纪幼小。家中诸事，有谁来照管。又无亲，又无族。谁人来问信。到那时，总要你师父来照应照应。虽则你是庙宇，我们是人家，总是一般的乡邻。”说罢，这碗移过来，那碗移过去。叫道：“师父用点罢，请吃点。”纳云此时，弄得晕咚咚心乱如焚。说道：

“大娘娘，不妨的。但愿大爷病体好了，这就太平无事。倘以府上有什么三长两短的事情，小僧人敢不效劳。”这一餐饭谈谈讲讲，胡乱儿吃些，就算吃过了。纳云仍是坐上经台念经。

此一番之后，两人各有意思，只是初来，难为情动手。但是他两人的心里如醉如痴。那一把火捺上捺下，无奈何入门不易。那徐氏收了碗盏，往里来而去。一头手里做事，一头胡思。想道：“为怎么这个标标致致的小伙子，怎么要出起家来？我看他额角方方，总要交好运。就是一双眼睛，也是黑白有精神。最好是生成一个狮子鼻，血泼鲜红口，两耳合。身子不长又不矫，瘦瘦身躯动来轻。他生得这一身好相貌，为何因削发做了僧？”徐氏心中想来想去，着实有意。念经要念三天，自此以后，这三天俱是眉来眼去，彼此留情留意。

将经念完之后，就去请那个巫婆婆来祈祷。要菩萨保佑除病除灾。又焚了多少金锭，要送退那前世冤鬼，不许重来。那巫婆婆正在客堂当中，步罡踏斗。口中喃喃，念得起紧。那房中的病人，王世成大叫一声。不好了。徐氏、有仁、金定三人，吓得手足皆乱。连忙走到房中，将世成一看，岂知两眼翻到头皮里去了。有仁上前，忙叫爹爹。将手向他身上一摸，竟已半截冷了。一时间，徐氏抱着丈夫，放声大哭起来。一家人七手八脚，碌乱起来了。不知世成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祭灵魂七七经忏 失名节朝朝行淫

话说王世成的病症，皆是贪淫好色。女人面上用工夫，不免这身体，因此损坏。再者一向出门做买卖，途中不免辛苦。久积风霜，寒暖不调。又加之遇见闲花野草，他就着意关心。在于此道中，不知费了多多少少心思。又不知费了多少精力。以后娶了徐氏，因为家有少年美貌之妻，虽是不出门买卖，而在家与这徐氏淘情行乐。也是不能省力的。那徐氏乃是一个素性淫荡，贪淫无度的女子。朝朝夜夜，干这等风流玩意。全无一夜让他安闲。还有那久战之下，这阳物必痿。他自这阳物痿钝，而徐氏就不能如意。而要想如意之法，必须常时觅觅，买些春药吃。

凡男子吃春药，乃是大不宜的事体。虽则服下春药，等到行事之时，阳物定然坚硬，况可久战不痿。那女人面上，却是讨好。而女人是必如意。但是男子之根本，体中之精益，犹如银钱之体，乃是预为支用。预为支用者，到底总是

亏空。即如男子之体，就是欢喜女人身上做工夫，不能过度多贪。就是多贪还可，最忌是服春药，一服春药之后，周身骨节筋络，以及皮毛之中，这些些精益原神，总总调到归于阳经。待其阳气一泄，犹如预支钱财荡费。不久则贫人体。将精神预支荡费，所以不久则死，大小皆是一理。为人总要安分，非但不费钱财，而且不损寿命。俗云：人生寿命乃是注定。延年益寿虽是虚话，然每有枉死短见，自不惜身伤命者，而亦甚多。

所以王世成，乃是一味贪淫好色，则忘记惜身二字。又忘记损德二字。以至于得了这个病症，请了几个医家名手，皆是走来方脉之下，不肯开方。然不肯开方下药，因为识得此症，不效药力，一时不能见效，枉费劳功。世成自大叫一声，晕绝过去。一时间，妻子儿女大哭起来。外面客堂中，有那个巫婆婆，正在要紧书符、念咒，拜斗焚香。保佑他寿长百岁，谁想里面的病人已经死过去了。那巫婆婆，真是不能落台，如何是好？忙叫大娘娘，你不要哭。快快来焚花纸锭，因为现下有两个恶鬼，所以大爷要死过去。倘若这恶鬼拿了纸锭肯去的，大爷就可以苏醒转来了。你快快来焚化，待我来念这几遍神咒，来劝退他们，就无事了。

那大娘娘听他这么样讲，竟毛骨竦然。真是有鬼在此，岂不害怕。他就走将出去，将这些纸钱冥锭，连忙焚化。那巫婆婆，口中喃喃念将起来。不一时，房中金定女儿喊起来了“母亲，你快些进来，爹爹活转来了。要吃茶汤哩！”徐氏走进房内一看，世成在这里气喘哮喘。有两声咳嗽。徐氏就拿了一碗茶汤与他吃。岂知一吃下咽，即就呕吐出来。正是好色的痨病，虽在慢慢儿活转来，总是不久在于人世。那

巫婆婆，看见大爷活转来，乃大为得意。他先是说鬼话，不想这句鬼话，到刚刚与他说得巧。就又说道：“那两个恶鬼，怕我的咒语。我这里念动真言，他们那里敢强一强。倘若要强，我就要拿宝剑来斩。他们怕斩，连忙逃去了。大姑娘，不妨了。你只要用心用意，伏侍大爷就是。”说罢，便收拾好他带来的旗剑等物，即行辞去。他想：“我不乘此机会走出来，倘然再要死过去，我想就难再说鬼话了。”

徐氏只认到真是恶鬼被巫婆婆去。信以为真，又挺过两天，忽然一日，夜静三更的时候，世成叫徐不好，忙叫徐氏妻子走近来“我与你讲，我这个毛病，其人不得好的。但是我死之后，幸亏还有几千两银子。你自己要当心经营收拾好了。我同你夫妻恩爱九载。我死之后，你若是不嫁别人，我在阴司保佑你，等到有仁儿子，成人长大，女儿金定许配人家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不要与旁人谈论，自己总要行得正坐得正。旁人就不论，我这儿子你要用心抚养他，今年八岁，再有八岁就成了人了。一应大小家事总总把与你。”徐氏与有仁听见丈夫这等模样，这等说话，好不伤心。不觉两泪双流，连叫几声我的亲丈夫、亲夫主，我到你王门已九载，十分恩爱。到如今指望与你同偕到老，谁知今日半路分离。若然有些三长四短奴家命薄，冲犯孤鸾。若然丈夫故世，奴家再不嫁人，抚养孩儿长大，男婚女配成人。”世成听见说道：“贤妻一片好心，待我下床来拜你几拜。”再三撑持几次，实在难以起身。

还有王官保在旁，也是悲悲切切，哭得不住。上前一把拉住世成的手，叫声爹爹，孩儿苦命。爹爹若然去世，孩儿年小，母亲虽然抚养，究竟女人。又是无亲无眷，何人照

顾？又是无亲无族，那个看承。爹爹苦命，又叫几声“孩儿苦命。爹爹归阴。”哭得号啕丧气，叫得爹爹败兴。只不住伤心痛意，肺腑油煎。金定女儿也在旁边啼啼泣泣，不肯住声。徐氏妻子哀痛难言。世成一见更加伤心，反而催他归阴，忽又大叫起来，口吐鲜红。神思全脱，身体不能翻动。挺挺僵卧而绝。其年三十九岁。可怜皆为贪奸淫色，故此伤身。如今姣妻幼子何日相逢。当时徐氏号啕大哭，口叫青天。王有仁与金定亦到床前，齐齐跪倒。二人拉住母亲衣襟说道：“母亲不要伤心，哭坏了教我们姊弟倚靠谁人？”有仁再叫：亲生父你去阴司，何日再相逢。有仁哭到伤心，一跤跌倒。金定哀哀，不住两泪如珠。徐氏是三更哭到天明。

一想，只得止住了哭，与丈夫承办后事。即便去叫行中伙计，来买长买短入殓。徐氏同儿子、女儿俱更换孝服，将灵柩停放堂中。即到天齐庙去叫纳云和尚。天天夜夜，要念七七四十九日经。纳云请了几个客师，同到王家念经。自此以后，纳云他就来来往往，走出走进，不分昼夜。经堂铺设在堂中，那厢房内铺设客坐。当中摆一只湘妃榻，两边旁红木靠椅，摆得好不整齐。要念四十九日经忏，那纳云得意扬扬，走来走去。朝朝夜夜，料理这经堂事务。已念到三七之后，徐氏与纳云，本向是前次念金刚经之时，已与徐氏早有这条心意。而今纳云，看得王大爷已故，他就更加放怀称意。大发慈悲之心，大千世界，要思极乐之乡。每遇大小事务，就讨差承办。宛然能做些些小主张。

王有仁因为攻书要紧，恐其荒芜。所以天天早起，他到父亲灵柩之前，拜了几拜，哭了一场。他就转身，随即到学堂里去读书。那先生因为见他聪明伶俐，也就格外欢喜。他

年纪虽小，而四书五经，俱已通晓。以至先生常言：这个学生，将来总是一个有进身的。常常与他讲书中之义。他竟然古今之事，胸中已有些成竹。走出来规规矩矩，目不邪视。与他父母之相，大不相同。那徐氏为因经堂铺设日多，上上下下的事务，也是都要他经管。不免辛苦，或至日中时候，午餐吃过，到房中打一刻瞌睡。或者厢房之中，看见有时无人之际，就在那湘妃榻上瞌睡。

有一天午食之后，徐氏就在湘妃榻上瞌睡。那纳云和尚，他是寸寸着心，步步留意。常常与徐氏做眉做眼，侈买风流。这徐氏乃是一个素性淫荡的女子。自后世成生病到死，至今而已长久未得云雨之欢。又看见纳云常常做出这些模样，所以心中到有些活动起来。那日正在瞌睡梦乡，纳云和尚四面一看，为何半日不见大娘娘？他就心中想道：莫非在房中睡觉，待我来在窗隙里张张看。他就走到天井，经过厢房门首。回头一看：啊哟！不料在这里看见：那徐氏大娘娘胜比是杨妃酒醉斜倚榻上。胜如是巫山仙女在云端，那白绫裙已被风飘起，露出那西湖淡绿镶边裤，一只小足问高低。

那纳云一看见，竟是魂飞天外。也不顾他什么恐怕有人来。到是有一样最要紧的，那个小和尚，在裤子里面扑搭扑搭跳。跳得他欲火难禁。便走到湘妃榻前，双手捧住徐氏的面庞亲了一个嘴。啊哟哟！这个香味，连骨头都酥了。徐氏而是不曾睡着，有意假作睡着。由他怎么样。纳云便轻轻儿，将他一只小足放下，那一只原是搁起。拉开裙子，松他的裤带。岂知这裤带是绣花的罗带，拿起来轻轻一抽，滴溜的而将开来。他便将裤子往下一拉，拉开裤子。献出宝货，

纳云欢喜异常，连忙将自己的裤子扯下，取出那个强大大的，一只小和尚来。将身体扑将上去，轻轻将这小和尚，请他进去。那纳云犹如蜜蜂躲在花心里，将身体巴动起来。徐氏假作两眼朦胧，细声低低说：“你这冤家，今日把你想到。”说罢这一句就将双手抱住纳云头颈。此时，真是个情趣、好极。因为歇了多日不吃食，格外好滋味。一番好事做过，云收雨散。各人立起身来，正在那里，整衣着裤。那金定女儿，走将进来。说道：“母亲那客堂里面，几个师父说道：“要吃点心哩。那纳云就乘势走将出去。徐氏就同金定到外面说道：“师父们，辛苦了。请歇息歇息。我去煮点心出来。”说罢，就往厨房内去了。此番之事，金定并不留心。究属年小，不懂情头，只认道这纳云师父，天天与母亲说话惯常的。所以并不奇异，也就罢了。仍去玩玩耍耍，不在话下。

那徐氏自从与纳云有此一次的好事，他就吃的好滋味出来了。一思想到那极乐的时候。人说和尚的东西好，和尚的东西是坚硬的。我只认到这一句话，不过是说说笑话。那有这等的事情。今日是自己真真会过来，岂知这一句话不是假的，确是真情。我看他这桩事已过，还是必挺的在那里跳。今日为因事在慌忙之际，恐怕有人走进来。况且又是青天白日，故而不能如意。倘若再与他连一度，更加开怀。越想越好，越思越有味。他就止不住的，春心又发。恨不得走出来，走出来，叫这纳云再去一番云雨，方能称心。他一人独在厨房思想这个好处，熬禁不住的了。岂知阴户之中，竟有许多的腻水，流将出来。也就将手指头到那里面抓来抓去，弄得一手的腻冻冻、湿搭搭。正在那里要紧难过。

那金定又走将进来说道：“这点心还未煮好？他们师父们，叫我来催。说道肚饥要吃了。”那徐氏听见一叫，心中一惊。却是我进了厨房，已经半日，真真已忘却了。本是在厨做面食，一听这话来催，也来不及洗手。他就连忙去揉面，恨不得快做成，煮与他们吃，也不顾干净不干净。只要快速是了，即便煮好，盛了几碗，拿将出来说道：“各位师父们，请用点心。”那徐氏又走过纳云面前，朝他这一个眼色一眇。纳云心中，虽是明白，却不知是何意思。从此纳云既已入门，以后便三三两两。常时看有机会之处，即便与他会。或者念夜经，待有仁睡着，即忙出来与他送一个眉眼。纳云就到房里去。常时日里不是眉来眼去，就是唧唧不陇陇。

想时光易过，七七四十九日经忏，已经念完。世成也过了断七，丧事总算完全了。那徐氏大娘与纳云约好，天天二更时分来，天明放他出去。天天如此，从未曾失约。以后日久他更胆大，走出走进不以为奇。就是金定在面前，他二人也不计较他。纳云总认他年小无知，也不怕他。徐氏因为是自己的女儿，而且素常待儿女凶势异常。言语不好，他就要打，或者就要骂。所以金定是明白知道的，就是不敢言就是。官保兄弟，放学回来，他也不敢对他说。恐怕说出来，被母亲晓得，是他说的，就要打就要骂。所以不敢对兄弟说。

有一日，纳云正在想起，要到王家来走，到街上过。有一个吴老二，挑了一个京货担子。当面走来。纳云一见是认得的，一看他那担子上，花花绿绿，挂得摆得些脂粉、手帕，红绿草花，实是齐整。他看见有一块大红手帕，上面绣

得花朵，令人可爱。心中想到：这手帕待我来买去，送与那个有情有义的人。他就看得好，一心要买。就问吴老二：“你这手帕儿要卖多少钱？”那吴老二道：“看手帕原是好的，可惜你们出家修行之人不能配用。这个是年轻的女子用的。你们出家人最好用漂白的，或者要买香色的。拿在手里用用，实是好的。这个可惜是个大红的，又是绣花的。你们师父们，如何好用？并不是我不会做生意，实在想来不配。”那纳云一团高兴，被这个吴老二说得面孔通红，无言可对。想了半晌，说道：“你不要管我用不用，便是由我用去。你不要管，只要卖多少钱？我这里有钱与你就是了。”那吴老二一想：这句话到也不差。待我来卖得贵些，看他要与不要。他本当只要卖七百铜钱。他就说道：“小纳云师父，你如其真是中意，我就卖与你是了。”纳云道：“要卖多少钱？”吴老二：“我要卖一串铜钱，如其还价，我就不能卖的了。”纳云正在心中爱他，又要想还去拍拍徐氏的马屁。所以凭他贵，总想买他。就将身上取出了一块洋钱，付与吴老二。那吴老二，看这洋钱，到有点眼热。就即忙卖了与他。纳云接将过来，就将这袖子里一缩，一竟去了。

那吴老二虽则作了这个好买卖，心中到有些疑惑。想道：“为何？这个天齐庙，真是个富庙。连这小徒弟出来，他身上洋钱多得狠。到是他要买这个红帕儿，到有点希奇。莫非有怎么女人，与他有七搭八搭。他要去想发发厌，否则想他要这帕儿何用？”他就一头想，一头走。又走到王家门首。只见徐氏娘娘叫道：“要买粉。”他就歇了下来。心中又想道：“这个是王世成的家小。我想王世成新丧不久，为何这个妇人他就如此打扮？还要买粉，总是有些邪气。待我

来再为打听打听看，也是道理。”当时就卖了两匣粉与他。即便担起担子，又到这边街上去了。要知后事如何，须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小孩子看破奸情 逐奸僧庙内叮言

话说吴老二挑了京货担子，走来走去做买卖。不过心里总有这一条意思，想得去总有点古怪希奇。口中不敢多言，心中常存打听打听，再为道理。不在话下。且说那徐氏娘娘，自从与那纳云来往通奸，两人甚为密密。在家不过金定是晓得，徐氏再三叮嘱，不许多言。“倘以兄弟回来，切不可告诉他。如其你要向他说，我就要打死你的。”金定惧怕母亲凶势，那里敢说。不过瞒着有仁，不会知道。或者早晚之间，想着纳云不来，就打发金定，到天齐庙里去叫他。那纳云待这个金定也好，不是吃的，就是耍的，天天来时总带来与他。一日下午时候，徐氏似觉无聊。心中又想着小纳云，就叫金定“你到天齐庙内，去叫这纳云师父来。”金定吠了一声，即走到天齐庙。刚刚有人，在那里烧香。他就在旁边玩了一会。看见烧香人去了，他就对纳云道：“母亲叫你去。”说了这一声，拨转身来就回到家内。徐氏问他：

“你去可曾叫师父？”金定道：“我去时，只见有人在那里烧香。我就不作声，在那里等那烧香人走了。我就对师父说，母亲叫你去。他说晓得了，我就回来。”徐氏说道：“你这个小孩子，到也乖巧。”

少停一刻，那纳云来了。徐氏正在那里猜想，巴望他就来。他就一人独坐房中，一见纳云走进，即便喜笑颜开，走一步来，迎着纳云，将双手一把抱住：“好冤家，你何以早起不来？我在这里等得心急了。”纳云将手插到他胸前去，轻轻将他裤带结儿这一抽。徐氏巴不得就成好事，就将纳云抱到床沿之上。两人坐下，徐氏将纳云抱在怀中。那纳云就坐在徐氏身上。两人紧紧的抱住，如同一团。情密密、唧唧啾啾。徐氏就将尖尖一个香舌，送到纳云嘴里。那纳云就将徐氏胸前扭扣，一个一个轻轻儿都解开了。那时徐氏便扯开衣服，露出胸膛。将纳云小肉，连身搂紧在怀中。叫了几声冤家，此时之情浓，恩爱无比。纳云就乘这势将两只脚挪移出来，盘住徐氏的身体。将那一条坚硬必挺的一件东西，放在徐氏的小溪渡口。他两人就做了一出老树盘根的戏法。一度春风过来，重新搂抱怀中，如糖如蜜。

正在要想做第二回。刚刚有仁放学回来，先到堂中在父亲灵位之前，磕了几个头。就去寻母亲，四面一看，影迹全无，连叫了几声母亲，母亲也不见答应。有仁一想，谅必总在房中睡觉，待我到房里去寻。走到房门首，听见里面唧唧喜笑之声，他心中疑惑起来。到也希奇，有谁人在我母亲房中？待我走进去看看。他就忙走将进来，一看原来是这个纳云师父。为何坐在母亲身上，只见母亲将双手抱在怀中，如此的模样。王有仁一见，气满胸膛。他口中就说道：“你这

师父，为何不在庙里去。你这出家之人，焉能走到人家房里来。况且我家母亲是个孀居寡妇，你这和尚如何到来缠扰。”那纳云和尚，先是因为这小小孩子，竟有点不怕他。后来听见他这几句言语，到有点利害。只得连忙爬将起来，走到房当中，就要往外。岂知王有仁一把拉住，拳打脚踢。不过是身小力微，那里拉得住他。被纳云将衣袖一洒，也不去回他的话。往外一溜，逃出房门。一竟走回庙里去了。

王有仁心中还在那里气恨恨的，就叫了一声“母亲。”说道：“我家父亲死了还不长远，阴灵尚在。你为何做出这个事来？倘以被旁人知道，岂不是没有面皮出去见人。就是父亲死在阴间，叫他也不安乐。”徐氏被儿子辱骂了一场，竟一时回答不出，钝口无言。“不料这小小孩子，说话到是利害。我今日倘然受他的这一番，他下次还要发凶，如何抵挡？总不如今日与他一个凶势，吓吓他。即如下次他看见我怎样，就不敢多言多语。唠叨唠叨了。”那徐氏想定主意，就在床沿之上，跳将下来。便拿手指头，指住有仁说道：“你这小小畜生，好大胆。连我为娘的，都要管起来。你现在读书，可知道孝顺。但是为娘的，有什么事，你儿子焉能管起我来。”王有仁被母亲一场骂倒。到底是年纪小，就被母亲一吓，吓得两泪如珠滚将下来。往外边就去了。徐氏只认是有仁怕他凶恶，想他下次总不敢放肆了。也就丢开一边罢了。岂知有仁心中恨恨，那里肯就此过去。他心里想：总要寻着这个纳云和尚，与他讲话。

从此纳云时刻当心，恐怕路途之上，遇着有仁。倘以吵闹起来，总是不好看到的。不如不走出去，他竟心中有点害怕，不敢走出来闲游。倘然无事之时，他就常常躲避在那后

殿，或是厨房里，或是卧房里。这大殿上，以及山门口，总不敢去。歇了两天，徐氏看见儿子有仁，进了学堂。也就叫金定到庙里去叫纳云。总要等金定来叫他，就晓得有仁进了学堂。他就大着胆，走将过来。如其金定不来叫他，也不敢走过来。所以要等来叫，就一溜。如其不来叫他，非但到王家不敢。连在自己庙里那大殿上，也不敢走到。恐怕有仁来，闹将起来。倘被师父知道，那时就了不得了。那有仁一心一意，总要寻着纳云讲话。有一日，想来想去，为何总不见他，到也奇怪。他就生下一计“买了一副香烛，到这庙里去烧香。想他晓得有人来烧香，他总要走将出来。待他走出来之时，便可以拉住他，与他讲话。倘然他要倔强，我就告诉的他师父。倘以他的师父知道这些歹事，就要赶他出去。他那时，这庙里就在不成了。”想定主意，在家里暗地拿了几个铜钱。

到次日清早，他就买了一副香烛，走到庙里，东岳庙上去。叫声：“有人在这里烧香。”纳云听见这个声音，不敢出来。“倘然不出来，恐怕他闹将起来，被师父听见又是不好。倘然出去把他拖住吵闹，也要被师父知道，也是不好。”想来想去，实在两难。想想“还是出去，倘不出去要被骂了。仍是要出去的，不如早早先自出去。会他为之上着。”那时纳云硬着头皮，走到大殿上。只见王有仁过来，将香烛与他。纳云心里跳，手里抖，一时间真是难过。料想说不得了，就将香烛与他点好。

王有仁随即拜过菩萨，立起身来。连忙走上前去，就是一把拉住纳云的衣服。可惜人短，拉不住他的领项，只得拖住衣边，死命不放。即便对纳云说道：“你是个出家之人，

行行为本。为什么你要到我家来？我且问问你，倘然以后不到我家来，我也不来寻你。倘然以后你仍要到我家里来，我就告诉你的师父，赶你出去。你这庙里就住不成了。”纳云慌忙说道：“低声，低声。我以后总不敢到你家来了，放了罢，放了罢。”连声哀告，叫声：“小官人，我总不敢了。”那纳云此时急得苦。恐怕王有仁闹起来，被师父知道，将若之何？吓得抖不住，只管摇手，不敢开声。那王有仁看他这个光景，谅必他总是不敢到我家里来了。就将手一放，指指纳云面孔说道：“你倘若再要到我家里来，我下次寻着你，不肯轻放。”那纳云喏喏连声称“不敢了，不敢了。”连忙往里面就走。王有仁看见纳云走了进去，他也只得走出庙门。一径到学堂里去了。

那纳云和尚，此番被王有仁如此处治，实在急得无洞可入。既已有仁去了，他才心思稍安。心中一想：“倘若我不到他家去，那大娘娘总要差女儿来叫我，等到那时叫了我，我不去。岂不要大娘娘，见怪于我。我想何不先到大娘娘那里去。如此如此告诉他一番，与他分别一个分别。以后我也不敢来，你也不必叫女儿来叫我。与他说一个明白，免得大娘娘见怪。想定了这个主意，要来告诉。正是：

世间万恶淫为首，因为淫情动是非，
若非今朝一告诉，焉能善恶报分明。

看官你看这一部书，虽则是前生果报，今世冤家。倘若和尚不来告诉，不来辞别，那徐氏大娘，也不生这杀子之心。而今被和尚来告诉一番，那徐氏大娘就生起毒心、下得毒手也。岂不是祸根，在于和尚嘴里么。纳云和尚到了次日清晨，早起他就将身躲在山门内弥勒佛傍边，张看看见王有

仁，手拿书包走过去。想必是已到学堂里去了。他就大着胆，往王家里来。走进大门，看见金定。即忙问道：“有仁可是到学堂里去了么？”金定就叫了一声：“师父”说道：“即刻去了。”那纳云便走进房中，叫了一声：“大娘娘，这事不能称意了。”那徐氏正在那里梳装，听见纳云来，先说出这一句话来。即便放下木梳，也不梳头。就与纳云两人并排坐下。纳云即便放出那些，苦眉苦眼的一派相貌出来。他就两泪挂将下来，对徐氏说道：“我今日来，与你分别。以后不能与你淘情欢乐，不能与你共枕同衾。从今与你一别，你也不要想我，我也不必想你。不必叫你这金定姑娘来叫我了。”说罢，他就呜呜咽咽的只管哭。

徐氏一见这个样式，就连忙问道：“你因为何事，这等的模样？我正要与你天长地久，永不分离。为何你说出这个话儿？你不要想我，我不要想你，这是什么话？我在这里不懂。你快快说与我听。”说罢，就一把将纳云搂抱怀中。叫声：“不要哭，快快说与我知道。”纳云就在他怀中扭了两扭，将身坐在他身上。便说道：“你家有仁小官人，昨日他到庙里来，一把拉住我的衣服，死也不放。我就再三央饶，他那里肯放。他说道‘你以后不许到我家里去就罢。你如其再到我家去我要上伏你的师父，赶你出去。那时看你这庙里就住不成了。’我看他如此说，有点利害。他若然真要上伏师父，我这庙里就住不成了。我们出家之人，不能坏名气，倘被本地董事老爷知道，我这半天都不能住的。所以我自从今日起，一心正道，不敢贪花淫乱。不敢到你家来了。”徐氏不听见纳云这一番言语便罢。而今听见纳云这带哭带说的一番苦话。

他一听之下，火上心头。徐氏即便立起身来，将那桌子一拍。当时柳眉直竖，面如横生，大怒如雷。便说道：“这小畜生，他到有这样的胆大，他就可以叫你不要来。如今你不要怕他，你偏偏要来。我要与你天长地久。这个小畜生可恨，可恨吓。待我来杀了他，看他怎么利害？”说罢，咬牙切齿，只管恨恨。又将桌子一拍，只是气冲冲，坐都不肯坐下来。纳云看见如此，吓得面涨通红，手脚慌乱。即便对徐氏说道：“你且不要动气，听我说来。你家王大爷死后，就是这一个宝贝儿子，岂可以将他杀了。他就是你王家一条根。你切不可动这一条心，使不得的。况且现在的知州，荆老爷乃是铁面无情，好不怕人。自从上任，不知被他拿住多少光棍。枷的枷，打的打，人人惊怕，个个消魂。昨日又有一桩奸情的事，敲敲小锣，游西门。倘以你我犯到他手里，岂不出怪露丑，怎样见人。这位荆老爷真真铁面无情。听见看见也就吓杀人。不要说做出来，我只怕惹火烧身。我与你私情，从今罢了。我从今再不敢走进你家来了。”纳云说罢，便要往外就走。

徐氏走上来，一把拉住。连叫几声“师父，不要走。听我说来。我与你恩情如山，爱情如海。怎肯为这个小畜生，舍得你两处分离。我今一定要把这小畜生杀了，拔去了这个眼中钉。我就同你天长日久。”纳云道：“我劝你这桩事断断做不得的。这个是斩宗灭嗣，罪孽非轻。我劝你不要动气，就是我和尚不来，你也可以别寻良姻。我是实在害怕不敢的了。”又叫一声“大娘娘，你且息雷霆。”徐氏一听这些言语，更加怒向心头，火星直烈。“可恨可恨，这小畜生与我犯对。我定规总要杀他。”纳云看见这个光景，竟劝

他不醒，如何是好？想想害怕，这便怎处？就说道：“但凭大娘娘做主，小僧实在不能劝你。从此辞别，与你绝交了。”说罢又要往外走。徐氏又是一把拉住。“你不要走，你且坐坐听我说。”两人正在讲得要紧。

王有仁放学来家，东一看，西一看说道：“为什么这个辰光，还不煮饭？母亲到那里去了。”寻到房中一看，又见那纳云和尚在屋里说话。一见之下，气上心头。走上前去，一把拉住纳云。叫道：“你说不来，今日又来了。我要去上伏你师父去。明日去到衙门里去告你。我看你来得成来不成。”徐氏走上前来，就是拦头一下，打将一个巴掌。说道：“你这小畜生，这样无礼。你今朝赶出和尚，我明日就去嫁人。你便怎样？我就叫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。你也去到衙门告出什么来。我对你说，你要活的，你要好好乖巧一点儿。你要死的，你就来死。有仁就放了纳云往外就走。他走到父亲灵位之前，嚎陶大哭道：“苦命爹爹，你在阴司，可知道家中，有这样歹事情。爹爹你在生，不曾行凶恶，死后为何要带绿头巾。”哭了几声“爹爹苦命”，他就爬起来，仍往学堂里去了。连这午饭也不要吃了。

那纳云和尚，乘此机会，往外逃去。徐氏本要追出房门，因为恐怕纳云逃走，所拉住他在房里。两人都不出来，听见有仁哭过了。不响，没有声音。徐氏要起身出来，看看将手一放，那纳云就去了。徐氏走到堂前，不见了有仁，想是往外去了。连忙回到房中，岂知纳云不见了。心中火起，恨怒不已。他就走到厨房里面去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吴老二于途卖帕 金定女学堂送音

话说那徐氏，走到厨房里去。金定只认母亲来做午饭，连忙前来相帮。岂知母亲并不煮饭，来到厨房就将那一把厨刀，拿在手里，横看竖看看了半晌。仍摆在桌子上面。他又走到天井里，东寻西寻，寻了半块磨刀的石头，摆在桌子上。又拿了一个钵头，盛了一钵头水，也是摆在桌子上。他就拿这一把厨刀，在这石上，磨来磨去的磨。金定叫声：“母亲，这辰光不早了。要煮午餐吃罢。”徐氏也不听他，只当不曾听见。一心只管磨刀，先在石上磨了半日。又到天井里，去寻得一块砖头，又拿来摆在桌子上。再把这厨刀，在这砖头上磨，又磨了半晌。金定问道：“母亲，要这刀快如此作什么？”徐氏只是默默无言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停了一会，又拿这把刀来磨，又磨了半晌。拿在手里看看，此时明是亮霏霏说道：“这刀那怕斩钉削铁、杀人砍骨，多好用了。”

便叫声：“金定我的好儿子，心肝乖儿子，我对你说：“我今日晚上要杀这小畜生官保。你不可外面走漏风声。倘以被官保晓得，连你的性命也活不成。你若不去走漏与旁人知道，我就欢喜你。你是我的乖儿子。”金定答应道：“我晓得。我断断不向别人说。母亲你尽放心，不要叮咛，我总不开口、不作声就是了。”徐氏道：“介末（这末）真真我的好儿子。你可要吃饭，为娘的来煮与你吃。”说罢，就忙忙来煮饭吃，那时吃过了饭。便对金定说道：“好儿子，你到东岳庙里，去对师父说：叫他今晚不要来。叫他明日到我家来。你要悄悄的低声对他说，不要与别人听见。你且速去速来，莫要停留，不要别处耽搁。”金定答应一声，随即起身到外。

金定一想：“我这兄弟有仁，那里舍得。若然兄弟与母亲杀了，就绝了我爹爹的后代根。王家的香烟，有谁人来承。千朵的桃花，总是一树生。叫我那里舍得有仁兄弟。”想想他就两泪汪汪。就不到东岳庙，快快走到学堂里面。走到有仁兄弟面前，他就低低声音，对兄弟说：“不好了，事到临头，你还不知道。你要赶去和尚，母亲就起了歹良心。今夜要杀你，他把那一把钢刀，磨了半天。磨得雪亮铮光，好不吓杀人。你今日不要回家，就在先生这里住一夜。且等明日，再到家中。千万千万，不可说出是我来开导你的。倘以母亲知道是我说的，那时连累我也活不成。”王官保叫几声：“亲姊姊啊，就是我一身死了，有何可惜。但是我爹爹没有后根，我姊姊倚靠何人？苦只苦又无亲族，何人可以替我伸冤。”金定又叫声：“兄弟，你今晚切莫回家，我要去了。恐怕耽搁时候，就要疑心。”金定说罢，揩揩眼泪忙忙

的去了。

王有仁听见姊姊来这番言语，竟吓得三魂出窍。要哭又不敢高声，恐怕同学堂的学生晓得。他们要见笑与我，只好苦在心头。不言不语，少停一刻天晚。先生放夜学了。众家学生，一齐回家去了。惟有王官保一人，独坐书房，竟不动身。只有两条眼泪不止的，挂将下来。长吁短叹，没没无言。先生走近前来问道：“有仁你为何无故这等模样？倘以同学之人，有事欺你，你可向我先生说。我有道理。”王有仁听见先生问他更加伤心，两行珠泪犹如雨下。

即便朝对先生双膝跪下告禀。“先生听我细细告禀，自从我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在家不守规矩。然而家丑不可外谈，这话我不能讲了。”先生道：“不妨，我与你师生，也是自己人。不是外人，何必多瞒。尽可对我讲。”“吓，先生阿。我家母亲是……”说到其间，他止住不言。先生又道：“不妨。你讲。母亲怎样暖？”“我家母亲，他是结交一个和尚。暖，与他私情来往，无所不为。”先生道：“你认得是那一个和尚？”有仁道：“我认得的，就是那天齐庙里的纳云和尚。只因爹爹死了要念七经。他就朝朝夜夜在我家中。后来七经念完，他仍是或朝或暮到我家中。一日走到母亲房里，看见这和尚也在房里。我就对他说：‘你是个出家之人，焉能走到人家房里，成何体统。’这和尚被我赶出去。母亲又与我说了几句，我母亲他就反转面皮，大发雷霆。他说‘你要赶出和尚，我明日就要嫁人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。看你怎么样？’我就到爹爹灵前，哭了一场。就到书房里来的。即刻我姐姐金定，他来告诉我说‘母亲在家磨快一把刀，今晚要杀我。姐姐叫我今日不要回家，就在先生这住一

夜’。”说罢又哭。

先生道：“不妨事。待我来送你回去。倘以你母亲要打，你有我说说人情，他就不打了。”那钱正林口中虽然这样说，心中想道：“那有人家娘杀儿子之理。自古至今，从未听说过。又道：虎毒不吃儿。我想谅必有仁言语忤犯他母亲，要打要骂谅是有之。倘若真真要杀他，我想起来，断无此理。但是有仁惧怕，不肯回家。只得待我送他回去，看他母亲是怎么样儿。我就与他说说人情，谅必就无事了。”想来想去，断无杀子之理。即对有仁道：“待我来送你回去，与你说人情，你母亲就不打你了。”正是：

青毒蛇儿口，蜈蚣尾上针，
两般俱不毒，最毒妇人心。

那钱正林再三对王有仁说道：“不妨事，不妨事。你同我去。”王有仁看见先生这样儿说，实在出于无奈。只得跟着先生就走。师生二人，先生在前学生在后。走到王家门首。先生便同有仁进去，走到客堂之前。叫声：“东家大娘娘，我到你府上，非为别事。因为你家小官人王有仁，想是言语之中忤逆于你。然而都是小儿皮气，总是这样强性。但是今日万事，叨你的情面，没要打他。饶他一次。”徐氏一听这等说话，到也奇怪。即忙假意转着笑脸。说道：“先生请坐，听我说来，这样事情，不在先生案下。乃是人家管叫小孩子，是家之常事。如其学生不肯读书，这是先生的事。况且我家有仁，从来并无勿好。伶俐聪明，爱如珍宝。那里舍得打，那里舍得骂。说起这个孩子，他是从来孝顺的。并不一些见忤逆。先生不要听差了。”说罢，叫声“官保，官保。好儿子，你来，去打一壶好酒来。请请先生，谢谢先

生。先生是难得到来的。好儿子，你快快去买来。”钱正林先生，一听言语一说，这个光景却不象要打他，要骂他的样子。便答应道：“大娘娘，不须客气。今日天色晚了，改日造府再来叨扰。”先生说罢，随即抽身就走。

那王有仁，看见先生走去。他就送出门外来。一路走，一头说。有仁连连叫了几声“先生”说道：“先生你是今晚回府去了，学生是明日命归黄泉。”说了这两句，珠泪滚滚。不住口的又叫“先生”道：“若还学生，明日不到书房里来，总是死了。先生你来看看我，先生你总要替学生伸冤。先生你要替学生告到官堂。与学生伸冤。”他只管叮嘱先生，这伸冤两字。钱正林答道：“方才听见你母亲的口气，并无打骂你的意思。想杀人之心，总不见得。”先生说罢，他自去了。

有仁无可奈何，只得回转家门。到了家里，不敢作声。心中苦急，全无妙计。正在吃晚饭时候，他也无心去吃。总是两眼通红，不住的双双眼泪，流将下来。不过是苦在心头，但是不敢半句开言。战战兢兢，恐怕母亲来杀他。所以的，势必只得去睡罢。那时睡在床上，也不敢作声。心里苦，两泪交流。胸中急不得自由，只得睡在床上。忍气吞声，那时身藏被中。缩头罢面，将身上衣服，荷衣而盖。咳嗽都不敢一响。缩缩炕脚身体动也不敢一动。那徐氏叫声：“金定女儿，你先到房中去睡罢。睡在兄弟脚根头，不许多声多嘴。”金定答应晓得了，他也是吓势势，只得走到房中去睡。就轻轻低言，对有仁说道：“兄弟你今夜，要当心一点。”有仁应道：“我晓得。”金定不敢高声，暗暗啼哭。又恐母亲疑心，只得忍泪吞声。在有仁脚根头睡了。

那徐氏是恶心骤起，毒心咸来。一心无解，定要杀这小畜生。咬牙切齿，恨恨之毒。今日是预先买好一壶好酒，独自一人，坐在堂前上面，自酒自饮。吃了一杯，又是一杯。饮了一盏，又是一盏。将这一壶酒，吃得干干净净。此时听得谯楼鼓打三更，他就将那日里磨快的那一把钢刀，明晃晃的拿将出来。就将这桌子上一摆。他就将头上，拿一块白巾紧紧儿的在肩上一扎。又将两只衣袖，高高儿卷将起来。一手拿了一个红烛照灯，那一手拿了这一把明晃晃亮霎霎的钢刀。走到房里来。有仁虽是睡在床上，并不睡，两眼看好。他看见母亲这个模样走进来，他就连忙一个金斗，爬起身来，浑身发抖。那里立得定脚。心吓忙乱。双膝跪地。连连叫道：“母亲，亲娘。饶了孩儿狗命罢。从今以后，孩儿总改过了。下次总要孝顺你亲娘的。待我明日到天齐庙里去请这师父，到我家里来。凭你亲娘怎样。我家本是无亲无故，正少一个当家理事之人。请他来，还了俗。劝他照管照管家里的事情。亲娘饶了我。饶了我这一条狗性命。从今孝顺，再不敢冒犯半言。亲娘饶了我，饶了我的狗性命。从今以后，你母亲怎么样行，再不敢一言半句，冒犯母亲。”千声万声哀求饶命。徐氏只是不息，怒气冲冲，柳眉直竖，就骂一声“大胆的畜生。你现在口里甜来如蜜，心中苦似黄连。畜生好度，人难度。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今不杀你，要等到几时。你要告我当官，要我那时节，出怪露丑，去见理刑。这是你的真心。今日里还能饶你性命，你明日又要反转良心。若然斩草不除根，来春又发青。”

徐氏总是怒气冲冲，有仁只是哀求饶命。叫声：“亲娘饶了我罢，你不看僧面看佛面。亲娘啊，你不看鱼情，看水

情。亲娘啊，你今就是不看孩儿面，你要想爹爹面上这点情由。你把他杀死，也不绝了爹爹后代，你把孩儿杀死，岂不绝了王氏香烟。亲娘啊，你现在青春是好过。亲娘啊，你将来白发靠何人。亲娘啊，你后来年纪老。亲娘啊，就要想起孩儿一点根。亲娘啊，我还要与你烧钱化纸。亲娘啊，你要我披麻带孝扫坟台。亲娘啊，你想想，还是留我这条根。亲娘啊，你今饶我狗性命。”有仁苦苦哀求，说得肝肠要断。凭你铁打心肠，被有仁这样哀求苦话，也要有些回转软心来了。

不料这徐氏竟是心肠硬胜如铁石。越说越怒，犹如恶星宿下凡，凶神下界。便叫声“小畜生，我倘若今日饶你，你就明日不饶我。今朝凭你蜜说甜言，我也不相信你，今日阴司要添一个小鬼，明日阳间少了一人。早死早归阴司府，免在阳间挨时辰。”此时徐氏，好似天神降世，恶宿临凡。说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。不如我今杀死你，免得明朝祸秧根。就杀了你，落得干干净净。”拿定了恶意，放出了凶心毒手。就将那一明晃晃的刀，拿在手里。一只手去拖住王有仁的小辫子，他就下这无情毒手。但听得哈哒一声响，那时间血淋淋的人头，已提在手中。可怜那王有仁千句哀求，万句饶命，仍是不肯放他生。可怜那八岁孩童，为了一言冒犯，原要杀死。

那时金定眼睁睁看见他兄弟，苦苦哀求。他那时也巴不得来相帮他哀求。无奈看娘亲，这般凶恶之相。好似一个天神。他那里敢来说一句，只得在旁边看，不敢作声。只是心中苦，如今看见鲜血淋淋，一个人头。更加吓得浑身发抖。想想实在不舍得，实在真可怜。此时顾不得自己性命，便叫

了一声：“母亲啊，兄弟犯什么罪？今日要杀头。”徐氏一听此言，即便面肉横生，柳眉直竖。对着金定骂道：“你这个作死的冤家，你若高声叫喊，我就叫你同兄弟一起鬼魂归阴司。”说罢，将这刀一放，将这人头向地下一摆。那金定被徐氏这一吓，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连忙将身躲在床后，再也不敢作声。

徐氏坐将下来，心中一想：“但是杀了杀了。我想这个尸首，怎么样拿他出门去。待我慢慢想个主意才是。”他就想了一会，忽而将身立起说道：“有了，有了。”即便将有仁尸首上的衣服，剥将下来。有一个大大的油坛在此，又将这钢刀拿来，将这尸首分为七块，装在油坛口之内。那坛之上就这剥下来的血衣裳，遮盖起来。想来想去，放在何处？总要无人看见才好。又想了一会，就将这油坛拖将过来，放在床脚里面，外有床帏遮住。想这个地方，暂为放放，再等几天，待有机会，即便拿他去了。转身又到里面去，提了一桶清水进来。将这地上的血渍扫洗得干干净净，这一把刀也是洗得干净。四面一看，即将那红烛吹熄。此时谯楼已经鼓打五下了。那金定是吓得目瞪口呆，浑身发抖。躲在床后，不敢出来。徐氏将这事做完，收拾干净。即叫声：“金定我的好儿子。你来，不要害怕。你是我好儿子，我今日这句话叮嘱你。这些事情，你不许在外人面前说出来。倘以走漏风声，我就要将你同你兄弟一样。”那金定走将出来，那里还敢开口。只是噢噢连声答应而已。徐氏便同金定也就睡了。正是：

世间冤仇事最多，劝君心头常要摩。
为人看破循环理，脱却红尘避网罗。

话说那钱正林先生，自从昨日晚间，送学生王有仁回家。“但是他送我出门，走到大街。我看他这样的意思，甚是可怜。我想他是亲生父母，岂有毒心。莫不是言语倔强，父母总有打骂等情，这是常理。家家户户俱有的。说是要杀他，我想来总不见得有这等事。况且自古俗云：虎毒不吃儿。据他说来，母有外心结交那天齐庙和尚。然与和尚通奸，更加私藏。我想断断乎从未有杀子之心。而且昨晚，送他回去之时，见他母亲出言吐语，全无凶恶之相。看他行为，非但要杀的话，就是打骂也看起来不舍得的样子。怎么有仁说得这样的害怕，他向我说道：‘明日不到书房里来，我是死了。’叫我要替他伸冤。倘以真是有这等事，就是师生之谊。本是可以替他告官伸冤，原有例理。咳！我总不信那里有这等事。”钱先生坐在书房中，想来想去，心中疑惑不定。看看日已将午，为何还不见有仁上学。到也有点古怪，总是放心不下。

即便叫两个大学生说道：“你们两人到王家去问问看，王有仁今日为甚，这个辰光还不到学堂里来。”那两个学生，领了先生之命，飞奔前来。走到王家门首，只见大门关了。二人就敲门问道：“你家王有仁，这个辰光，还勿到学堂里去。所以先生叫我们来问。”那徐氏大娘娘出来回说道：“二位相公多谢你，拜上先生说：‘我家有仁今日到母舅家去拜寿去了。’”那两个学生听见大娘娘这么说，回转就走，走到书房，对先生说：“他家母亲说是，今日有仁，到母舅家里去拜寿去了。”钱先生听见两个学生这等回话。他心中总是疑惑。因为昨日有仁，送他出来，说得这两句不好，所以总放心不下。等到天晚，仍不见有仁来。是疑肠百

结，便放夜学。向这几个学生说：“明日放学一天，我有事情。”因为听说有仁到母舅家去。原来有仁的母舅是与钱正林先生一向认识的。他要想明日到他母舅家去问问。看到底还是有此事，没有此事，再作道理。免得疑惑不定了。但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钱塾师送徒回家 徐毒妇起意害子

话说钱正林先生，差两个大学生，到王家去问。回来说道：“他母亲说，有仁到母舅家去拜生辰去了。”正林一想，到暗吃一惊。不好了，昨日有仁说，母亲因为结交和尚私情，有仁因赶去和尚。他母亲竟要杀他，我因听见他说这话，总见不相信。那有亲生的儿子要杀死，从古至今未曾听说过有这样毒父母。然而等到今日，还不见有仁到学堂里来。这事不得不疑，是有原故。待我先到王家去访问访问，如何道理。究属是真是假。他就一路而来，走到王家门首，只见大门紧闭。随手敲门，敲了几下，里面徐氏大娘走出来看，开门来看见说道：“原来是先生，请到里面坐坐。”钱先生即便走到堂前坐下，开言说道：“请问大娘娘，你家令郎这有仁为何两天不到书房？”徐氏大娘娘听见先生问起这话，随即答道：“我家有仁，因为母舅生辰。叫他去拜。想是母舅留他住两天，谅必过了几天就要回来的。”先生又说

道：“你家令兄徐光中，我也认识的。待我亲自到他家中去看看他。”

徐氏一听此言，究属心虚。他就当时反转面皮，颜色就是两样了。说道：“先生啊，这句说话，你是多管闲事了，一家人家总有一家事。况且我家哥哥现在不住得这了，搬到新城去，已经几年。我家是兄妹之亲，常来常往，何用别人多管闲事。先生你这句话儿，可见得不通的了。还有一句，你教你的馆，不必多管别人家。就是你先生家里的事情啊，有什么别人家来管你。就叫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。况且你们读书人，应该通文知理。又不是婆婆妈妈，要问张家长李家短。这些是妇人家腔调，你们男子汉大丈夫，不应该如此样子。”

当时惹动那徐氏一派急急风的说话。说得钱正林先生面涨通红，无言回答。只得立起身来，往外就走。走出王家门首，自己一想：这个妇人确然利害。待我走到他母舅家里去，问问就知真假。随即走出东门，前面就是板桥。这个地方乃是客商云集之所，人烟凑杂之地。人来人往，拥挤不开。而且街狭难行。钱正林一想，不如且到这茶坊之中，少坐片时。如其走到新城，还有三十里。歇歇脚力，再走不迟。即便走进茶坊，刚刚走进，却巧遇着徐光中同了一个朋友，由内进出。徐光中一见钱先生来了，便停止一步。连忙拱手道：“钱先生久违了，难得贵驾到此，有何贵干？”钱正林亦忙拱手答道：“我来这里，寻一个朋友。与你多时不会，一向财运亨通。贵忙之甚，闻得尊驾生辰大庆。今日总是有甚贵事来城，为何不同了令甥一起来？”徐光中道：“先生那里晓得我生辰。”正林道：“昨日你令甥有仁，不到

书房来读书。今日我到王家去问，据令妹说道，因是母舅生辰，有仁到母舅家去拜寿。所以晓得。”徐光中道：“啊呀并无此事，我的生辰乃是正月初七，已经过了。如今有那一个做生辰？况且自从妹丈故世以后，外甥不到我家来，已经长久。何得有这句话来。”正林一听就拱手而别。

辞别光中之后，一路回家，心中好不疑惑。到了家中，左思右想，全无主张。不过想起来“王有仁那一天，原不肯回家。是我送他家去，倘以真是与他母亲杀了，岂不是我到送了他的残生。想起来实在对他不住，况且送我出来，叮嘱我要替他伸冤。若然是真杀了，叫我怎么样儿与他伸冤之法。”少停一刻，吃了晚饭，就到床上去睡。心中焦燥，又睡不着。翻来复去，总想不出一个主见。听得谯楼三鼓，似乎两眼朦朦，有些神思昏昏。忽而看见学生王有仁来了。浑身鲜血淋漓，双膝跪倒，叫声“先生我是学生王有仁。负屈含冤，死在阴司，飘来荡去，好不苦啊。先生，先生，你总要替学生告官堂伸冤屈，子孙昌盛。叫一声：先生啊，你总要怜我苦、哀我孤，少族无亲。”跪在地下，苦苦哀求。先生道：“王有仁，你到底是死的，是活的？如其真情是死，将你死的情节，如何冤枉？细细对我说明，以便与你伸冤。”叫声：“先生，我是你学生王有仁。恨只恨母亲太过无情，伤害天理，一刀将我杀死。还要分为七块，装在油坛之内，藏入床脚旁边。可怜我见阎君，枉死不收。飘过来，荡过去，好不凄凉。学生苦苦哀求先生替我伸冤。”又叫一声：“先生你醒去罢。”钱正林似睡非睡，似梦非梦，好象见鬼又没鬼。见醒来正值三更咚咚鼓响。

伸头一看，床前之灯，暗而复明。似乎有一阵阴风，往

窗隙之中而去。霎时间，窗外风四起，呱呱有声。好不十分惊异。连忙叫道：“王有仁，王有仁你在那里？”钱正林在床上喊叫不停。那李氏妻子道：“半夜三更见神见鬼，大惊小怪为什么事，这等光景。”正林道：“贤妻你有所不知，只因学生王有仁，他原本不肯回家。是我送他家去，倘若被娘杀害，乃是我送他的残生。他来托梦，说被娘杀害，分七块装入油坛，藏在床下。叫我替他伸冤，可怜他跪在地下，苦苦哀求。适才清清白白在此，所以我这里叫他。并非大惊小怪，实在好不希奇。”那李氏妻子道：“想是你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不必见鬼，快些儿睡罢。”钱正林此时那里睡得着。

挨到天明，只见那东方发白，红日升天。他就披衣而起，梳洗已毕，抽身走出大门外。闲步走走，散散心思。就在这街上走来走去，忽而看见金定来了。正林即便立定脚头，待他走过来。金定走到面前，正林就问他：“你家兄弟，为何两天不到书房里来，到那里去了？”金定听见先生一问，他就两泪双流。“说起兄弟王官保，已被母亲杀死了。将他尸首分为七块，装在油坛里，将坛藏在床脚旁边。这个事，是人不知鬼不觉。母亲交待‘不许对外人说，不许走漏风声。倘被外人知道，连我的性命难存。’先生，你不说我来说的。倘以被母亲晓得，那时我也难活了。”金定说罢，匆匆而去。

钱正林听见金定这般说，吓得面皮改色。珠泪儿滚滚下来。走回家来，气冲斗牛。咳咳几声道：“自古至今，千年万载，从未曾有，亲娘杀儿之事。真个是淫妇之心最毒，比这青竹蛇儿更胜。阿呀！这桩事情，原是了不得，了不得。

气杀人也。但是我学生，有仁啊，有仁啊，你的阴魂不散，要我替你伸冤。可怜啊，可怜啊！这般事，是我送你回家害了你的残生了。”说罢，又哭，如醉如痴。就将文房四宝，取将出来。磨起香墨，挥动羊毫。写下一张呈状：

具呈状人，钱正林，年四十一岁，如皋县人。告为血海冤枉，叩求伸雪事。窃生员本是海门厅前取中。钦差督院翰林学宪门生。南场乡试几科未能上取，顺天纳监三场又不成名。天哉运也，只以设馆为业，人杰地也。现居通州南门。适有东家王世成，六陈买卖做营生。生子有仁王官保，年方八岁。拜我门下学生，不料今秋世成身归阴府，丢下妻子徐氏孀寡之人。谁知性贪淫乱，结识纳云。一日有仁看见，赶出家庭。不想他母徐氏恼恨中心，他与和尚商议杀害残生。姊姊金定奔到学堂送信，兄弟有仁我来说与你听，今日娘亲恼恨，磨刀要杀你身。最好今朝不转家门。生员听说这话，不信是真。那有生身亲母，害杀儿身。莫非言词少理，打骂之论。生员送他回去，说个人情。谁知妇人恶计，当时好话蒙混。到了三更时分，原将刀下无情。可怜尸首，竟作七块开分。取得油坛，就将块肉装进。至今尚在，藏于床脚之根。他的胞姊金定，实做见证。不该敢胆多事，谊关师生。伏乞青天，叩求伸冤雪恨。以整风化，才得冤鬼超生。老父台大老爷，明镜高悬，发公差，宜访问。提讯假真。公侯万代，福寿子孙。叩具 上呈，抱告钱生。 告状代伸人，如皋县生员，钱正林。

钱正林将状子写成，摆在桌案之上。横看竖看，看了半个时辰。点头点脑，只是冤气喷喷。看了一会，哭了一场。再看一番，又哭一场。走到庭前立立，回到堂上停停。他就上前来，交代妻子，早晚门户当心照管。我要到州衙里去告状。非为别事，要代学生王有仁伸冤。说罢，走出大门。一经来到州衙。大步走到大堂之上。刚巧那荆大老爷，坐在大堂理事，审讯案件。他就等这一桩案审过。钱正林就赶步上前，叫声大老爷伸冤。即将这状子双手呈上。荆大老爷接过状子，从头至尾，看了一遍。即将案桌一拍，说道：“好大胆的生员，包揽词讼。在外惹事生非，屈害人家。那有亲生父母杀害儿子之事。总是你包呈词讼，无故生端。本州未曾上任，先访你们通州地方，势豪光棍，举监生员，讼师包告，我这里拿住不少。今日有你这大胆生员，敢来屈害良人。喝声左右，与我拿下。”

那时左右之人，哟喝一声，即将钱正林拿住。荆大老爷高声说道：“诬告他人者应该反坐，例载重罪。”又喝道：“将禁牌取来。”即将那禁牌之上，用朱笔填写。随即发下，左右取铁镣套上，随即收进监牢。立刻做成文书，通详大宪衙门。转文详到督院学台，再革他的前程。分发已完，哟喝一声，只听得云板当当，大老爷退堂，回进衙内。那钱正林收进监中，受他们这一班禁子们，打骂不住口的。那些禁子衙役，只认他是一个包打官司的生员。不知做过了多少好买卖，今日落到通州来，遇着我们这位荆大老爷，他是铁面无情，赛过龙图再世。谅必预先访问，知道他的。今朝也算悔气，到这里来，我们都要与他弄点好处的。若然没有，就将他打骂起来。

那钱正林在监中，是苦极不堪。受多少私刑。正林说道：“我想这铁面清官，总可以伸冤雪恨。不料这个荆知州，他是糊涂官。岂有不问明白，不去访问，不由分说，就将我拿下监中。”不觉两泪双流。莫非皇天不开眼，善人反受恶刑磨研。王有仁好学生，你的阴灵在那里？快快前来保护我。若有一日与我出监去，定要去上控衙门与你伸冤。祷告了一番，又哭了一场。正林在监，暂为慢表。且说钱正林的妻子，李氏大娘。因丈夫说他到州衙，要与学生王有仁，代为告状伸冤。但不知如何，看看天色晚了，还不见回家，十分记挂，当夜无话。

次日早晨，就叫长子钱云“你到街坊，去打听打听爹爹的消息，凶吉如何？”那钱云领了母命，即走到大街，转过州前。走进茶坊坐下。耳听消息。少停，见有两年老些人，进来说道：“现有一个新闻事体，天齐庙巷内，有一个王世成家。一向在南门外，做六陈买卖的。谅必此人是造孽多端，所以年纪不大已经死了。讨了一个妻子，就是那徐光中的妹子。岂知这个女人，性好淫荡。结识天齐庙内的纳云和尚。一日被儿子看见，赶他出门。不料从此恨毒，奸夫淫妇，二人商量。到夜间将儿子杀了。这个钱先生，我们素来晓得，他是正经读书人。昨日与学生伸冤，岂知荆老爷糊涂起来。非不准，到把他收监。岂不是冤枉之中，还有冤枉。可算得希奇事。现在善人受苦。再看他怎么样明白。”那钱云细细听得明白，赶紧回家。一一从头说与母亲知道。

李氏娘娘听见这话，好不伤心，大哭起来。即便交待大儿子钱云道：“你在家中，与兄弟二人，看好门户。待我去那监中，看你爹爹。”李氏大娘，煮了饭。取了一只小篮

儿，将这饭摆在篮内。就走出大门，一竟走到州前。只听见街上人，纷纷扬扬都在那里谈谈讲讲，这个新鲜事。听见之下，好不着急。走到监牢门首，对禁子说道：“多谢你这老伯伯，放我进去送点儿牢饭。我当缓日重重谢你。”那一个看门的老禁卒，平时也认识钱先生是个好人。而今这桩事是冤枉的。所以他就肯放李氏大娘进去。不过交代，不许声张，就要出来的。李氏应声晓得，往里面走将进去。苦得不知在于何处，他就口里叫道：“钱正林在那里？”正林听见妻子声音，即便走出来叫道：“我在这里。”李氏一见丈夫，披枷带锁，这等模样。好不伤怀，大哭起来说道：“你何苦为了别人家事情，自己受这样的苦。”正林道：“不妨。总有明白之日，不必愁肠。”

李氏等他吃了饭，便走出监门。想想“总是不好，丈夫在于监中，无人出头，何日可以出来，何日可以明冤。这个老爷，为何此等糊涂。不由分说，就将我丈夫收入监牢。”好不伤怀，他就走到大堂之上，四面一看又无人见他。就走到鼓架上，拿了两根鼓槌，咚咚打将起来。口叫“冤枉！”一时里面走出来几个公人，连忙问道：“有什么冤枉？这样的大惊小怪。”李氏也不管，挥鼓叫冤。里面荆老爷，听见大堂有人击鼓，又有什么冤枉要事。即忙传班坐堂，那云板当当响亮。哟喝一声，麒麟门大开。荆老爷坐将出来，就将案桌一拍，高声说道：“何人击鼓，有什么冤枉事情。将人带上来。”那一班衙役，哟喝一声，将李氏带上。荆知州又将案台一拍问道：“你这妇人，为什么冤枉事，好好讲来。”李氏叫道：“青天大老爷，听奴告禀。奴本是如皋县生员妻子，名就叫钱正林。训馆先生，有学生王

有仁。亲娘杀死小冤鬼，托梦兆要我伸冤。昨日里到公堂，不由分说，认作他包词讼，收入监中。大老爷你为何不去访问，莫冤枉善良人，当作奸徒。”荆老爷喝道：“住口，据你供来，钱正林不是词讼，但人命关天的大事。别人家与你何干，为什么替他告状。况且亲生母焉有杀子之理，我这里不信。你且退下，待我去访问根由。倘是真有此事，本州放他出来。倘若此事假的，定例反坐治罪，断不轻饶。”哟喝一声，荆知州退堂走进。那李氏大娘娘回家，天已将晚。即便煮了晚饭，送进监来。李氏大娘对钱正林说：“我送午饭来时，监中出去。就到大堂喊冤。荆老爷他就坐堂，问我说道：‘人命关天大事，岂可管别人家。待他访问根由，再行定夺。’”正林听见大娘这个话，似乎心里稍亮。李氏大娘说罢，就走出监门回家。当夜无话。

荆知州退进后堂，思想了半晌。今日据钱正林妻室，前来击鼓，想必总有冤枉。如其是个包揽词讼，他也不敢前来击鼓。咳，这个案件到有些古怪。想了一会，少停夜膳已过。安静内房，左思右想，竟睡不着。时近三鼓，似乎两眼朦朦神恍惚。忽而看见一个童子，浑身鲜血淋淋。跪在地下，口称冤枉。苦求伸雪，哀哀滴滴，苦恨难言。就开言问他：“你这小童儿，有什么冤枉，要我伸雪。从实说来。”王有仁阴魂不散，飘来荡去。本是苦求先生替他伸冤。不料先生，又被官府不明，收入监牢。为今阴阳两界，飘奔情急。似此光景，冤恨何时可雪？只好来与荆老爷前缠绕，故此跪在地下，苦苦哀求。见荆老爷问他，就此告禀道：“我父名叫王世成，生我就叫王有仁。只因父亲已故世，母亲徐氏不正，结识和尚纳云。一日被我看见，将他赶出门庭。从

此母亲结恨，与纳云商量，害我残生。一刀砍下人头落，将我尸首七块分。装入油坛之内，藏在床脚之根。老爷若然不信，打发差人访问。告状冤鬼王有仁，苦求老爷把冤伸。连叫几声大老爷，连叫几声把冤伸。”忽然阴风一阵，几乎吹灭油灯。唧唧一声响亮，毫无半点形踪。

荆老爷仔细堂下一看，并无血污小童。“咳！好不奇怪，莫非我在梦中？”此时谯楼三更催送。急忙高声喊：“左右人来。”外面这些伺候人等，听得老爷在内房喊叫。不知有什么要紧事情，唔吆喝六。大家急急奔将进来，问道：“老爷有何吩咐？”荆老爷道：“适才有一个童子，满身鲜血，跪在内房，只听得唧唧一声，就不见了。你们外面找找看，可曾躲在那里，好不奇怪。”这些跟随人等，随即提灯到外面说：“老爷见了鬼，半夜三更，大惊小怪，在那里见鬼。”少停一刻，进来都复没有。就此衙门里面，闹了一夜。

天色渐明。荆知州他就更换了一身衣服，头戴一顶毡笠子，脚穿一双麻草鞋，青布长衫着一件。手中托了一个木盘，那盘中写了多多少少的字卷，文房四宝尽在盘中。上面一个粉牌上，写道：“测字相面”四个大字。如此打扮，俱已完备。即便交代跟随人等说道：“你们不许声张，与我好好照管内房。待我出衙走走便了。”说罢，即抽身往外就去。但不知荆知州出去是何意思？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徐孀妇毒心恶手 钱先生告状累身

话说荆知州，自黎明之时，出了衙门。在那大街小巷之中，茶坊酒肆之内，走来走去。手中托了一个测字盘，嘴中喊道：“测字相面，灵不灵，当场试验。准不准，过后方知。”走到一个茶坊之中，上头一个大坐位上，坐看一个相貌端方，衣服华丽之人。年约四十余岁，叫道：“测字先生，请过来与我测一个字。”那荆知州应道：“尊驾，请自己拿一个字卷儿起来。”那人即便随手拈了一个字卷，递与他。荆知州就将字卷，放开一看。原来是一个“也”字，就将粉板取过来一写，写在粉板之上。问道：“请教尊客，这个字乃是焉哉乎也的也字。请问什么用？”那客人答道：“因为我子出门为客商，已经三载未见回家。但不知在外得意不得意，凶吉如何。家内记挂盼望已久，而音信全无。所以费神，照理而断。实言凶吉，自当奉谢。”荆知州道：“照这个字断起来，不见得意，到有些凶险。这一个字，因

是地无土，草木难生。池无水，鱼龙不活。孤身一个也字，水木俱无。据我断起来，凶多吉少。”

那一时，看的人拥挤不开。有这些识字的，懂文事的，看见他这等批断。旁人都说：“这测字先生，却是有本事的。字理通文透的。我们也要来请他测一个字。”

又有一人走上来，拈了一个字卷，递与先生。放开一看说道：“这个字，是酉时的酉字。”随即写到粉板之上。问是何用？那人因有珍珠两个不见了，故来测字。先生道：“这个字，乃是十二地支第十字。现在辰光，乃卯时，卯酉一冲，其物好寻。卯时卵形，其物之体小而圆。故详断珍珠，但此物形藏。尊驾府上，可曾养鸡？”那人道：“养一只雄鸡。”先生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尊驾回府，望将这鸡杀了，在于鸡肚子里面。”那人竟不相信，随即到家，将鸡即杀，割开肚子，果然珍珠在内。欢喜异常，忙忙走进来说道：“先生，先生。你莫非是活神仙。我到家将鸡杀了，这珍珠果然在鸡肚子里面。所以我来谢你。”

旁边一人走过来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快快走来，测一个字。免得被你师父，心中打骂。”原来这个小兄弟，乃是铁匠店内的徒弟。因为有一支大铁钳不见了，他师父要打要骂。正在吵闹，所以旁人叫他来测字便知了。那徒弟走来，拿了一个字卷递与先生。因这徒弟乃是不识字的，所以颠倒横竖不懂。将这个酉字横转来，递与先生。先生一看，这也是个酉字。因是横看，竟好像一个风箱。况且此时辰光正是午时，卷子里字是个酉字。午字属火，酉字属金。有火有金，乃是铁匠手用之物。故知不见者是铁钳。酉字横看，正像风箱。照此详断起来，这铁钳在于风箱之上。就叫这徒弟

“你快到风箱上去看看，有无即来谢先生。”这徒弟一听，先生说完，飞奔到家去看，走到风箱上一摸，果然在此。欣喜非常，连忙走将进来。高声喊道：“先生真灵，这铁钳真在风箱上。”谢谢先生就去了。

当时众口纷纷，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。皆说新到一个测字先生，如神仙能知过去未来。荆知州在那茶坊之中，测了几个字，灵验非凡。惹动这些人，都来寻他测字，预问休咎。他就天天到那大街小巷，城里城外测字。夜来也不回转衙门，只有他两个亲身长随，是晓得他出去访案。即如这些衙役三班差人等辈，因为似此改装打扮，也认不得他是个老爷。一日走到天齐庙巷内，大家小户，都知道这个有灵的先生。人家请他测字，真是不少。还有请他相面的，亦是甚多。这个买卖，甚为发财。在外吃用开销，竟是用去有余。走到一个过路凉亭，一看真好风景。因为生意好，到有些劳神吃力。不免在这凉亭之内，少坐片时，歇息歇息。

只见那一带长堤，青石砌成水梅式。垂杨绿柳一望尽是翠荫天。方砖铺地迴文锦，曲折栏杆还用紫石镶。正中设座观音像，亭角巍巍插九霄。那时荆老爷一看：此亭虽小，而景致到在得自然。不免多坐一时，足可以散怀舒闷。正在观看雅趣，忽有这条卖京货的担子，挑将进来。此人就叫吴二鬼，又名吴老二。惯做京货买卖，在通州地方多年，也是出名的。为人本性耿直，做生意公道无欺。他也听得这位先生，测字相面最为灵。所以挑了担子进亭来。就看见先生也坐在石凳之上。吴二鬼歇下担子，连忙走上前来。对着先生打了一恭，就说道：“先生请了。”那先生也连忙答礼道：“贤兄请了。”吴老二道：“久闻先生大名，道学如神。可能

相烦与我相相面看，因为一生劳碌，两手空空。但不知何日，稍有安闲自在。虽则发财发福乃是命，然而我总想积德阴功可补虚。所以大阴功我也做不起，这些小阴功我就寸寸留心。在你先生看看我后来如何？”

先生道：“足下才说阴功两字，却是难得。但修心补相，实是有之。就是一个修字也难的，你我在家人做买卖，有什么闲工夫修做好事。就是出家人，他这修起来是容易些些。”吴老二道：“暖，暖，暖。先生不要说起，出家人在家人。出家人也有正派的，也有邪偏的。就是我前月之中，在这巷子里来做买卖。遇着天齐庙里的，一个和尚，名叫纳云。我看他也有邪气。”先生道：“足下也是会相面的么？”吴老二道：“我那里会相什么面。因为做着一个买卖，思想他是邪气。还是先生是客边人，讲讲这些话谅也不妨。”先生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大家是无事谈谈。请讲与我听听。”

“先生，你可会吃旱烟？请用一筒烟，待我来细细讲与你听听。我这担子虽小，各货俱全。有一块大红湖绉绣花的手帕，挂在担子上面。摆摆样儿，做做招牌。谁想纳云和尚，他一定要来买我的。我就不肯卖与他。”先生道：“为何不卖与他？这个也是生意。”“暖，暖，暖。先生那里话来，所以我对那和尚说：‘你们出家人最宜用漂白的，或者用香色的。这个大红的，况且又是绣花的，你们焉能拿在手里用，岂不要惹人取笑么？’所以我不肯卖与他。那时他那里肯依，一定要买。我就不瞒你讲，我晓得他这是个发财庙里的和尚，也不在乎价钱贵。我就要他一元洋钱才肯卖，那晓得他不要说一元洋钱，就是十元洋钱他也不嫌贵。所以他就买了去。但是他去之后，我想想他买这样东西，定非正

派。先生我这句话猜疑他，差也不差？所以出家人非但不修，作起孽来比在家人又不好。”先生听见吴老二这句话，想着梦中童子说纳云。原来这天齐庙内，是有这个纳云。口中不言，心中明白了。就与吴老二，又闲话一时。各人分散。

荆知州他就捧了这个测字盘，走到天齐庙来。走进山门，刚刚遇着纳云和尚走出来。荆知州见面一看，心中想道：“真是个风流和尚。”纳云看见测字先生进来，正合其意。因为听见人说，新到一个测字先生，灵验非凡，能知过去未来。

为人莫作虚心事，比事虚来心亦虚。

纳云一想：“难得遇着这个灵验先生，请他测一个字，问问休咎。但是这桩事情，被徐氏大娘娘弄坏了。他若不把儿子杀害，岂不是好。未免天长地久，亦未可知。为今已经杀了，想来总是不得太平。倘以官府一准，犯出事来，出怪露丑。这便怎处？倘然我就此远走他乡，想又不舍与徐氏分离。”心中正在疑惑不安，看见灵验先生走进来，“最妙，最妙！”连忙迎上前去，叫声：“先生你今打从何处来？请到里面坐坐，我要请你测一个字。”先生道：“我在凉亭坐了一会，甚为寂寞。所以到此庙内来，走走玩耍玩耍。既是你要测一个字，这也不难之事。大家出门朋友，人到何处不相逢。我与你一番生两番熟。就是做兄弟的，也是个极要朋友的。我看你到也是个极欢喜结交朋友的。”那纳云和尚，被这个测字先生一派挪介（这）入门诀，奉承说得天花乱坠，喜悦心怀。纳云说道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不过是我与你出家在家似乎两教。”先生道：“常言道：三教原来共

一家。况且我与你俱是出门之人。你们出家的，乃是云游四海，到处为家。就是我吃了这碗江湖饭，也是天下可以游得去的。我听你口音好像也是我们湖北人。”纳云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请教你先生贵府是什么地方？”先生说：“我也是湖北。”先生连忙告问道：“师父，湖北那一县？”纳云道：“我是宜昌。”先生即答道：“我也是宜昌。”纳云道：“这样说起来，我与你是同乡人，哈、哈、哈，这也难得。”

即便拉住先生一双手，说道：“我同你到我卧房里去坐坐，那地方安静些些。待你先生歇息歇息，我与你谈谈心事，好与不好？”先生道：“既蒙师父见爱，好极，好极。”说罢，即便两人携手同行，往内就走。走进那纳云的卧房里来。先生抬头一看，甚是清雅。上面挂一轴是唐寅山水。两旁是董其昌墨迹。春联上联是：静观山水流泉趣。下联是：闲看明月娱精神。上方红木镶牙天然几，下沿是花梨水洗八仙桌。左边是大理嵌成湘妃榻，右边是黄杨雕刻自眠床。况且台上摆设，桩桩雅致，壁间悬挂件件清高。先生看罢，开言道：“师父，你是清高之福。这般雅趣，兄弟是游荡江湖，奔波郊野，那得有半刻之闲。真真是古人云是：官居极品贵，不及贫僧半日闲。以此论来，到底是出家人快乐。”纳云道：“你我是同乡，自家人莫言客话。请坐，请坐。”纳云随即走到外边，拿了一碗茶来。说道：“先生用茶。我这里请教，测一个字问问如何？”先生道：“要问什么事情？”纳云道：“你与我测起来，且慢慢我要与你商量一件事。到底先生是才明识大，定然是有主意的。”先生道：“你在我这盘中，自己拿一个字卷出来，与我看便知凶吉。”

纳云师便到盘中拿了一个字卷，递与先生。先生就放开

一看，是一个角字。取粉板过来，写在粉板之上。说道：“这是角字，请教你怎么用？”纳云道：“问问终身休咎？后来凶吉如何？”先生道：“这个字论起来，若然是做买卖，大得其利。倘以问终身之事，则大不相同。据我详起来，后来是凶多吉少，险恶难言。这个角字，因是头顶一把刀，底下一个用字。就是不周全，因是周字之中少一口。故云不周全。那头上有刀，岂不是要犯杀罪。不周全，是无人周全之理。看起来，凶多吉少。用字之中，虽有土字，而无口字，则不能成一个吉字。是以断他吉少。”纳云听见这般说法，心中好不着急。就说道：“我与你商量，照以这个凶多吉少，而且头上有刀，却是不差。但是不知可能避得过去？我想逃走他乡，总好避去。请教你与我详一详看，还是逃的好哩，还是勿逃的好？”那先生是立起身来，搔搔头皮。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在我详起来，倘以事犯杀罪，就是逃走他乡，也不中用。就叫：身长六尺，天下难藏。还有这衙门里，他也要出关文，或者画图形像。况且你是出家人，更容易认得。那里可以逃得过，不如求菩萨保佑，或者逢凶化吉。只要避过恶时辰，以后就不妨了。”纳云道：“避过恶时辰，避脱恶星宿。是有这个道理，但不知此事能可避去么？”先生道：“我与你再占一卦，看看如何避脱。”纳云道：“介末（这末）费心费心。倘若无事，自当重谢。”先生道：“朋友家，情长财短，不必言谢。”

说罢，取出三个金钱，呈在手心之中，播了三摇，放将下来。一看，又摇又看，连摇三次。取粉板写好，就看来看去。横思竖想，又是半晌。便说道：“据卦上详起来，只要避过庚辰日，乙卯时辰。这日这时，避过去就不妨了。今日

己卯，明日就是庚辰。只要明日，不要出门。要将身躲在大殿香台之下，外有台帏遮盖。你将山门稍为晏晏开门，等他过了卯时开门就不妨了。如其有烧香人来敲门，倘是孤身一人则不能开。他一人凶者象也。倘若是两人同来，乃是逢双则吉。就是开他进来，亦是不碍事的。切记，切记。千万不要有误。我明日午食之时来看你，倘有怎么事，待明日再行商量计议。”纳云听他言语有理，察断分明，十分相信。就说道：“先生灵验如神，非是今日，倘若避过卯时，以后出来见人，谅必无妨么？”先生道：“是、是、是，便无妨碍了。”两人谈得投机，先生又坐了一会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

那测字先生便辞别纳云，出了庙门，一竟赶紧走回州衙。一到内堂，就将那测字的一副行头，更换脱了。即便悄悄唤了两个能干的公差：一名叫做许文，一名叫做朱高。此二人在通州衙门当了公差，极其能干。胜比包龙图手下的，董超、薛霸，两人还要胜个几分。当时许文、朱高两个差人走进内堂。说道：“老爷呼唤我们两个进来，有何吩咐？”因他两人看见天色已晚，还要传我们进去。想必又是怎么跷蹊案件，叫我们又来劳费心思了。不是疑难案件，这个辰光，再不来传我们。所以二人走进，非比别个差人，又是另眼相待些些的。荆老爷吩咐长随们走离远些，这句话儿，他恐怕旁人听见，走漏风声，这和尚逃去。故此必须机密。他就叫许文、朱高近前，俯耳低言，对他说，如此如此。“但今晚也要当心，你二人夜间，须在山门之前，密密巡察。切不可与他走脱，最是要紧。”就是王世成家里的事情，这晚他也悄悄交代这两个能干公人了。吩咐已定，遂即将牌票，

用朱笔批好。付与许文、朱高。他二人领了牌票，即便出了衙门，一径到天齐庙巷来。两个公人，密密去传了地保更夫，将巷里两头榭栏用心看守。这一夜，是一应人等出进，俱要查问。两个公人，且行慢表。

先说荆知州大老爷，自从亲身改装私访，回到州衙，心中有些明白。想到我前日将那告状人钱正林，如皋县生员，错认他是个包揽词讼的讼师，故而将他收入监牢。照此情节，这个案件是了不得的。这个生员钱正林觉乎屈了。随即传班坐一堂，夜审复讯一堂。细细问他，便知明白。荆老爷说一声：传班坐堂。那一时间，呼吆喝六起来。自头门直到内堂、花厅各处，点起灯球如同白昼。那云板不住的，当当响亮。吆喝一声大老爷升堂，公坐两旁的衙役、皂隶，齐齐的鹄立站班，六房书吏，都是手执文卷。又吆喝一声，传禁子上来。手执禁牌，是二公案。荆老爷将朱笔写完，交代禁子，将新进监的揽讼生员，带上来。喝了一声，即到监中，提出解到堂上。

钱正林未曾走上石阶，口喊冤枉，连叫几声。走上堂来双膝跪下，那堂上荆老爷，是将案台一拍。说道：“难道本州断错了你不成？好大胆的生员，到底你可见揽讼生事么？”钱正林不慌不忙，叫声父台在上，听生员禀。所有死者王有仁，乃是生员的学生。因为情关师生之谊，一者那日他胞姊走到书房来送信，说他亲娘磨快了钢刀，没有好事，恼恨之声，他要杀你。王有仁一听此言，原是不肯回家，那是生员送他回家。二者生员说人情，不料他母恶计巧言，生员被他蒙混，其心何忍。他又无亲少族，生员代他伸冤，何为揽讼。再请老父台，可去访问。如其真是人命，就替百姓

伸冤。若还人命是假的，生员情愿领罪。请父台革去生员的前程，就是了。”荆老爷听他此言说道：“你这供得虽是。待明日定夺，你先写下结来。”即叫松刑，当时将枷锁除去。钱正林上堂具结。呈上。荆老爷便说道：“今日暂行管押，候明日上堂。”吆喝一声，退堂。荆知州退进内堂。钱正林有值日原差带去。此时不进监门到押所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小灵魂告官惊梦 荆知州私访奸情

话说荆知州昨日夜堂，将那钱正林监中提出，复讯一堂。中为亲身私访，况且面会过纳云和尚。这个案件情形，早已得知钱正林是个正人君子。收入监牢，而已屈情。但一时难以下台，是将复讯一堂，着伊具结。松去刑具，以便今日堂事，再了分发。再有若到王家去拿人，到也难以下手。倘以并无杀子之事，拿到人来更难完结。所以荆知州，此番到王家去，拿这个案件不得不再三把细。只好等候那两个公差，许文、朱高怎样回话，再行坐堂，出签拿人。此番非比将钱正林收监的事情，确乎毛草些。故而难以落台，若不是昨日夜堂松了刑具，恐怕今日当堂，不肯去脱刑具起来。则更难为情了。此话慢表。

且说许文、朱高两个干差，领了牌票。当晚就到天齐庙巷地方，忙了一夜。传了地保更夫帮办着意。是夜将近二鼓时候，走到一家门首站立，商议。听得门内有妇夫说话之

声。此等门户，因是一门一搭。沿街小屋，乃是小家人家居住之所。故而屋内说话，门外可以听见。其人姓韩名叫起福。日间在街市之中，做做肩挑买卖。韩起福娶了一个妻子，就是惯做媒人的，蒋妈妈之女儿。夫妇二人，男勤女俭，过度时光。其妻子每日清晨，去到大家小户人家去卖花。以为营生。所以城里城外人家，他总熟识。此时正在家里间，缝补缝补。为日间夫妇皆要出去做买卖的。夜间以便做做针线。夫妇两个在那里闲谈。岂知门外有人听，那朱高立定听他妻向夫说，今日听得街上人说，“王世成的妻子结识天齐庙里的小纳云，这也是前世缘分。倘以这件事，被老和尚晓得，就要赶他出去，断断乎不要他住在天齐庙里的。”刚刚这句话儿，被朱高听见明明白白。朱高一想，有了有了。便在门外叫了一声：“韩起福开门。”他夫妇二人，听得外面有人叫，到吃了一惊。这等辰光，还有什么人叫门？不知何事。

即便出来开了一看，原来是朱头儿。“我道是谁？里面请坐。”那许文看见开门，他就悄悄走了半边去。只等朱高一人走进。朱高道：“好、好、好。”就走进去，叫了一声：“大嫂。”他就坐将下来。说道：“大嫂，你们这样儿勤力，还要缝做衣服。怪勿得你家发财。”大嫂道：“不时朱大爷说，日间因要寻些儿稀饭吃。衣服破了，只好夜间缝缝补补。乃是穷人的算盘。”朱高哈哈笑道：“不必过于客气。我今有一样事情，要想烦你大嫂。你若肯与我做得好好儿的，我缓两天当重重的谢你。”韩大嫂道：“朱大爷说那话来，如有什么事见教，那有不肯之理。只要办得到。”

朱高道：“办得到的。故而我要来费你的心。我对你说

说看，有一个王世成的妻子，你是认识的。”大嫂道：“不差，不差。他是我家母亲，那时候做的媒人。他家做亲的时节，我也到他家去过。近来几年工夫，未曾走去。因那妇人古怪，所以我们不同他多叫应了。”朱高道：“大嫂你好得，做这个卖花的买卖。即如走到他家去，也不在意。因他家有一个女儿，有一个儿子。你去问他女儿，你家兄弟为何这几天不见他了。看他怎么样儿回答你，就是了。但是这句话，必须要看好机会悄悄儿。不要与他母亲看见，不要与他的母亲听见。最好是拉到他旁边儿些，低低密密的问他。他便总有怎么话，你就记好来回复我。就是一大功了。”韩大嫂道：“啊呀！你说起这话，真真这两天没有看见他的儿子走过了。不然是一天要走过几次，要到书房里去。这几天不见了，到有些奇怪。”说罢，朱高就走了出来。说道：“大嫂，我明日午前，在这里巷口，茶坊内等你回话。不可有误。”韩大嫂答应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就仍关了大门，夫妻安息。

到了次日天明，韩大嫂早早起身。提了一只花篮往外就走。他走到王家门首，口里喊道：“卖花，卖花。”走来走去，走了两三遍。看见他家大门开了，里面走出一个小女孩儿出来。韩大嫂一见，正是金定。手内提了一把茶壶，出来泡水。韩大嫂便叫了一声：“金定你到那里去？”金定：“我是泡水。”韩大嫂道：“你家母亲在家做什么？”金定：“母亲才起身不多一时，在那里梳头。”韩大嫂就此因头，问他“你母亲还是欢喜你哩？还是欢喜你兄弟。”金定听他说起兄弟两字，他就两泪汪汪起来。韩大嫂道：“你为何哭起来？想着什么事。”那金定被韩大嫂一问，更加大哭，呜咽不已。韩大嫂道：“你对我说不要紧的。”金定就说道：“我

家兄弟，被我母亲杀了。将他尸首分为七块，装在油坛里面。将这坛藏在床脚底下。”韩大嫂道：“为什么事，要杀他。”金定道：“为因兄弟赶出和尚，母亲恼恨起来。”金定说了几句，连忙要走。因为耽搁长久，母亲要疑心，故而速速去了。韩大嫂本不知道，今日有此话。这一说，竟然惊异不已。随即回转来，到巷口茶坊内。看见朱高坐在里面，即忙起身，迎将出来。一同到了韩大嫂家里坐下。韩大嫂将会着金定，一番情节。金定如此对他说，细细对朱高说了一遍。朱高道：“费心，费心。我明日再来谢你。”说罢，就去了。

朱高即同了许文，两人速速回到州衙。悄悄禀复了荆老爷，如此长短，这人命是实。当时荆老爷，吩咐许文、朱高，即速先去，拿住纳云。再到王家。他二领命，即忙悄悄出了州衙，径到天齐庙来，只见山门闭紧。两人在外敲门，那香火道：“有人敲门，可要开他进来？”那纳云躲在佛台之下，问香火道：“还是一人敲门，还是两人敲门？”香火道：“待我去问。”纳云记好测字先生对他说“两人进来，就是逢凶化吉，不妨事的。如其一人进来，你会他不得。所以他要问：是一人，还是二人。那香火走出来问道：“门外来者还是一人，还是两人？”朱高、许文二人齐声答应道：“我们二人来烧香的。”香火即去，对纳云说，是两个人来烧香的。纳云一想，那测字先生，真是灵验。心中到有一点欢喜，谅来定可逢凶化吉了。

忙叫香火道：“开他们进来。”那香火听见纳云叫开他们进来。他就出去开了。那许文、朱高两个公差，一齐进去。走到大殿问道：“你家和尚在那里？”纳云躲在佛台底

下，外用桌帏遮盖。他在桌帏之下张看，一见是两个公差模样。一想不好了，吓得浑身发抖。那时恨无地洞可入，岂知身体一抖，那台上的香炉、烛台都动将起来。叮咚、叮咚，响起来。许文、朱高两人说道：“这也稀奇，为何这台子都活起来了。就将这台帏一扯说道：“岂知这里有活菩萨。”朱高即便高声叫道：“你这贼秃驴，还不快快走出来。”那许文便在袖中取出一条粗铁练，望地下一掼。朱高便把纳云拖出。许文就将铁练，在他头颈里一套。犹如牵猪牵牛一般，牵出了庙门。

一时惊动了众人来看，走出大街，转过就到了州衙。荆老爷即速升坐大堂。只听得云板叮当，麒麟门大开。两傍役皂，鹄立齐整。荆知州公坐喝道：“将这犯僧带上来。”吆喝一声，随即带上。荆老爷问道：“你就是天齐庙僧纳云是么？”将案台一拍“抬起头来”，那小纳云：“咦！这个测字先生，原来是老爷装的。”心中有些明白，但是不敢开口。只是答应：是，是。荆老爷即将那禁牌取过，用朱笔批了。喝道：“上了脚镣手拷。随即收禁，缓时再审。”因为王家女犯，尚未拿到。恐怕慢生变异，现在无暇审问。先行收在监中，即速要到王家去拿女犯。即将火签牌票批准。交与朱高、许文两个干差去讷。即时退堂。且行慢表。

先说这两个差人，带领伙计、手下人等，立刻出衙去，到王家来。地方保证差人，一齐走进去。那地保甲说道：“王家大嫂子，出来有话对你说。”徐氏大娘娘走将一看，无数的人拥挤的入客堂之内。一时间，吓得魂飞天外，恨不得地洞在那里，将身体钻了进去。那时连话也说不出。目钝口痴，犹如泥塑木雕，浑身发抖。众人一看，这个光景一

定是真的。地保说道：“因是钱正林先生告了你，知州老爷准了状词。所以差我们来问问。”看的那徐氏大娘，仍是半句说不出来。金定立在旁边，许文、朱高即叫声：“小姑娘，来我问你。那个王有仁是你哥哥，还是你的兄弟？”金定道：“是我的兄弟。”许文道：“现在你家兄弟在那里？你好好的对我讲。你若然不肯说出来，连你的性命也不饶。你倘有半句假言，立刻就要送你的残生。”金定被他拉住不饶。

那金定只好，挨一从头细细说与他们听。叫声：“众位老爷听我说，我家兄弟被母亲杀死。把他尸首分为七块，装入油坛之内，将他的衣服扎住坛口，藏在床脚跟头。这事是人不知、鬼不晓。母亲不许我说与外人。他对我说，倘若走漏风声，把我性命活不成。”众人一听金定一番说罢。即忙一齐动手，先将这徐氏恶妇人锁起，随即到房中去搜尸首。许文、朱高便到床脚，伸头一看。但见有一个大大的油坛在内，便伸手进去一拉，将这个油坛拖出一看。果然将血衣包住坛口。将这血衣拿脱，内中肉块血淋淋的，好不惊人。一阵阵腥臭难闻，大家以手塞鼻。一时间轰动众人，看的看、说的说。人来人往拥挤不开。地方保甲慌忙不住看守，在这王家前门后户，把守得紧腾腾。闲人不许进去。当时那许文、朱高两人，也是忙得不住。连忙回到州衙禀报荆老爷。说道：“小人们领命，到王家里去。查出这桩人命案件，实是真情。油坛当即搜出，坛内血肉淋淋。腥臭不堪。速请大老爷出衙相验尸场。”荆知州随即吩咐：“打道验尸。”

那金锣旗伞，双双对对排道而出。一出州衙，到王家不远。不消半个时刻，已到了王家门首。荆老爷出了四人大

轿，来到尸场坐下。便喝道：“将这凶手徐氏妇人带上来。”那许文、朱高，地方保甲一众人等，将徐氏推推搡搡，带将上来。荆老爷一看见之下，怒气冲天。双脚齐顿，踏破靴尖，拍案大怒。那许文、朱高两人，又将那油坛抬上来，摆在中间。那时腥臭异常的一块一块的，血淋淋拿将出来。逐一验看毕，就叫四邻上来。当时地保人等，将左边邻居张居禄，右边邻居王进春，带上跪在地下。老爷问道：“那纳云和尚，你们可见他常来常往，几时他家杀儿子。你们四邻总知道的，从实说来。”那张居禄、王进春俱说道：“老爷在上，听禀：他家是，自从世成故世以后，和尚天天夜夜来往不绝。这个是小人们都看见的。大爷是青天，清正明白。小人们也不敢多言乱说。就是他家杀儿子，几时杀、怎么样儿杀，我们并不知情。不过是，这几天不看见他儿子王官保，走过门首来往。觉也有点稀奇。但是不敢多查问他家这几句。都是真情，求大老爷开恩。”荆老爷吩咐：“退下去。”

便向徐氏一看，拍案连连喝道：“你这万万该死的妇人，有这等恶毒的心肠。自古至今千年万载，从未见过、从未耳闻，亲生亲娘杀了亲生的儿子。这样大胆，这样恶毒。你与那和尚通奸，有几次。怎样商量谋杀儿子？你一一从实供来。免得本州取动刑法。”又将案台一拍：“从实供来。”徐氏向前双膝跪倒。叫声：“青天大老爷在上，听奴告禀：奴是自从丈夫亡故，真心守节在家门，说起我儿王官保，常常忤逆，无所不为。不行好样，终朝酒醉。打骂奴身。这样的忤逆犯法，我想要这逆子也不中用，是杀死逆子。为奴一时之气，就是娘杀儿子也无大过。青天大老爷，要笔下超生。”荆老爷一听此言，更加怒气，喝道：“胡说。”拍案喝

下“掌嘴四十下。”那些衙役一声吆喝即打，打罢。吩咐：“将这徐氏犯人带住，回衙审讯。”那时，众衙皂快役人等，一齐动身，打道回衙。升堂公坐，排衙已毕。将徐氏收入监牢，缓时堂审。

荆知州退堂进内，即与幕宾师爷人等商议道：“这人命案件，却是稀奇。世界上从未有亲娘杀亲儿之事。常言：虎毒不食儿。所以钱正林来告状词不准。将他反坐问罪。而今人命真的，如何放他出来，到是难事。”旁坐之内，有一位泗水人，姓柳名青溪。一向巴图上进，不料时塞，几科不中。现在衙内。幕宾之中，有一位乔姓者，与他知己朋友。故而他来门下，欲想从幕游学，故而不远千里而来。是昨日才到，本当就要去访钱正林，也是素来相知。因到通州，闻知钱正林为代学生伸冤，身在缙绶。一时不能相见，今日在旁闻得荆知州，似此说话，随即立起身来，向荆知州拱手道：“此事在于小的身上，待小的与敝友说开是了。”荆知州连忙答礼。即请教姓名，待之上坐。客套一番，便再三相托，转言致意，待事过之后，自当重谢。柳青溪道：“不须过客。”说罢即去。请钱正林到州衙内堂。荆知州即迎进，延之上坐。说道：“本州误差，冒犯尊颜，祈勿见责。”柳青溪即忙上前相见，各道寒温。青溪道及此事，勿必介意。钱正林道：“小弟只要敝学生王有仁冤明恨雪，虽死无怨。不必多挂于唇齿也。”三人说罢，各笑。柳青溪自此在州衙耽搁下来。不在话下。

那知州立刻吩咐坐堂。衙役里隶书班吏人等，两旁齐齐整整。吆喝一声，升堂公坐。喝声：“将这纳云和尚带上来！”吆喝一声，随即带上大堂。那纳云跪在堂上，荆知州

一见，怒发冲冠。拍案大声喝道：“你这和尚，出家人不守清规。大胆横行，奸淫人家寡妇，谋杀人家儿子。断人后嗣，绝人后代。你这恶光棍和尚，从实供来。你与那徐氏有几次奸情？若有半句虚言，立看重刑。”那堂上众衙役吆喝一声，惊天动地，好不害怕。那纳云在下叫声：“冤枉，青天大老爷啊！和尚是出家人，佛门子弟，不敢为非犯法。早晨做功课，晚间是在后殿诵念皇经。从来不出庙门，街巷之上，从未闲游。况且日夜诵经，还来不及，那有工夫在外为非。徐氏妇女从来不曾认得，这些话儿不知从何而来。不知谁人无故害人，青天大老爷不必相信。要笔下超生。”

荆老爷拍案大骂：“你这大胆和尚，还敢在这里胡言乱语。看夹棍来！”一声吩咐，吆喝一声，一齐动手。两边动起手来，一连夹棍，几次加绳。纳云熬痛不过，叫道：“大老爷开恩，和尚招了。”便喝道：“供上来。再敢胡言看打。”和尚道：“人家念经做佛事，从来不见女人身。而且佛家最爱清静，岂可污秽佛像，僧人一定不敢的。徐氏是僧人，委实不相认的。大老爷开恩。”荆老爷更加大怒。听他供来，仍是油嘴。喝道：“胡说，掌嘴一百下。”吆喝一声，就打。打过了喝道：“再夹起来。”又将夹棍上起，绳上加针。和尚又叫“青天大老爷饶命。容和尚招来。”又松了夹棍，待他招供。岂知仍是一派油供，全无半句实话。

荆老爷坐在堂上，急得暴跳如雷，怒气冲天。想到这个刁恶的和尚，竟不肯招供，这还了得。只得且行退堂，明日一并提出对审。怕他招也不招。便喝道：“将这和尚，上了刑具。”吩咐禁子，小心看守。一众衙役人等，吆喝一声，将纳云仍然带进监牢。荆知州退堂，进内。待明日调出徐氏

与和尚一并对审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

通州堂严刑审问 天齐庙捉拿奸僧

话说荆知州先将纳云审过一堂，问他口供。不料这纳云竟是个刁滑光棍，凭你上他刑法，总是一味油供，不肯实招。当堂画供不落，案件难定。如何通详上宪，如何定案。所以回进了内堂。也是两眉常皱，怒气冲冲。胸怀闷闷，走来走去。只管想念头，那柳青溪正在与那乔姓的嘉宾师爷谈心沟话。看见荆公如此模样，便上前说道：“此事不难，只须请钱正林先生来衙，问他的来踪去迹明白细实，就是讯问之时则有了头绪，岂不美哉。此话在于公意若何？”荆公答道：“柳兄此言，甚是有理。”便唤长随去请。

少时钱正林来到州衙。各人礼毕。荆公说道：“这个纳云和尚，刁滑非常。用了两次夹棍，总不肯招供。我想今日不招，明日再坐大堂，提出徐氏对审。看他怎么？所以请钱兄来署谈谈，谅必总知道他的始末根由，则当堂以便讯问。”钱正林道：“老父台，你不知道。他本是湖北人氏，

在茅镇地方，求乞为生。遇着道月和尚，怜他孤苦，收来为徒。极其聪慧，道月到也看得起他。将庙中事务，尽行交代与他。以至无所忌惮，即如与徐氏通奸之事，是纳云之过。乃是徐氏之淫荡，为念七经，昼夜诵念。徐氏素性淫荡，而今丈夫已故，无所管属。见纳云相貌魁伟，即向之眉来眼去，以至成奸。但成奸还可，最可恶者将亲生儿子杀害。绝了王氏宗嗣，此情此节难以过去。即如对审起来，而徐氏口供亦是利口油嘴，定是不易招供。倘若不招，只须调他女儿来问，便有实供。则不难成案也。”荆公一听钱正林一番言语，如梦初醒。便加额而谢曰：“多蒙教益耳！”钱正林随即辞去。当夜无话。

次日清早，荆公吩咐：升堂。即传班役吏人等两行站班，云板叮当，升堂公坐。喝了一声，即将徐氏提到堂上。那徐氏上堂跪倒，荆知州拍案大怒喝道：“你与纳云和尚通奸几次？从实供来。”徐氏道：“什么纳云，奴家是贞心守节在家门。那里认得什么纳云，何等样人。”荆知州一听这句话，雷霆大发，拍案连连喝道：“看夹棍来。”吆喝一声，众衙役动手将徐氏夹起来。徐氏口喊：“大老爷饶命。”荆知州拍案喝道：“招也不招？”徐氏难熬痛苦，便说道：“求青天松了刑法。待我招来。”就将夹棍一松。徐氏在堂上扭来扭去，缓了半晌，开口道声：“苦啊，奴是自从夫君故世后，从来不到大门前，贞心守节在灵前伴，那里晓得什么纳云不纳云。青天大老爷，人人说你是青天。你不该听信旁人虚假言，坏人名节天有眼，啊呀，苦啊！大老爷啊，你不要屈打承招奴受苦。大老爷啊，你要积德儿孙万万年。”荆公拍案喝道：“胡说，掌嘴。”吆喝一声齐动手，打过之下，

仍是口口叫青天，一派油嘴。

荆知州喝道：“将那纳云和尚提上堂来。”少停解上堂来。荆知州喝道：“你这大胆和尚，奸人寡妇，该当何罪？你与这徐氏有几次通奸？快快招来，免受刑法。”纳云连叫道：“青天大老爷啊，和尚是冤枉啊！我是佛门子弟，诵经为本。那里晓得徐氏寡妇。”荆公喝道：“你看这个却是何人？”和尚道：“人家女子，僧人如何认识。大老爷是青天如宝镜，清廉似水清。旁人的虚浮之言不可听。还有自古常言道：就是捉奸要捉双，这个是诬谗之言岂太谎，和尚是净修佛地西方去。如今是受这些污秽之言，亵渎神光与佛光。青天大老爷啊，这些无凭无据的谗言莫要听。何苦要我和尚屈打成招，害人性命。大老爷啊，你是龙图再世明如镜。这诬告僧人不必听，开恩释放僧人去，你是万代公侯数不清。”荆公拍案大怒“你不肯招，一派油嘴。看夹棍起来。”纳云喊声：“大老爷不必用粗刑，和尚招了，和尚招了。啊呀！青天大老爷啊，叫我招什么？”荆公道：“你这狗头，仍是胡说。到底这徐氏认得不认得？”纳云应道：“认得是认得的。因为是家念他七经，请了僧人共十名。都是诚心来念佛，一心超度他丈夫灵。念过七经归庙去，那里生心认妇人。”荆公问道：“你与他有几次奸情？”“啊呀呀！大老爷啊，和尚是诵佛念经，至意诚心。奸情不奸情，委实不知因。”喝道：“带徐氏上来。”荆公道：“和尚招了，你也从实招来。本州就超生你了。”徐氏叫声：“青天大老爷啊，奴是丈夫亡故，是未亡人。朝暮在灵前伴鬼魂。念经和尚请了有十个。奴家也不认得那个叫纳云。”荆公道：“你仍是这般刁嘴，看夹棍来啊。”徐氏叫声：“大老爷啊，你

是旁人证言不必听，枉叫奴家受苦因。从来没有奸情事，败坏孀居守节人。这和尚念经却是有的。那个纳云实不知情。”荆公拍案喝声：夹起来。皂隶众人忙动手，夹棍再加几条绳。问他不肯招，再把绳来紧。霎时晕过去，冷水浇他醒转来。似此严刑，口供真紧，半句不招，半言不认。

荆公想道：“这般情景，如何讯审。便唤朱高、许文两个差人，你到王家去提金定来。”那许文、朱高两个干差，领命前去。将这金定小姑娘，带到堂上来。那徐氏看见金定，即回转头来，当着他咬牙切齿，柳眉一竖，口中骂道：“你这小冤家，也来做什么？”金定答应道：“老爷叫我的。”正在还要说话，上面荆公看见，他母女正要说话。就将案桌一拍，叫金定近前来。金定走到案台前，也就跪倒。荆公道：“你起来，对我好好儿讲。见你母亲不要怕他，有我老爷在这里。”荆公就将手指着纳云说道：“这个和尚他叫什么名氏？他可到你家里来过？你好好对我讲来。”当时堂上，肃静无声。大家仔细要听，这个小姑娘怎么样说出来。那时间，头门大开。自头门甬道至大堂，看审这个案件的人，竟是满满拥路。那荆老爷凡有审事，总是坐大堂多的。就是百姓人等来看者，一概不许呼吓。尽管闲人来看，素有这规矩。所以今日大审奸情血案，看的人更加比平常人众。而此等案件，却是非比寻常。觉是更为稀奇。自古至今，没有的轰动，城里城外，乡村远近，都来看审。一见老爷要问这小姑娘，故而大家肃静，声息全无。

那金定小姑娘到也是好，他就立在公台之前，不慌不忙的说将出来道：“这个和尚是，我家母亲叫我叫他师父的。他的名氏就叫纳云。我天天到他庙里去的。”荆公问道：

“你到庙里去做什么？”“我家母亲叫我去叫他。故此我天天到他庙里去的。”荆公道：“你要说得响亮些哩。因为我老爷是这耳朵聋的，你若说得低，我就不听见。”那荆公因为要他说得高声，以便堂上堂下，都好听得。所以要他声越响才好。那金定听见老爷说是耳聋的，他就声气格外放高朗之声，对老爷说。荆公问道：“你家母亲叫他来做怎么？”金定回答道：“叫他来到我母亲房里。”荆公问道：“到了房里做怎么？”“他到了房里，就要来抱抱我家母亲。我家母亲也要去抱抱他。还要睡在床上。我家床上连我们都不许去睡的。”金定说了这一句，当时那纳云就面上改色，将头低倒。那徐氏是恨恨之声，不敢出言。依他心中，恨不得一把将女儿拖他下来才好。因为跪在堂上，不能自主。急得汗流脊背无可奈何。

荆公又问道：“你家兄弟王有仁为怎么事，你母亲要杀他的？”那金定听说题起“兄弟”两个字，即便两泪交流，呜咽呜咽哭起来了。荆公道：“不要哭，好好儿对我讲。”那金定便高高声气说道：“因为一日兄弟放学回家，被他看见这和尚与我母亲两人，两人……”就不说了。荆公道：“两人做怎么？你快快讲我听，不妨的。”“啊大老爷啊，他两人搂抱在房中。我兄弟他是一见重重怒，就叫声：‘母亲啊，你这个样儿真真没体面。倘若被旁人知道了，孩儿走出之不及。倘若爹爹阴灵晓，他在阴司也不安。倘若孩儿有日功名就，那时怎样人前去烈轰轰。’他是说了这三言并两句，他就走上前去，拖住这和尚，一顿打头脚踢不依从。当将和尚来赶出。母亲是与他吵闹不成功。有仁到了明日，买了香烛，来到天齐庙。他是推托烧香，要与这和尚评理论。

他对和尚说：‘你下次倘敢再到我家去，我要与你当官把状论。’说罢之后，他是气恨恨仍到书房里，不声不响，原去读《诗经》。不料这和尚仍要到我家里来，要与我母亲来泣别。他两人在房中，哭哭啼啼，却有两时辰。这和尚被我母亲一把来拉住，说道不要怕他小畜生。冒犯你师父，勿必多动气，要看奴些些薄面情。那和尚再三称不敢，倘若被我师父知道，定要赶出庙堂门。虽然蒙你情又好，到那时地久天长原做不成。倘若被你家有仁当官告，那时节出怪露丑更不成文。到不如我今与你来分别，免得将来惹是非。我母亲一听这句话，就怒上心头毒计生。对和尚说：你怕这小畜生怎的，待我来将他杀吊了。就与你拔去这眼中钉。我同你天长地久过光阴。我母亲从此生下恶毒计，到明朝磨刀，要杀王有仁。我想这兄弟不舍得，我就赶到书房送信，叮嘱我兄弟，今日不要回家转，住在书房暂避身。或者母亲怒过，回心转。那时候回家就太平。不料先生不相信，亲娘岂有这等良心。谅必是言语之中有冒犯，父母打骂自然能。先生就对官保说，待我来送你至厅门。倘然是母亲要打你，有我先生与你说人情。所以先生就送兄弟回家转，那时官保无奈，只得一同行。我母亲就反变笑容，对答好先生。看见这等光景，也就胸怀释放不留心。我母亲也是丝毫不露形，他是到晚来，叫我进房先去困。叫我要困在有仁后脚根。叮咛不许我露风声。我到房中去睡觉，低言关切有仁闻。今夜母亲无好意，兄弟啊，兄弟啊，你今朝格外要留神。千万千万要留心。有仁兄弟对我说，姊姊你放心。谅必勿要紧，不过是我死，一身何足惜。姊姊啊，你将来身体靠何人？最可怜爹爹一世为人多辛苦，谁知道，到如今仍是绝嗣没后根。我姊弟

两人低低声气哀哀哭，各人暗暗苦心中。我母亲独自一人坐在客堂里，他是酒自饮杯杯还独酌。吃到三更后，不料想他手执钢刀大步进房门。我与兄弟看见魂飞散，吓得六魄早已不随身。我只得将被褥遮身不敢动。看见母亲是宛然天降一凶神。兄弟有仁忙落起，他是双膝跌跪在埃尘，千般万语哀求苦，他是哀告亲娘饶了狗残生。若是冒犯慈颜下次总不敢，任凭娘亲怎样行。孩儿就去将师父请，请他仍到我家门。或可劝他还了俗，就劝他常住我家庭。还是家事少人管，劝师父在我家做个当家理事人。哀告亲娘莫杀我，我死王家要绝后根。就是娘亲此刻青春说好过，到后来白发颜里靠何人？苦求留后孩儿在，到那时也与做你披麻戴孝人。他是苦苦哀求饶性命，他是句句言词苦坏人。好不伤心，好不伤心。不料今朝遇着恶时辰，难避难逃难以活残生，千言万语，说不尽哀求苦。我娘亲只当耳边风。他就攥拳勒臂上前去，一把拉住我兄弟王有仁。只听得钢刀咤搭一声响，人头落地血淋淋。我亲娘他就将油坛来拿出，又将尸骸七块分。一块一块装在油坛里，将这血衣衫坛口紧紧封。左思右想没处放，到不如权且藏在里边床脚根。那时间，我是吓得三魂都出窍。将身躲在那后床根，不敢伸头，不作声。母亲将这血渍来收拾，提一桶清水来冲冲。洗洗干干净净，人不知鬼不觉，叮嘱我女儿不许声张告诉人。倘若你敢把风声走，就要将你与你兄弟照样行。”说罢。即便号啕大哭，痛意伤心。

荆公听这金定女孩，说得如此之苦。他也两泪流下。就是这些看的人众，无一不泪，无一不痛。大家都恨不得，走近徐氏身上，去咬他一块肉。大家都看得咬牙切齿，顿足摇

头，令人可恶。当时荆老爷，就将金定女孩，央两个长随吩咐道：“将这女孩，领他到内衙。好好儿养在内衙，等这案详结，再行道理。”这两个长随，即将金定领了进去。荆公遂将怒棋一拍，高声骂道：“你这贱妇人、恶秃驴，尚有抵赖么，现在见证在此，尚有何说。”便叫这和尚“你好好供来，免受刑法。再要胡说，当堂就打死你这个恶秃驴。”那堂上隶役吆喝一声，山摇地动，好不惊人。那纳云一想，事已如此。无可奈何，只好招供。也顾不得这徐氏大娘了。

纳云和尚即能上前来，叫一声：“大老爷啊，小人愿招了。”荆公道：“从实说来，若有半句胡言，看夹棍来。”纳云道：“大老爷听禀：僧人是来到庙中已七载，安守清规诵佛经。只为是王家延请僧人去，要十个僧人念七经。昼夜不停勤诵念，谁念这徐氏本是个贪淫妇，千般勾引小僧人。出家人本是不敢的，无如那淫荡妇人淫荡态，风流女子貌风流。眉来眼去来勾引，任凭他泥塑金刚也要落魄。僧人是顷刻糊涂成好事，谁知彼此坏名声。日常来往奸情事，被他沉醉在色海中。一日却被有仁看见了，和尚从此不敢上他们。不想这徐氏要杀亲生子，和尚是委实不知情。这供的是句句真情话，如若半句虚言，和尚就甘心受五刑。”纳云即刻，当堂画了供，将他上了刑具，推他跪在旁边。

荆公又将怒棋拍了几拍，竟怒气冲天，案台俱动。徐氏道：“大老爷开情，容奴家告禀：奴家情愿，从实招供了。叫一声大老爷啊，你要暂息雷霆怒。听奴家情实从头供上来。自从丈夫亡故了，理宜守节在闺中。因为是夜来独自凄凉苦，没有知心识意人。这巷中有一个天齐庙，他庙里僧人叫小纳云。我与他结识私情常来往，山盟海誓不离分。要想

与他地久天长成永合，谁知我儿性情耿硬。少年人他就真可恨，将这和尚赶出门庭外，隔断这蓝桥路不通。奴家是思想情由真可恨，越思想越恼，将我儿杀。这僧人他实在不知情。奴家供的句句都是真情话，大老爷啊，要来你笔下好超生。”那徐氏也是当堂画了供。即刻上了刑具。荆公就取禁牌，标了名氏，立刻送入监牢。

荆公即便请钱正林上堂。那钱正林大摇大摆走上大堂，即向荆公长揖而跪。荆公忙拱手道：“钱先生请立起来。本州这里有话问你。所有这个恶妇人徐氏以及和尚纳云，今被金定女孩儿见证，当堂一一说出情由。他两人无可抵赖，俱已招了实供。当堂将供画好。将这两个送入监牢。待本州通详问罪。但是这段事情，全仗兄台。而此功、此德，乃莫大也。”钱先生即便拱手答道：“多蒙老父台，清廉正直。只要冤明恨雪，感戴不既。即如敝学生，死在阴司，亦当感戴大德于万一。瞑目于阴曹。皆出于老父台之所赐者也。而生员焉敢功德二字乎！”

荆公便哈哈笑道：“好说，但是还有一句言语，要与兄台商酌，未知足下尊意若何？”正林道：“未卜老父台有何见教，敢不遵命。”荆公道：“足下家中尚有几位令郎？”正林道：“长子名叫钱云，次子尚幼。”荆公：“现在王世成家，房屋店产，俱已封锁。只有一个金定女孩，现下收养在于衙内。王世成家业房产，付与足下，一应收管。金定女子，配与钱云。而此事甚为如此情此势之所拨也。幸勿他推。”然而钱正林之为人，并无存己之心，素所耿直，乃为此事不得而已，只得答应道：“既蒙老父台美意殷殷，敢不遵。叫生员暂为收管，待金定女子成婚之下，若能侥幸，生

下子息，当分一子与王氏接代香烟。那时王家产业，仍归王氏收回了。”

荆公一听钱正林有这等言语，更加敬重了。当时堂事已毕。荆公吩咐退堂，与钱正林同到内堂。坐没半晌，遂即唤了一乘小轿，将金定抬到钱家去。那金定女子，年纪虽小，到也十分聪慧。出言有理，举止安然。一到钱家，即便拜见翁姑之后，开言便向钱正林道：“公公婆婆在上，听儿媳一言奏禀：我兄弟有仁，为因母亲不仁，死得甚为凄惨。儿媳想要去到家中，买棺将他尸首成殓。葬于祖茔。再延几个僧人，做两天道场，念些经忏超度他的苦鬼亡魂。则我兄弟阴灵在于地府之中，自当感激。”钱正林说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。”当即依言而行，就到王家将这桩情事，一一办好。以后就将王家房屋店业，一应变卖收管。这是后话。且为慢表。

先说这金定听见房屋，俱要变卖他人。心中不免烦恼，他一来想到父亲灵位，二来想到兄弟也是摆设一个灵位，以便祭奠。倘若房屋变卖，想这两个鬼魂，无家可归，好不凄凉。又想到母亲，现在监牢之中，但不知怎么样。苦情万状，究属母女之情乃是天性。虽则母亲十分凶，且干得这些歹事，败坏门庭。尽绝家产，断宗灭祠。如此十恶，这女儿之情，总还要思念他。不知怎么的苦？所以金定自从到了钱家，朝暮啼哭，竟然饮食不思。已痛哭得两眼流出血来。那李氏婆婆，看他这等模样。到也是十分可怜与他。就问道：“媳妇你为何要这般苦楚，须要保养身体。不要哭坏了。你心中若有怎么事情，好好对我讲，不要这般苦楚。”

金定道：“婆婆在上，那里知道儿媳心中之苦。听见公

公要将王家房屋变卖，则我爹爹与兄弟灵位，将来摆设于何处去？再者他们两个阴魂无家可奔，岂不是做了苦鬼？这叫儿媳怎不伤心。二来我母亲他虽然这等不好，出怪露丑，做了断宗灭嗣的事情。然而我是做女儿的心肠，想他在于监牢之中，不知怎样的苦？还不知到后来要怎么样儿。所以这几桩事情，想起来好不苦杀人也。”李氏婆婆，听见媳妇这般那般说得苦情万分，他也忍不住两泪流下。便叫声“媳妇我的儿，你且放开胸怀。但是你母亲乃自作自受，也不必想他怎么样苦处，是天理难容，非人力可挽。所以世上为人之道，总要行正。莫作歪邪。正是：

欺人是祸非便宜，饶人是福有收成。

凡百事情须过云，还思知足自为人。

天理循环终有报，或言来早与来迟。

莫将昧己瞒心手，举头三尺有神知！

婆婆道：“容缓几天，待我去买些食物，与你到监牢之中去望望他。也是你做女儿的这点意思。再有你爹爹与兄弟的灵位，也是一件要紧的事。待我来与你公公说，如其变卖房屋，叫留住一间不能卖。将这一间房屋里，设立他停了两个灵位，以作久后祭祀之祠，永远香火。这两桩都是不难之事，媳妇你勿要朝暮这般苦楚。自己保养也是要紧的。”金定被婆婆好言相劝一番，却也稍宽胸臆。不过想着“兄弟有仁，死得这般苦，未知前世与母亲总有冤仇。若无前世冤仇，而今世乃亲生母子岂有这般毒心加毒手。”那李氏婆婆，也是个有情有理的一个妇人，所以他与媳妇说过这一番的话。非是哄骗之言，乃是实情之人。

到了次日清晨起来，梳洗已毕。面对钱正林说道：“相

公今日我有一句言语，要与你说说。所有王世成家，被他徐氏娘娘，弄得这般出怪露丑。千年万载的臭名，世间稀少的奇事，如今他在监牢受苦也是自受，天理难容可也。但是媳妇朝暮啼哭，日夜思想。也怪不得他是母女之情，我想缓两天买点食物，与媳妇带他监牢之中去，看呈看望他母亲，也是一个道理。再者还有一件事情，现在王家房屋，据知州大老爷吩咐，将房屋变卖，倘若变卖起来的时候，务必留住一间。将他父子两个的灵位设立其中，以便后来有一个祭祀之地。倘若一并卖与他人，岂不是他两个阴灵是无家可奔的鬼魂了。这桩事情一是他们两个鬼魂在于阴司之中，感激与你。二来在媳妇面上，免得他朝暮啼哭，苦楚难言。这桩情事，虽然民间奇怪，然而也是万古留名的一桩丑事。但看以后祭灵架盖，谅有一番苦情苦样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

验尸骸事情供认 详上宪京女处决

话说荆知州将这小纳云、徐氏审实口供。将两人通详上司题奏蒙准之下，着刑必罪。但候京详回时即便照行处决。此话慢表。先说金定小姐，到监探母。一日早起梳洗已毕。即便告知婆婆说道：“今日天气甚好，风和日丽，媳妇要去望望母亲，禀与婆婆知道。”那李氏婆婆即唤了一个老妈妈相陪而去。他又到街上买了几样茶令点心，又买了水果等物。取了一个小小的篮儿，将这些食物盛在篮中，与那老妈妈提在手里，挽了金定小姐，一路而来。走到大街之上，有这些街市中人，都是前日在大堂看审事的时候，早已看见过。所以都是认识的。这些好事的人，说道：“这位就是王世成的女儿，如今荆大老爷做媒嫁与钱先生做媳妇了。看他这样，却与他母亲徐氏大不相同。这位小姐，将来是大有福气的。你看走相稳重，举动端方，就是面貌，非比他母轻妖之形。亲生母女各别，乃是各人之落地时辰之所致也。”一

路上，旁人议论了，俱各称赞不已。不在话下。

那金定小姐，到监门前一看，他就两行珠泪，流将下来。却是为难。只因见那监门上面，染得红红虎头样。想着母亲在家之时何等不好，高房大屋，青白门墙。而今住在了这等样儿的所在。故而心中好不凄凉起来。那守监的禁卒早已晓得，这是钱先生的媳妇，不敢多言拦阻。放他主仆两人进去。非但放进，那禁卒，在前引路。走到徐氏之所，对他主仆说道：“这里就是了。”金定小姐，听见禁卒指引，说“这里就是。”他就高高声音道：“母亲在那里？”徐氏一见女儿来了，连忙走将出来。那金定一见母亲这等光景，好不伤心。即便大哭起来。当时徐氏抱住女儿，两人抱头大哭，久之不止。

徐氏叫声：“女儿么，海誓与山盟悔不已，迟了。悔不该结识僧人小纳云。我与他说什么海誓与山盟，悔不该意马心猿贪淫乱，悔不该与这和尚结情，悔不该一时烦恼心头毒，悔不该将儿杀死死灭踪。悔不该做错事情多颠倒，悔不该将王氏门中绝了根。为娘的，今日后悔来不及，又谁知荆大爷铁面不容情。为娘的国法五刑真难受，为娘的脚带镣手带拷铁练儿锁项中。满牢中都是囚和犯，一个个都是违条犯法罪人人。为娘的浑身疼痛真难过，为娘的蚊虫最难熬。为娘的肚里饥，那有饭来吃。为娘的口里渴，那有茶来饮。为娘的好伤心，好痛心，懊悔做太离宗。以至今朝受苦。因想必是等他京报详文薄。那时候，也要刀头不用情。说不尽为娘千般苦。说不尽为娘受恶刑。说不尽为人须要行端正。说不尽为人莫要过贪淫。为娘的见女儿心如刀刮。为娘的见女儿肉颤心惊。”那徐氏到了这步光景，自悔不及。

见了女儿，说了许多唠唠叨叨。那金定小姐，看见母亲这等模样，蓬头赤脚，乌眼垢面，好不苦杀人也。更觉伤心，号啕大哭。

金定说道：“母亲啊，你与和尚私情犹自可，你不该杀了官保，王家绝了根。女儿是总要嫁到人家去，与不该做得王家接香传代人。这段事情最犯法，伤了阴功罪不轻。此时是事已成事，懊悔已迟。想在监门了。女儿且可以超生。若能遇着了皇恩大赦，那时节就有日出监门了。女儿是朝思暮想。母亲在监牢何日超生，终朝啼哭在家门。两泪哭干淋血痕。女儿今朝来看看你，不能与母亲同走转家门。母亲啊，有些些儿点心，在这小篮里。有些些水果在这筐内。母亲口渴吃水果，母亲饥饿吃点心。再歇三朝两日后，女儿再来望母亲。万般苦楚，且把心怀放，一心巴望赦皇恩。母亲啊，你在此住了一年半载后，女儿是巴巴望望，母亲有日转回自家门。倘若有朝一日回家转，劝母亲从此，敲敲木鱼修修那来生。”徐氏道：“女儿啊你也不必这痴心想，那有那监牢罪犯转家门，想必是等他京详到，那时候就要刀下留情。”

说罢又哭。那禁卒来说道：“你们说话已久，不能再可耽搁。你们要出去罢。若然被老爷知道，要害我们受责。”金定小姐本想还要说几句，因为禁卒催促不已。只得与徐氏母亲分别。令那老妈妈，两人回转家门，这也不在话下。且说徐氏在监中，好不凄凉自苦。到晚来被那蚊虱叮而手脚天不能自舒自便，好不难过。又是受过这些刑法，浑身疼痛难熬。实是可怜。他就在监中，叹五更自怨自身道：

听谯楼打一更细想从前，想从前嫁王家夫妻恩爱。

生了男育了女琴瑟和谐，再不想我丈夫得了病症，求神明请医生大限难逃。临死时叮咛我千言万语，要奴家守贞节抚养儿女。又劝奴家妇道冰清玉洁。儿成名女出嫁快乐逍遥。听谯楼打二更反悔当初，虽然是年轻妇心猿意马，大不该结识了和尚纳云。说怎么山盟誓天长地久，到如今只落得受罪监牢。你只看满牢中俱是囚犯，东哼声西叹气许多牢骚。臭虱蚊叮周身难过其了，披了枷带了锁遍体火烧。听谯楼打三更鬼哭神号，梆锣鸣铁练响胆战心惊。想那日奸情事官保闯破，还可以拆散了各自回心。大不该骤然间将他谋害，杀了子害了女那得安宁。有先生钱正林当堂出首，荆太爷准了状细访分明。出朱签差衙役立刻拿人。听谯楼打四更怨恨从前，欲要到法堂希图不认了，知道荆太爷官铁面无情。用夹棍打板子刑法难受，奴只得招了供愿认罪名。荆太爷标监牌将奴收禁，脚带镣手带拷狭床难眠。浑身疼周身痛埋怨何人。听谯楼打五更珠泪满腮，最可恨心迷迷做事痴呆，想爹娘生下我婚配同偕。只道我嫁丈夫终身有靠，敬丈夫生子女接代传宗。谁想我贪风月没好结局。只待等京详到要过青锋。劝世人必须要行为正道，莫学我贪淫女不能善终。

徐氏叹罢五更，只见那东方曙色，红日高升。自思想女儿到有了良心，他也来看看我。如此想起来，到底是亲生儿女。说道官保官保我的儿子，为娘的一时糊涂，将你杀死。如今想上，懊悔不及了。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。他是想一回，叹一回咳！如今就是想死也不中用，就是我哭死也不当

挽回了。光阴迅速，不觉已是时秋令。飒飒凉风，只见那梧桐树上，黄叶儿飘上落下。徐氏见了这个时候，好不惊心。

一日京详已到，刑部批准：纳云和尚并徐氏，一并在通州本地处决。荆知州降去三级，钱正林生员居心正直，代民伸雪有功，钦赏本省教授。给与文凭，着即到省候任，钦此。这知州接到京详，那刑房书吏，忙忙碌碌。荆公吩咐：发梆点鼓，立刻升堂恭座。衙役书吏，齐齐正正排立两旁。刑房隶役，标牌呈上。荆公即用朱笔标实明白。原差禁卒，手持虎头牌。走进监门，将徐氏缚绑起来，解到大堂。荆公将朱笔标了徐氏的名氏。上面写道：为奸杀子王徐氏斩犯一名。当中用朱笔一批，名上一圈，望案台之下，丢将下来。那两旁隶役人等，吆喝一声。众人动手，将徐氏拖将过来，将他身上衣服，剥去了。将两手反缚，用麻绳紧上缚好。一面斩条插在背上。这一时徐氏已是吓得三魂出窍六魄离身。此时徐氏的心中，早已晕将过去。自己不知了。可怜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，春青娇艳的妇人。一时糊涂做了这一桩毒心毒手的事。为了私情作乐，贪婪淫荡。而今弄得这等的样子。虽是一身免不得青锋过头。而又落一个万古时流的臭名。害得王氏断绝香烟，这个罪孽就是人被他瞒得过，而天地神明也瞒不过，那里可以容他留在世上。

所以那个时候，堂上堂下，看的众人皆说道：“这个恶妻妇人，如今天网恢恢，杀得好。真是大快人心。”个个都是说“荆大老爷铁面无情胜比是包龙图再世。钱先生为人正直肯与学生伸冤雪恨。若无钱先生这样的好人，此事不知后来弄得象什么样子。”那时众口谣谣皆说道：“钱先生将来总有好处，此番的阴功积德，非同小可。将来子孙总有昌

盛之好报。”不言众人。

且表法场之事，当时荆大老爷摆起那全副道子。前面是对子旗，肃静回避。又是对旗幡锣响亮。一对一对御牌齐正。伞盖鲜明。那通州城守营兵对对。旗幡招展，鸟枪藤牌，个个精强，民壮一队手执的晃晃钢刀。刽子手身穿鲜红战服。纤鸡毛横纵飘扬。将徐氏四个人夹起，推拥而走。后面是荆老爷，身穿大红一口钟，头戴大红风帽。骑了一匹雪白如霜马。后拥是钺斧钢叉几十名。一到通州南门外大教场中，早端正案台，设立在演武厅中，摆得齐正。这荆公当中坐定，右边是城守营，威风凛凛。坐将下来。教场中，各营兵排成队伍。两面分开民壮乡勇，刀剑鲜明。也是摆成阵势。只听得三声炮响，将徐氏推到中央跪倒。这些看的人，一时间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开。人家妇、男子女，都来看杀人。推出拥去无数人众。午时一到，荆老爷吩咐开刀。那大炮一声响，人头落地。可怜那徐氏，此时是身首两边分开，鲜血淋淋。刽子手将人头拿到荆老爷公案之前，跪禀验看。即便吩咐排队回衙。

那些看的人众，皆说道：“徐氏心肠大恶，他与和尚奸情，还要杀死亲生的儿子。如今幸亏有个钱先生出首，真是皇天有眼，今朝大快人心。”且说那金定小姐，晓得母亲今日身受王法，已经杀了。他就求公婆买了棺材，抬到教场里来收尸。一见这母亲身首两处，鲜血淋淋，好不伤心痛意。即便双手抱住尸首大哭。就把亲娘叫几声：“你早知今日有报应，何必当初你要杀人。如何王家没后代，只好我女儿，做个烧钱化纸人。叫声亲娘，你来拿纸锭，黄泉路上好去行。你幽幽走到阴司里，此时是城隍土地不收留。叫声亲娘

啊，你慢慢走来，慢慢行。地府神君要赶你身。为因你杀去亲儿子，你到阴间怎么样好见爹爹我父魂。有仁兄弟见了你。母亲啊，你有面目见他言，他本是再三哀求苦劝你，母亲啊！你勿要一时雷霆怒，杀了我官保王家没了后代根。母亲啊！你时糊涂为了奸情事，到底是欢乐不久长。母亲啊！母亲啊！你与兄弟两人都是枉死城中鬼，朝朝相见好不难为情。到把兄弟要说你，当初为何这样的不仁，这样的恶心。到如今原是有这样儿收成。母亲啊！女儿与你想实在的好不羞人。”金定越伤心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细诉分明。众人看，众人听，好不惊人。众人闻得言道：皇天近，有神明。善恶相报不差分。

金定小姐哭到伤心处，不觉的一阵头晕跌在地埃尘。那钱正林也在旁边，看见媳妇这个样儿，他就走近前来，扶他起来。那李氏婆婆也来，拿了一碗茶汤与他吃了。再三劝他，回得家门。正林就将教场之事逐一办好，着几个人等，将徐氏的棺材，扛抬到他王家祖茔之上，安葬事毕。又唤几个僧人，念经数日超度亡魂。如今王家之事，皆归于钱正林经理。此事已完，又歇了几日，又是一道京详到了通州。荆老爷将这小纳云和尚也在教场处决。事完之后，就将天齐庙永远封锁。逢到朔望之期，开门放入内拈香。闲常平日不准擅开庙门。那山门之上，悬挂告示：永禁妇女进庙烧香。自此之后，通州地方，风化人情，为之一清。皆为清廉之官，人人害怕，个个惊心。就是那些光棍恶徒，皆是影踪灭迹。不敢横行闯祸，从此安宁。钱正林即到省候缺，即任盐城县教谕。此话慢表。

且说徐氏正了国法寥寥三魂幽幽六魄，随风飘荡无处可

归。虽则钱正林延僧人超度，究竟罪孽深重。念得这些，那里能勾与他消受，皆彼那些阴司的小鬼夜叉等，你抢夺一点儿也没到手。他去见闫王仍是两手空空。先到城隍那，不肯管他，他只得孤孤凄凄，走到闫王殿上。两旁马面牛头，都是高声恶气，喊他下来。第一殿，即着判官翻阅簿上回奏。到这恶妇人在阳间贪淫作孽，杀了亲生儿子，灭人宗嗣，罪大莫赦。应得送到刀山地狱受罪。分发下来，那个夜叉小鬼的凶恶，持锤暗向徐氏一槌打将下来。可怜徐氏那里见过这样儿的凶恶之相的人。一槌打下竟有千万斤，将他打成肉饼。一时痛极难熬，呼呼喊饶。又来了一个鬼役，青面獠牙，相貌古怪，好不害怕。手拿一碗清水，对着一口喷去，那徐氏幽幽醒转。

那持锤的小鬼，拖他到这刀山地狱来。徐氏一看，旷野远无边无岸。白石崎岖，阴风透骨，甚是凄凉。只见了一坐高山，全无树木。半山之间，都是尖刀直竖，旁边只有一条小路，只容一人行走。三边大石如墙，一边是竖陡无依。如其跌将下去，要被这尖刀戳死。那鬼役拉着徐氏上山，走到山顶之上，四面一看，山下尽是有罪之人。也有戳穿肚皮，也有戳穿脊背，皆是鲜血淋漓，口叫饶命。徐氏一看，胆战心惊。不料那鬼役，将他一推，跌将下来。徐氏叫了一声，刚刚跌在尖刃之上。把他身体戳住，竟于肚腹对穿。好不痛死人也。连忙叫喊饶赦。凭你喊破喉咙，也无人答应。好不苦人，好不疼痛。他就仰面朝天困于山上。身体要想撬起来，却又被刀戳住。将手一动，则手心戳住，将脚一动，却又被尖刀将脚底戳穿。动也不能动，直僵僵卧在刀山之上。鲜血淋淋，腥臭异常。如此刀山上，七日七夜。

忽见一个鬼吏来说要放他出去，即唤一个青面的鬼卒，拖他起来，好不疼痛，好不凄凉。他就幽幽，走到那第二殿。岂知这第二殿阎王，更加吓人。两边鬼役，尽是形容古怪，相貌狰狞。也有持叉的，也有持杵的，好不害怕。那殿上说道：“你这徐氏恶妇人，恶妇人你在阳世，要贪淫欲。今到这里应受血污地狱之罪。”即差两个鬼卒，拖他到血污池内受罪。那鬼卒领旨，即来牵他去，走到一个所在。一看阴风飒飒，满目荒凉。那血腥臭气，好不惊人。这一池尽是鲜血池，池内人也有喊的喊，也有叫的叫。都是叫天不应，上岸无边。那鬼卒牵徐氏走到池上面，赶他下去。如其不肯走下去，他就将手中钢叉，当头劈面，叉将下来。徐氏只得走将下去，不料底下有几个妇人，来拖住，他要到中央而去。这池之中央血深过头，口吞臭血。散发披面，好不难过。在这血污池中，或深处，或浅处，只好扒来扒去。一时风起，血浪滔滔。漫头盖顶，难以挣扎，苦楚万状。又在这个池中七日七夜。

那边来了一个鬼吏说道：“放他起来，到第三殿去罢。”他就寥寥幽幽，来到第三殿。一看此间，更觉惊怕。殿下广阔遥遥无边。鬼哭神嚎，阴风寂寂。离殿数里之下，有一个铜柱。其中飞红炭火烧得铜柱，通身滚烫。将徐氏用铁练盘于铜柱之上。一时间，烫得身上流浆大泡。胜比滚油煎心，疼痛难熬。好不苦杀人也。在这铜柱之上烧了回，竟周身如同红炭，寸肉俱已烧焦。放他下来。又来了一个鬼卒，拿了一碗清水，对他一喷，又成原体。将他绑在一柱上说：“他在阳世，良心不好，毒心恶。谋杀亲子，故剜他心肝出来。”一个鬼卒，手持一把明亮的尖刀。走上前来，拿刀将

他心上就是一刀戳将进去。鲜血淋淋流，将他心肝剝了出来，丢在地下。那边来了两条恶狗，抢去你拖我拽，不过拖拽一回，狗都不要吃的。停了一刻又拖他到一个地方，名叫石碣地狱。将他推倒用一块大石，约有千斤。几个鬼卒，扛抬起来，压在他身上。压得气息难透，周身疼痛，筋骨都要压断，苦楚不堪。如此又是七日七夜。来了一个鬼吏说道放他出去罢。

他就苦苦凄凄，走到一个地方。抬头一看，殿宇巍峨。一方金字扁额是“第四殿”几个大字。那徐氏一见，想到了三殿，受了多少苦处。如今又是四殿，又要受苦。就将身回转就逃。岂知那里逃得去，被一个鬼卒看见，手中拿一把长柄铁勾。就是照他心窝一勾，勾倒在地。因为你在阳世，要勾引私情。所以阴司要受这“勾筋地狱。”被这个鬼卒一勾，把他筋骨，都勾将出来。那徐氏一时痛不可当，浑身的筋络，尽被他勾将出来。好不苦杀人也。又是一个鬼卒，手拿虎头牌。说道：“奉了玉旨，送他到那个‘寒水地狱’受罪。”一把将徐氏拉住，牵了练条，送到一个所在。将门推开，送他进去。这个地方伸手不见五指，黑暗非凡。冷风逼人，寒气冻冻，走来走去，冷得浑身发抖，五脏皆冰，冻得手脚直僵。苦情难受。这个地方，又是七日七夜。无眠无食，苦处难言。

那边鬼吏前来，放他出去。他就飘飘荡荡走将去。路道崎岖，尽是高山怪石，又无树木，又无人家。正在孤孤凄凄，忽听得鬼哭，无数声音。想道：莫非又是一个怎么地方。又要想回转去，不料又有鬼卒前来，一把拖住。说道：“你想逃到那里去？我奉了包闫君法旨，前来拿你。”便牵

了铁练，拖他前去。走到一个高阶大殿，上面坐一尊闫王，就是第五殿包龙图。他是最恨的奸盗邪淫。一见淫妇的魂，拍案大怒喝道：“你在阳世，邪淫无度。断人后嗣，罪大弥天，岂能逃脱，我这个地方。‘看铜闸过来！’即两个鬼卒，扛过铜闸刀来。将徐氏缚绑，横眠于上。用刀闸为两段，放他下来。幽幽灵魂又复苏醒。那闫君即差两个鬼卒，吩咐押他去。到这还有五殿。逢地狱经过，每受七日七夜，丝毫不许放松。那鬼卒领了文牒，押解他逐殿游狱，遭受罪。他到了第十殿下，押到望乡台上。望见家乡。此时在阳世，做过这些罪情，尽行明明白白。懊悔已迟。那鬼卒将他望台下一推，跌将下去。有万丈之高，一飘飘荡荡跌将下来。一看下面就是枉死城中。

那城中有无数量鬼魂，上前来将他你拖我拽，都是要与他讨命的。那王世成领了官保儿子也来了。将他一把拖住，他那里肯放。要与他到酆都府里去告状与他。那徐氏是事出无奈，只得同他去那酆都府。老爷批准。徐氏他在阳世，做了这许多大冤大孽之事。千年不许超生。发他到枉死城中，永不许出来。囚他在那黑暗牢里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此等阴曹之事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钱正林先生自到任以来，光阴迅速，不觉已是三载。那盐城地方，人情良善，文风大治。赶考生童，较前胜至两倍。他长子钱云，也住在爹爹衙读书。年十五岁，已入那门，开年乡试之年。正林与他儿子说道：“开岁科场，若得侥幸回来，当与你完婚大事。”若知钱家发达之善报，须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二十回

善恶分明有报应 一门双贵大团圆

话说钱正林先生，为人正道。凡事不论大小，从不欺人。年轻之时，几科乡试，不能上进。此乃是时运不佳，以后开馆训蒙为业。又遇王有仁学生做出这样的故事出来，他就与学生伸冤雪恨。被官私所累，又是几年，不能时运处馆。也是这时运不济之故。幸亏朋友识他的，晓得他为人之道。不果时运欠通，将来总有发达之日，昌盛之时。现任盐城县教谕，然而又是一个穷官。那长子钱云，甲午科乡试第三十三名举子。三报连捷，报到家门。钱正林晓得这个信息，喜出望外。一时亲朋庆贺如云。那时钱正林家中，好不热闹。远近亲友，俱来恭贺。开年次子年幼入学。钱姓一门父子三人，均已发达。光阴迅速，又是三载。次子又中式举子。其时正林已致仕回家。那时仍回如皋祖籍，明年会试，钱云兄弟两人，一同进京会试。当年钱云未得上进，而次子得了中进士。兄弟两人回到家中。

钱正林好不欢喜。那李氏夫人甚是喜悦心头。遂与丈夫正林闲谈，说道：“想为人功名之事，无能强求。丈夫你那年轻之时，南考到上京去，费了多少钱。吃了多少辛苦，时运不济，竟勿能上进。就是勉强，也是没用的。如今两个儿子，并不费事。俱各成名。谅必是总有怎么修德，总有怎么原故。”正林道：“现下话，话少说。长子已早有金定小姐为妇，而今男成女大。也要与他一完其婚姻之礼，成其夫妇之缘才是道理。即如次子，已中了进士，从此官阶有望了。但是也要与他攀成一家亲事。待长子完婚之后，再与次子成亲。我家两个儿子娶了两房媳妇。待长房里生了长孙，也不必说。如其生了次孙，要与王家为嗣。将来顶王姓香火，所有以前荆知州吩咐下来的，王姓家产事业，田地等物，原付还王家收管。但是这一句话儿，是我以前收管他家业之事。我就将此话说过，所以倘到后来，仍要照以前的。断不可稍有更改的。但是王家若有后代传香火，总要望我能可生了第一个孙子，则王家就可以仍将后嗣接下了。但是我虽有这条好良心，未知可能够如我这条愿。”那李氏夫人道：“叫声丈夫啊！你既有这条好心，岂有没得好报。不要说你生两个孙子，就是将来有十个八个孙子也未可知。”正林道：“明日就去择选良辰，与长子完婚。”

正在谈讲之际，门首来了两个中年妇人，两人走将进来。道过万福，开言说道了。叫声“钱老爷，钱太太在上，我们不是别人，就是住在小板桥头的。他叫胡二妈妈，我叫徐氏三娘。我们与你老爷乃是从幼就认得的。那位胡二妈妈，他是同你老爷是世代的老邻居。他当家的一向在张翰林老爷家下做长随的。你钱老爷为因一向出门多年不会，故而

有点见面生了。”那钱正林仔细一想，说道：“不差，不差。我想着了是有的。介末（这么）请教胡二妈妈哩！你在还有一个老婆婆，如今可在么？”那胡妈妈接口说道：“那个是我家婆婆，如今不在了。竟已故世了六七年了。”正林道：“阿呀，我长久不在家乡，连是这个隔壁的世居，也认不得了。如此两位妈妈，请坐请坐。请问你们二人，今日到在家来，有何贵事？细细讲我知道。”

那胡二妈妈说道：“我们今日来到府上，非为别事。乃为听见你家二少爷，自从中了进士，为何时常不在家里？但未知可曾恭喜，说过亲事么？”正林答道：“因为他的年纪小的狠，且为慢慢点儿不妨的。只要门当户对，就是慢点也好。他是常在京中候缺，或者得了一官半职，那时完姻不迟。”那胡二妈妈与那徐三娘子，二人齐声对答道：“叫声钱老爷啊，我们奉禀你老爷听。自古说的：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。况且二少爷后来官高显爵，必须先娶官太太。上任起来，好成显宦。现在有一位小姐，真个是男才女貌。况且乡绅，对现任八两对半斤，凑巧得紧，天赐良缘。老爷你认道是谁？就是这位张翰林的第三个女儿。他家大小姐，嫁到杭州陈学台的儿子，也是做官做府的人家。他家二小姐，嫁到苏州李藩台家。第二个少爷是现在在京里做刑部官员外郎。都是官府人家，攀官府人家。可惜，这个张翰林老爷，如今不在世了。是前年夏天故世的。现在府中不论大小事务，都是大少爷做主。老太太是享福人，诸事不管的。听凭大少爷怎说怎好。这位大少爷他是吃我的乳，长大的。所以我的话，他是句句听我的。阿钱老爷啊，这老爷啊着实可以做得的。但未知你老爷意下若何？但未知太太意下如何？”李氏

夫人道：“据你们说来，却是好的。但是我家二少爷现下不在家。自从进京去，还未曾回家。”

那徐三娘胡二妈妈，两人齐声答道：“要老爷太太二人做主就是了。不过望二少爷回家与他做亲就是了。”钱正林道既然如此，你们可以请一个八字来。待我唤算命先生，排排八字看，配与不配。然后再谈是了。”胡二妈妈与徐三娘子，两人立起身来。便说道：“我们去了。待选过好日，请八字过来是了。”二人辞别出去了。当时钱正林与李氏夫人说道的，与钱云完姻最为要紧。即便选了吉日。那时大吹大擂，诸亲好友，以及满城官府、乡邻人等，俱来道喜恭贺。钱正林夫妇二人，足足忙忙碌碌十余天，方才停当。那钱云，自从洞房吉日之后，少年夫妇，你恭我敬，恩爱非凡。金定小姐到也十分贤惠，十分孝顺。所以公婆欢喜。歇了数天，那两个媒婆将张翰林家三小姐的八字帖请到。钱正林他也喜悦之甚，遂请算命先生排一看。据云：格局清高，富贵荣华，十全十美。而且与乾造正合。正林听的如此说，得意心怀，喜不自胜。随那端正聘礼，两家和合。正佳偶本是天成。到了明年，与次子完姻。又是一番热闹，自不必说。我也不表。

光阴易过，日月如梭。金定小姐已怀六甲，渐已十月满足。那日忽言腹痛，即分娩之下，是一个男儿。那第二房媳妇，也是生下一个男儿。如今钱正林是居然一个富贵人家。两房媳妇十分孝顺，两个孙儿都聪慧伶俐。是年春月，那一房媳妇，就是金定小姐，又生下了一个男儿，正林想道：“如今这个事情，俱已如了我的心愿。”即与李氏夫人说道：“我因从前说过之话，断不可忘记。说长房里如其以后，得

能生了两个男儿。这长孙是不必说，这第二个孙儿，要与王家顶香火的。所有王家的些家产物件，以前荆知州交待我经管的，仍然照还王家。待二孙儿长大成人，就是有这一些些产业。他也好过度日子了。”李氏夫人道：“相公此说不差。但是媳妇面前，也要与他说过明白才好。”正林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光阴迅速，不觉三个孙男俱已长大。其时有泗洲柳青溪仍在通州作幕。那时钱正林到通州去，聘请他来家中。打扫一间书房起来，将这三个孙子，拜他为师。教训他书诗文墨。那二孙男到了十六岁，年已弱冠。正林就将一本账簿，拿将出来。上面一行一行写得清清白白。某物在那里，某产在那里，一一交代。就另造一所宅室，与他居住。钱正林寿至九十而终。子富贵荣寿双全。

想王世成也是一个人，在世一番为人。乃因遇着事，贪利刁滑奸梟。见色就生淫乱之心，见财就想剥削之意。就叫古人之言：我不淫人妻，人不淫我妇。他因为一见女子，生得有几分颜色的，他就朝思夜想。若能到了他的手，他就算好过。若然不能到手的，他总要心中常常思念。但是这一样事情，最伤阴鹭。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这句说话，虽然是一句俗语，却是最灵验的。奉劝世人切不可贪好淫欲。如其贪淫好色之人，到底总无好报。

看这一部书，句句都是劝人为善，不可为恶。平生为恶的，平生好色的，贪财坏义贪淫坏德。就是这个王世成，如此一段报应，岂不令人毛骨悚然，好不骇杀。即如钱正林之为人，生平正直以为事，见色不乱。宛然一个柳下惠再世，坐怀不乱。他虽然没有柳下惠的道德，而见色不乱，也是生平的好处。再者不爱人的钱财，义气为重，也是他的好处。

就是代学生伸冤雪恨，这个事情，叫别人那个肯做？他也不顾自己性命，只要冤明恨白。他这些事都是好处。所以积德善事，而有好报。现下子贵孙荣，家业渐渐广活，就是补报。他的生平，几段好处，这就是善报了。所以为人切不可为非作恶。必须走正道看事。勿要贪淫好色，要紧，要紧。我这里还有一卷《武圣觉世经》请君看看读读，也是好处。经曰：

人生在世，贵尽忠孝节义等事。万于人道无愧，可立于天地之间。若不尽忠孝节义等事，其心已死。身虽在世，是谓偷生。凡人心即神，神即心。无愧神，若是欺心，便是欺神也。故君子三畏四知，以慎其独。勿谓暗室可欺，屋漏可窥，一动一静，神明监察。十目十手，理所必至。况报应昭昭，不紊毫发。淫为万恶首，孝为百行原。世有逆理，于心有愧者，勿谓有利而行之；凡有合理，于心无愧者，勿谓无利而不行。若负吾教，请试吾刃。敬天地礼神，奉祖先孝双亲。守王法，重师尊。爱兄弟，信朋友，睦宗族，和乡邻，别夫妇，教子孙。时行方便广阴功，子孙难济急，恤孤怜贫，创修庙宇，印造经文。舍药施茶，戒杀放生，造桥修路，矜危拔困。重粟惜福，排难解纷，损资成美，垂训教人。冤仇解释，斗秤公平。亲近有德，远避凶人。隐恶扬善，利物利人。回心向道，改过自新。满目仁慈，恶念不生。一切善事，仁心奉行，人虽不见，神已早闻。加福增寿，添子益孙。灾消病愈，福患不浸。人物咸宁，吉星照临。

若存恶心，不行善事，淫人妻女，破人婚姻。坏人名节，妒人技能。谋人财产，唆人争讼。损人利己，肥家活身。恨天怨地，骂雨呵风。谤圣毁贤，灭像欺神。宰杀牛犬，污秽字纸，恃劳凌善，倚富压贫。离人骨肉，间人兄弟。不信正道，奸盗邪淫。好尚奢诈，不重俭勤。若弃五谷，不报有恩。瞞心昧己，大斗小称。假立邪教，引诱愚人。诡说升天，敛物行淫，明瞞暗骗，横言曲语。白日咒诅，背地谋害，不存天理，不顺人心。不信报应，引人作恶。不修片善，行诸恶事。官司口舌，水火盗贼。恶毒瘟疫，生败产业。杀身亡家，男盗女淫。近报在身，远报子孙。神明鉴察，毫发不紊。善恶两道，祸福攸分。行善福报，作恶祸临。我作斯语，愿人奉行。言虽浅近，大益身心。戏侮吾言，斩首分形。有能持诵，消凶聚庆。求子得子，求寿得寿。富贵功名，皆能有成。凡有所祈，如意而获。万祸雪消，千祥云集，诸如此福，旦夕可致。吾本无私，惟佑善人。众善奉行，无怠厥志。

但此经乃劝世人，必须行善事善报。如行恶事，必有恶报。朱夫子治家格言曰：见色而起淫心，报在妻女。世上惟淫欲之事，最是恶事，切不可为是耳！